

大正藏第 03 册 No. 0191

佛说众许摩诃帝经 13 卷

[卷第一](#) [卷第二](#) [卷第三](#) [卷第四](#) [卷第五](#)

[卷第六](#) [卷第七](#) [卷第八](#) [卷第九](#) [卷第十](#)

[卷第十一](#) [卷第十二](#) [卷第十三](#)

No. 191

佛说众许摩诃帝经卷第一

西天译经三藏朝散大夫试鸿胪少卿明教大师臣法贤奉 诏译

如是我闻

：一时佛在迦毘罗国尼俱陀林中。尔时迦毘罗国有大释众而自思惟：「我佛世尊，于过去世何处所生？何姓？何族？有何因缘？」而思惟已，告诸众曰：「释迦世尊，于过去世，何处所生？何姓？何族？有何因缘？我等今者欲往佛所而问此义，如佛所说依教受持。」如是言已，与大释众即往佛所，头面礼足依位而坐。尔时迦毘罗国大释众白佛言：「世尊！我等大释众住迦毘罗国精舍之中，而忽思惟：『我佛世尊于过去世，何处所生？何姓？何族？有何因缘？』我等不知，今与释众来诣佛所而问此义。唯愿世尊，为我宣说，我等得闻依教受持。」

尔时世尊为断众疑，即说此义告释众曰：「我先不欲宣说此义。何以故？所有诸魔外道，若闻此事而复谤言：『沙门憍答摩自说其美，所乐即说、非乐不说，有何所益。』」

尔时大目犍连现在大众中，即从坐起，瞻仰尊颜目不暂舍。世尊告曰：「目连！彼诸释众乐闻于我过去之事，所生之处？何姓？何族？有何因缘？汝今志心而为宣说。」

尔时会中大目犍连默然思惟，经须臾顷收僧伽梨衣安在头边，右肋枕卧累足不动入三摩地；而复观察世尊过去之世，所生之处，若姓、若族及因缘事，如实了知无其错谬，即便出定于大众前复坐本座。尊者大目犍连告释众曰：「我于三昧观彼憍答摩往昔之事，世界坏时，彼诸众生命终之后，而得往生遍静天中；生彼天已，诸根圆满身相端严，众苦不生身心适悦，色相光明腾空自在；以天甘味而为饮食，寿量长时无中夭者。尔时大地，大水所生满虚空中，犹如大海风吹波浪，如煎熟乳其水清凉，为彼后时一切众生，所食清净最上地味。」

尔时大目犍连复告众言：「当尔劫坏，众生生遍静天者，以彼天中福寿俱尽，舍遍静天生于人间，所生之身亦如天界，身相端严诸根无缺妙色广大，自有身光恒常照曜，长寿喜乐腾空自在。于其尔时无日月星辰，无岁数月时等，亦无男女众生之相；出生地味以为饮食。如是地味甘美细妙，有情食已而生爱着；于其后时贪味转盛，忽令身体而得沉重，所有光忽然不见，于是世间普皆黑暗。尔时有情见是世间普皆黑暗，种种惊惶心生忧恼，由是世间出现日月及星曜等，始分昼夜及其时候。如有情寿命长远无诸病恼，于其地味贪着多者，色相损减而获丑恶；贪着少者其身色相恒自端严，如是随心分别二相黑白果报。而彼众生互相憎嫉而成不善，以不善故，由此地味即便隐没，以隐没故，令诸众生心生热恼，作如是言：『今无所食，深苦！深苦！』又复思惟：『最上地味云何隐没？未来众生云何得食？』令生苦恼疲乏之患，而不可知、不可言说。

「尔时大地之中，不久之间即生地饼，其味殊妙馨香甘美，如迦梨尼迦啰花。而诸众生食此地饼，充益身体长寿安乐，身相端严气力增盛。若诸众生贪食多者色相损减，贪食少者色相如故无其损减，由此分别二相黑白，而互相非行不善业，令彼地饼隐没不见。以不见故，而诸众生复生苦恼，作如是言：『深苦！深苦！』又复思惟：『所生地饼云何隐没？其义不知，而诸有情即得饥困疲乏之苦，未来众生当于何食？』由是不久为彼众生复生林藤，其色殊妙香味甘美。如有情食此林藤，气力增盛寿量长远，形色端严人相具足。又彼众生，贪食多者色相损减，贪食少者色相如故，如有情分别二相黑白，而互相非行不善业，由是林藤隐没不见。既不见已，令诸众生心生热恼，作如是言：『苦哉！苦哉！如是美味云何隐没？其义不知？我等云何而得饮食？』由是不久大地之中，出生自然上味香稻，其稻依时自然成熟。尔时众生即取食之，亦甚香美，充益肢体寿量长远。由是尔时食于香稻，渐觉腹内有所妨碍，而即思惟：『云何除去？』作是念已即生二根，男女差别

形相各异。尔时有情于色、香、味展转爱着，于自亲爱而以香花、衣服种种供养，复以软言慰喻欢喜令彼忻庆；若有众生于己非爱，即便轻毁种种呵责，或以瓦石互相斗打行不善行。又彼众生所有过去正法今为非法，过去律仪今为非律仪，乃至昼夜时分亦颠倒分别；譬如有人以斗量炭，而为平满不正之行，亦复如是。以倒想故正法为邪，由是香稻亦复隐没。」

尔时大目犍连告释众言：「由香稻隐没故，令彼众生逐日诸处寻求稻种而欲种之。时有一人，其性慵懒贪着财利，虽有稻种而不能种。此人知己而告之言：『汝有稻种，与我少分我要种之。』彼人言曰：『我有香稻自要受用，汝今若要我即与汝。于后一日、二日，乃至七日却还我稻。』此人言曰：『善哉！善哉！若一日、二日，乃至七日，或未得还，如至半月、一月即得还之。』作是言已，即自思惟：『自前香稻非种自生，不假勤力自在受用；今得稻种，须住田野广施勤力，昼夜相续方得生长。』

「如是念已，心生苦恼涕泪悲泣。又复思惟：『过去之世，所有众生色相端正，诸根圆满人相具足，身心适悦身有光明，腾空自在寿命长远，所食地味犹如天饌；而于后时，于此美食生贪着故，身即沉重光明即灭，于是世间普皆黑暗。又彼有情贪食少者身相不减，贪食多者身相损减，由此分别二相黑白，互相轻毁行不善行。由是尔时地味即灭，地饼复生，色相殊妙甘美馨香，增益诸根身心适悦，寿命长远；贪食少者身相不减，贪食多者身相损减，由此分别二相黑白，互相轻毁行不善行。尔时地饼亦复不见，由此非久复生林藤，色相殊妙其味甘善，亦如天食，充益肢体寿命长远；贪食少者身相不减，贪食多者身相损减，由此分别二相黑白，互相轻毁行不善行。尔时林藤亦复不见，于是世间有自然香稻从地出生，其米香美可长四指，依时成熟其味甘美，充益肢体寿量长远；由是众生贪爱增故，所有香稻亦没不见。是故今者求此稻种住于田野，广施勤力方得成熟。』

「虽生稻米其米渐小，于是众生贪着地利，广占田野竞多种植，而行非法生贼盗想，于他田种复行偷盗。时有一人见是偷米，如是一遍、二遍乃至三遍，而告言曰：『汝自有米何不自用，云何于他而行偷盗？从今之后勿更盗米。』贼闻是言犹不改过，复于后时又行偷盗。前人复见而责之曰：『前已诫汝勿行偷盗，何故此时又亦作贼？』即集多人共以责断。复于彼时，于众人中拣一具福德者立为田主，均分田土各令平等，有不依法者令彼调伏。田种若熟，输其少分以赏田主。如是田主受行戒行，安慰世间依法决断，合调伏者即便调伏。」

「由此世间立刹帝力姓，名三摩达多王，王有大臣名为有情；其王后时生一太子，名为爱子，王有大臣名伊贺迦；时爱子王生一太子，名曰善友，彼有大臣名帝罗迦；时善友王复生一子，名曰最上，彼有大臣名阿跋罗建姪；最上王有子，名曰戒行，彼有大臣名哆罗惹伽。其王顶上生一肉皤，其皤柔软，常以兜罗绵拂拂于肉皤无诸疼痛；其皤后熟，自然破裂生一童子，福德端严，具三十二相，众所爱重，因以立名名顶生王。纔下王顶即入内宫。

「尔时戒行王内宫之中，有六万宫人各有奶乳，俱白王言：『我有奶乳，愿奶太子。』由此因缘亦名我奶王。

「尔时世间所有众生智慧渐增，能细思惟，称量分别微细之事，或是、或非及工巧等，是故立名号摩努沙。

「尔时六大天子寿命无量，有六大臣：一名有情；二名伊贺罗；三名帝罗迦；四名阿跋罗建姪；五名多罗惹伽；六名摩努惹。如是六大臣，聪明多智，能治世间有大威德。时顶生王于其右股生一肉皤，其皤柔软，常以兜罗绵拂拂于肉皤离诸疼痛；于后皤熟自然开裂，生一童子，身相端严具三十二相，名为尼嚕，有大智慧福德无量，为金轮王统四天下。

「尼嚕轮王于其后时，在左股上亦生一皤，其皤柔软，常以兜罗绵拂拂于肉皤无诸疼痛；于后还熟，自然开裂生一童子，端正殊妙具三十二相，名乌波尼嚕，智慧深远福德无量，为银轮王统三天下。

「乌波尼嚕王还于后时，向右足上生一肉皤，其皤柔软，亦以兜罗绵拂拂于肉皤无诸疼痛；于后皤熟自然开裂生一童子，身相端严具三十二相，名室尼嚕，福慧深厚，为铜轮王统二天下。

「室尼嚕王于左足上有一肉皤，其皤柔软，以兜罗绵拂拂于肉皤无诸疼痛；于后皤熟自然开裂生一童子，色相端正具三十二相，名摩尼嚕，福慧深厚，为铁轮王统一天下。」

尔时大目犍连告释众言：「如是王位相继至今其数极多，如是众许王有子，名为爱王；爱王有子，名善友王；善友王有子，名最上王；最上王有子，名戒行王；戒行王有子，名顶生王；顶生王有子，名尼嚕王；尼嚕王有子，名乌波尼嚕王；乌波尼嚕王有子，名室尼嚕王；室尼嚕王有子，名摩尼嚕王；摩尼嚕王有子，名嚕啣王；嚕啣王有子，名酥嚕啣王；酥嚕啣王有子，名母

唧王；母唧王有子，名母唧鳞捺王；母唧鳞捺王有子，名阿诃王；阿诃王有子，名阿儗啰他王；阿儗啰他王有子，名婆儗啰他王；婆儗啰他王有子，名娑诃啰王；娑诃啰王有子，名摩贺娑诃啰王；摩贺娑诃啰王有子，名舍矩祢王；舍矩祢王有子，名摩贺舍矩祢王；摩贺舍矩祢王有子，名矩舍王；矩舍王有子，名乌波矩舍王；乌波矩舍王有子，名摩贺矩舍王；摩贺矩舍王有子，名酥捺哩舍曩王；酥捺哩舍曩王有子，名摩贺酥捺哩舍曩王；摩贺酥捺哩舍曩王有子，名钵啰拏耶王；钵啰拏耶王有子，名摩贺钵啰拏耶王；摩贺钵啰拏耶王有子，名钵啰拏那王；钵啰拏那王有子，名摩贺钵啰拏那王；摩贺钵啰拏那王有子，名钵啰半迦啰王；钵啰半迦啰王有子，名钵啰多波王；钵啰多波王有子，名嚩弥嚩王；嚩弥嚩王有子，名弥嚩摩多王；弥嚩摩多王有子，名阿哩唧王；阿哩唧王有子，名啰哩唧瑟摩王；啰哩唧瑟摩王有子，名曩哩唧瑟摩多王；曩哩唧瑟摩多王有子，名阿哩止娑满多王。如是等王子孙相继，共有一百大国王，皆都布多罗迦城。

〔于最后王生其一王，名降怨王，彼王有大威德能降诸怨，是故名降怨王。如是此王子孙相继帝位不绝，有五万四千王，都阿喻馱也城。又此最后王复生一子，名无能胜王，彼王子孙相继，帝位相承，有六万天子，都波罗奈国。于最后王又生一子，名耨钵啰娑诃王，子孙相继有八万四千王，都紧闭罗城。于最后王复生一子，名梵授王，子孙相继有三万二千王，都贺悉帝曩布里城。于最后王复生一子，名贺悉帝捺多王，子孙相继有五千王，都怛叉尸罗城。于最后王复生一子，名娑多黎萨王，子孙相继有三万二千王，都乌啰娑大城。于最后王复生一王，名曩诃曩[口*尔]曩王，子孙相继有三万二千王，都无能大城。于最后王复生一王，名胜军王，子孙相继有一万八千王，都瞻波大城。于最后王复生一子，名龙天王，子孙相继有二万五千王，都怛摩黎多城。于最后王复生一子，名为仁王，子孙相继有一万二千王，亦都怛摩黎多城。于最后王复生一子，名为海王，子孙相继有一万八千王，都难多布里也城。于最后王复生一子，名妙意王，子孙相继有二万五千王，都王舍城。于最后王复生一子，名娑多谟努那王，子孙相继有一百王，亦都波罗奈国。于最后王复生一子，名大军王，子孙相继有一千王，都矩舍嚩帝大城。于最后王复生一子，名海军王，子孙相继有一千王，都补多罗迦城。于最后王复生一子，名娑多半尼啰王，子孙相继有八万四千王，都矩舍嚩帝城。于最后王复生一王，名摩呬目佉王，子孙相继有十万王，亦都波罗奈国。于最后王复生一王，名摩呬钵帝王，亦名地主王，子孙相继有一百王，都阿喻馱大城中。于最后王复生一王，名持世王，子孙相继有八万四千王，都弥体罗

城。于最后王复生一王，名大天王，梵行清淨，子孙相继有八万四天王，亦都弥体罗城。

「于最后王复生一王，名爾弥王，彼王复生摩娑努王；摩娑努王复生涅里姪爾弥佉努王；涅里姪爾弥佉努王复生嚕波佉努王；嚕波佉努王复生佉努摩曩王；佉努摩曩王复生佉努满多王；佉努满多王复生酥涅里舍王；酥涅里舍王复生娑涅里舍王；娑涅里舍王复生酥嚕多细曩王；酥嚕多细曩王复生达魔细曩王；达魔细曩王复生尾爾多王；尾爾多王复生摩贺尾爾多王；摩贺尾爾多王复生尾爾多细曩王；尾爾多细曩王复生阿输迦王；阿输迦王复生尾誡多输迦王；尾誡多输迦王复生颇罗娑埵王；颇罗娑埵王复生惹罗娑埵王；惹罗娑埵王复生没度摩啰王；没度摩啰王复生阿嚕拏王；阿嚕拏王复生爾扇波帝王；爾扇波帝王复生里娑王；里娑王复生商迦啰迦王；商迦啰迦王复生阿难那王；阿难那王复生阿那里舍目佉王；阿那里舍目佉王复生惹那迦王；惹那迦王复生散惹曩佉王；散惹曩佉王复生惹曩沙婆王；惹曩沙婆王复生案曩播曩王；案曩播曩王复生钵啰祖啰曩播曩王；钵啰祖啰曩播曩王复生阿[口*尔]多王；阿[口*尔]多王复生波罗[口*尔]多王；波罗[口*尔]多王复生钵啰底瑟耻多王；钵啰底瑟耻多王复生酥钵啰底瑟耻多王；酥钵啰底瑟耻多王复生摩贺摩罗王；摩贺摩罗王复生嚩贺曩王；嚩贺曩王复生酥摩帝王；酥摩帝王复生涅里姪嚩贺王；涅里姪嚩贺王复生捺舍驮努王；捺舍驮努王复生设多驮努王；设多驮努王复生曩嚩帝驮努王；曩嚩帝驮努王复生室左怛啰驮努王；室左怛啰驮努王复生尾[口*尔]多驮努王；尾[口*尔]多驮努王复生涅里姪驮努王；涅里姪驮努王复生捺舍啰他王；捺舍啰他王复生设多啰他王；设多啰他王复生曩嚩帝啰他王；曩嚩帝啰他王复生唧怛啰啰他王；唧怛啰啰他王复生涅里姪啰他王。如是等子孙相继七万七千王，都僧迦大城。

「又最后王复生一王，名阿末丽沙王；彼王有子名龙护王，子孙相继一百王，都波罗奈国。又于最后王生其一子，名訖哩吉王。尔时迦叶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出见世间，彼佛世尊为菩萨时，持戒梵行发大誓愿求无上觉，于兜率天而为补处，机缘成熟下生于訖哩吉王宫，舍位修行而成佛道。

「尔时訖哩吉王，有一太子名曰善生。此善生王复生王子，如是子孙相继有一百王。其最后王复生一子，名迦啰拏王，于其后时生二王子：一名瞿昙；二名婆啰捺嚩惹。此之王子，爱乐王宫贪于国位，恒自思惟，安慰世间行于王事。尔时瞿昙王子恒复思惟：『众生生死沉没三涂，苦恼轮回而难出

离。』作是念已，即诣父王稽首拜跪，而白王曰：『我今不乐王宫，欲于山野修习梵行而求出家。』王即告言：『汝为我子，所有国土及于王位，宰辅大臣如在指掌，何故轻弃而求出家？』瞿昙白言：『大王！我观三界如幻如化，无其坚实，念念无常，何堪爱乐？我于今日辞王出家。』王既闻已，知子志意即便听许。

「尔时山中有一仙人，名訖哩瑟拏吠波野努，于其山间以草为庵居止修行。时瞿昙童子即往彼处，踊跃欢喜五体投地顶礼仙足，而白仙曰：『我别王宫来于此处奉事仙人，愿赐摄受。』如是仙人观于太子志意坚固，即便摄受。尔时童子即于山间，采果给水奉事仙人，如是辛勤累经岁月，师以彼童精勤不退，即为立号亦名仙人。于后父王迦罗拏而乃命终，时弟婆罗捺惹，即绍王位行其国事。时瞿昙仙人知王命终，告本师曰：『我今不能于其山中采果给水，欲往城中而自住止。』师即告言：『瞿昙！汝先来此善住山野，何故于今却往城邑？汝今去时勿往城内，只于补多落迦城侧近寂静之处卓庵居止，守护诸根精进梵行。』瞿昙童子闻是语已，即往补多落迦大城之外寂静之处，卓庵结志崇修梵行。

佛说众许摩诃帝经卷第一

佛说众许摩诃帝经卷第二

西天译经三藏朝散大夫试鸿胪少卿明教大师臣法贤奉 诏译

「尔时补多落迦大城有一淫女，色相端严形体殊妙。时有一人名弥里拏罗，于此女人而生耽染，即以金、银、珠宝、上妙衣服而给与之。忽于后时复有一人，于此淫女亦生爱着，告淫女言：『我以金钱五百与汝受用，汝可随吾同为娱乐。』淫女闻已即与同行，乃令侍婢往白弥里拏罗：『今有他适，未遑相就。』拏罗闻言即告婢曰：『彼若归家，速令来至我住园林之中。』婢回本舍，具以其事白于淫女。淫女闻已略无行意，婢知不允，复往弥里拏罗处，具说淫女违背之事。彼人闻已心生忿怒，遣婢劝说：『速令至我园林之中。』婢既受教，以种种方便诱引淫女，淫女遂行。彼人见已呵责之曰：

『我自昔来恒以衣服、宝货、财物而常给济，何故于今弃背于我？』即持利剑杀彼淫女。

「尔时瞿昙庵舍近彼园林，弥里拏罗潜将所执利剑，送置庵内而遂遁去。时淫女婢高声唱言：『此处杀人！』众多闻已，俱诣仙人所居庵舍，获彼利刃鲜血尚存。众人责言：『汝是仙人，何故于今而行杀害？』作是语已，即以绳索缚仙人手，送往城中至王殿前。众人告曰：『此是出家仙人，弃背梵行行不净行；复以利剑断淫女命。』王闻是事，心生忿怒，即遣出城，令以木签贯其支体。王宣令已，是时仙人顶戴花鬘、身着青衣，从者周回手执器仗，高声唱言：『此是犯戒杀人之贼。』尔时仙人都不怯怖，至城门外即依王法。

「尔时本师訖里瑟拏吠波野曩仙人，来至庵中不见弟子，即往邻近渐次寻访；忽见弟子缚其手足，在木签上受如是苦。师既见已，身毛惊竖，悲泪涕泣问其弟子：『汝何如是有斯过罪？又汝此身受诸苦恼，昼夜疼痛云何当忍？』弟子白言：『大仙！我于此身求诸疼痛都不可得。』师曰：『汝何如是离其苦恼？』弟子白言：『我对师前发诚实愿，若吾此身实无疼痛，即令我师身为金色。』作是愿已，经刹那顷，师自变身作真金色，一切人众皆悉见之，是故立名金色仙人。尔时弟子复问师曰：『我此命终当生何处？』师曰：『准婆罗门法，若绝嗣子即无生处。』弟子白言：『我作童子不乐王宫，舍位出家，岂有子耶？』师即告曰：『汝于今者何不思惟在王宫时娱乐之事。』弟子白言：『我今此身见受王法苦相如是，云何而能思前娱乐？』

「尔时金色仙人具大神通，经刹那间于虚空中降大风雨，淋弟子身即得清凉，离诸苦恼平复如故；由是弟子思前快乐而生欲心，滴二滴精堕地面上。尔时瞿昙仙人有四思惟：一、思惟自身；二、思惟众生；三、思惟众生成佛；四、思惟一切佛刹。如是思已，其二滴精结成二卵，每日出时被日所照，不久之间其卵自破，生二童子色相端正。瞿昙仙人将此二童子，入甘蔗园栖泊居止；瞿昙因日所炙寻即命终。尔时金色仙人来入园中问言：『童子！汝谁人耶？』童子答言：『我即瞿昙所生之子。』金仙闻已心生欢喜，因挈二童归庵养育。以初生时卵因日照，乃为立名，名为日族为第一姓；复是瞿昙所生之子，因立瞿昙为第二姓；又是自身所生，因立阿儼啰娑为第三姓；由于甘蔗园中收得养育，因立甘蔗为第四姓。

「尔时有大国王名婆罗捺摩惹，其王命终无子嗣位，辅相大臣共议斯事，未委何人可当灌顶王位。有一大臣白群臣言：『先迦罗拏王有一太子，名曰瞿昙，舍父王位于山林间，事訖里瑟拏吠波野曩仙人，彼是释种，可得绍嗣灌顶王位。』群臣闻已，即往山中，诣仙人所，头面礼足白言：『大仙！过去

迦罗拏王有一太子，名曰瞿昙，今在何处？』大仙白言：『久已命终。』复为群臣具说上事。大臣闻已，心生懊恼：『我等今者甚得大罪。』作是语已，见二童子身相端严，问：『是谁耶？』金仙答言：『此即瞿昙所生之子。』群臣闻已，俱怀踊跃：『今此童子是王种族。』即令继绍灌顶王位，是故立姓名甘蔗王。

「此王之后子孙相继，有一百甘蔗王，都补多落迦城。其最后甘蔗王生其四子：一名乌罗迦目佉；二名迦罗尼；三名贺悉帝曩野；四名苏曩布啰迦。生四王子已，于其后时，妃后命终，王即愁恼，以手搯颐情怀悲痛。时有大臣见王不乐，而共奏言：『大王！云何而怀愁恼神情不悦？』王即答言：『我为妃后今忽无常有斯痛苦。』大臣闻已，而白王言：『我闻邻小学王，王有一女，具大福德，端正殊妙，堪为国后。』王语群臣：『彼小国王欲侵我境，云何成亲？』大臣白言：『别有小国亦生端正殊胜之女，若纳为妃甚适王情。』王既闻已，即遣使臣往彼小国，具述王意，欲娉其女立为妃后。小王闻已，欢喜庆慰，乃告使臣：『若大国王欲娉我女立为妃后，如生男子令绍灌顶王位，我即许之。』使臣回国具奏上事。王闻所奏深情不悦：『我有长子合绍王位，云何幼小而得立耶？』大臣白言：『但且娉纳，后时有子，男女未定。』王闻是语，即以金、银、珍宝、罗纨、疋帛、严身之具迎娶归国。于后怀妊凡经九月，载生一子，身相端严，乃于生辰群臣庆贺。王曰：『今我是子当立何名？』大臣奏言：『彼小国王纳女为妃，贵生太子继王宝位，今请立名，名为乐王，命八夫人而为乳母养育太子。』

「尔时大王欲令长子绍嗣王位，其小国王知是事已，心生忿怒，即遣使臣具论前事：『先许我女生子为王，何故于今自违言约？脱或如是，我即广将兵众讨灭汝国。』时大国王闻此语已，即生愁恼，告大臣言：『弃长立幼，于理非宜。』群臣奏言：『彼小国王心力豪强，善于兵战，举戈犯境，必貽败衄；若遣长子速疾出外，即我家国当免兵祸。』王闻是语，默然未允。

「尔时大臣共设权谋，即于近郊造一御园，亭池花果，林峦池沼，流泉飞阁，处处遍满。复以沈檀香木，杂宝缨络，种种严饰殿宇楼观。尔时大王长子与诸臣僚出城游赏，见此园林访问左右：『是谁所有？』从臣对曰：『此是御园。』太子闻已实时回马，左右劝请暂入观览。太子告曰：『皇王御苑我何敢往？』从臣复白：『若是臣下及诸庶民即不得入，国王长子游翫无妨。』是时太子即便入园作乐嬉戏。有一大臣上请于王：『先造御园今已成就，请王观看。』王闻所奏实时临幸俯近苑囿，忽闻作乐王心疑虑。大臣白

言：『太子先是在此作乐。』王遂赫怒：『我造此园未曾游观，云何太子先入作乐？其罪难舍即令出国。』大臣谏争，王怒不已，寻下诏命：『许将仆从及其眷属，与限七日出离国城。』太子承父王勅，即与臣僚及诸亲爱出补多落迦大城，去城匪遥而自安止；王复遣令远处居住。

「时雪山侧婆伽罗河岸边，有一仙人名迦毘罗，净持梵行庵居修道。太子复将眷属依止仙人，采猎禽兽以活其命。于后太子忆念色欲，颜容瘦悴。仙人疑问，太子具言：『我思淫乐而致斯苦。』仙人白言：『勿于亲姊而行欲事，余可随意。』太子耽着男女众多，稚戏喧闹日月滋甚。仙人心中虚静，根识散乱，即告太子：『我今欲往别处营居。』太子闻之深自惭感：『大仙于此修行岁久，道果已就，不可迁移，我于今辰，将领眷属别求住止。』仙人闻已甚适本心，即于庵居侧近之处拣殊胜地，以金瓶水浇地为界，令太子住。其后人民炽盛眷属繁多，依界修城，因建国土，名迦毘罗国。复于后时有贤人指引，别造一城，名曰指城，王于此城亦号都邑。

「尔时尾嚧茶迦王问大臣曰：『我之太子今在何处？』大臣白言：『今在雪山南婆伽罗河侧迦毘罗城，建二大城以为都邑，臣僚、士庶、骨肉眷属富盛繁多，有如大国。』时尾嚧茶迦甘蔗王曲躬俛首，问大臣言：『我之童子能有此事。』大臣白言：『太子仁德致兹雄盛。』因立姓氏。尾嚧茶迦甘蔗王命终之后，能仁嗣位。能仁有子，名乌罗迦目迦王；乌罗迦目迦王有子，名若迦拏王；若迦拏王有子，名贺悉帝王；贺悉帝王有子，名努布嚧迦王；努布嚧迦王有子，名乌布嚧迦王。如是子孙相继有五万五千王，都迦毘罗大城。

「于后复有一王名十车王，十车王后有九十车王；九十车王后有百车王；百车王后有画车王；画车王后有最胜车王；最胜车王后有牢车王；牢车王后有十弓王；十弓王后有九十弓王；九十弓王后有百弓王；百弓王后有最胜弓王；最胜弓王之后有画弓王；画弓王之后有牢弓王，此王于南阎浮提弓射第一。时牢弓王有其二子：一名星贺贺努王；二名师子吼王。尔时星贺贺努王生其四子：一名净饭王；二名白饭王；三曰斛饭王；四名甘露饭王。净饭王有二子：一名悉达多；二名难陀。白饭王有二子：一名娑帝疎嚧；二名婆捺哩贺。斛饭王有二子：一名摩贺曩么；二名阿儂楼馱。甘露饭王有二子：一名阿难陀；二名提婆达多。净饭王有女，名苏钵嚧；白饭王有女，名钵怛嚧摩黎；斛饭王有女，名跋捺黎；甘露饭王有女，名细嚧罗。悉达多有子，名

罗怙罗，此之佛子，是过去众许王种族，今值佛世随佛出家，了悟生死善断轮回，契证真空而成圣位。」

尔时大目犍连说是语已，即从座起合掌向佛。佛言：「汝复本座。善哉，善哉！汝能为诸苾刍说于释种过去所生种姓之事，令诸苾刍快得善利，长夜安隐。」时诸释众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尔时迦毘罗国主星贺贺努王，具大福德资财无量，人民炽盛国土丰实。去此不远有一国土，名曰天指城，有王名酥钵啰没驮，其国大富，金银珍宝，处处盈满；彼王有妃名龙弭祢，身色端严诸相具足。于其国内有一长者，宿植善本福德纯厚，眷属炽盛库藏众多，如毘沙门天王。

尔时长者有一园苑，众卉名花，流泉浴池，亭台楼阁，异兽灵禽无不具足。时酥钵啰没驮王，与其妃后及诸眷属，来于此园作乐游戏。时彼妃后见此园林种种华焕心生爱乐，即告于王：「我要此园恒以游戏。」王白妃言：「惟此园林长者所有，云何能得？我为国王当自刼造。」即命国人，大兴园苑，泉池台观，胜绝第一，名龙弭祢园。尔时酥钵啰没驮王长夜思惟：「我今云何得生一子为金轮王？」如是思念，忽于后时妃乃有娠，怀妊九月诞生一女，颜貌端正，诸相具足，福德智慧，于其世间最为殊胜。如是众人覩斯福相俱言：「希有！应是毘首羯摩天所作，或是幻化所成。」女生之后，一日、二日至三七日，王为此女集诸戚里及群臣等，庆贺作乐，即为立名，名为摩耶。其女身相而有八乳，相师占曰：「此女后时当生贵子，绍灌顶王位。」又于后时复生一女，端严福相最为其上，初生之时有大光明，遍照国城祥瑞非常，因庆贺日即为立名，名摩贺摩耶。相师占曰：「此女生男具三十二相，为金轮王。」

尔时酥钵啰没驮王，闻彼星贺贺努王太子具有贤德，即遣使人告彼国王：「我有二女：一名摩耶；二名摩贺摩耶。初生之时相师占言：『此之二女若后生子，具三十二相为金轮王。』」星贺贺努王闻已，告净饭太子曰：「酥钵啰没驮王欲娉二女与汝为妻，若后生子必作轮王。」即遣释种五百人等往彼迎女。

尔时边国别有一族，名半拏嚩，率领兵众于其要路欲行劫夺。释众知己虑遭患害，具述上事请王同行。王即白言：「我今年老厌于戎事，令子净饭躬自讨伐，如获胜捷当自立愿。」

尔时星贺贺努王，选练四兵，付释种等与子净饭，同杀恶族迎女回归。即白王言：「王先所宣令别立愿，其义云何？」王即告言：「汝于今者当纳一女以为己妻，如后有子，善加保护令嗣国位。」及王歿后，其大臣等共立净饭太子即绍王位。时王国界人民丰盛，王与夫人及诸宫嫔恒受快乐。

时释迦菩萨在兜率天宫，欲生人间，作五种观察：一、观种姓。菩萨思惟：「若婆罗门、吠舍、首陀，种姓非上非我所生；若刹帝力我即当生，以彼时人重富贵故；若生下姓人所不重，今为摄化众生令彼归依，是故当生刹帝力家。」二、观国土。若其国土最上殊胜，有上味甘蔗，香美稻米，肥力大牛，无诸贫乞及鬪诤事，如是国土，名为中国，我即往生；恐彼有情而兴毁言，菩萨过去修大胜因，云何于今却生边地。三、观时分。若有增劫八万岁时，有情根钝，智慧愚劣，非为法器，是故不生；若于减劫百岁之时，虽近五浊，彼时众生，根性猛利，机器成熟，是故菩萨即乃下生。四、观上族。若净饭王自过去世成劫之初，众许王后子孙相继，至净饭王俱是轮王之族，是故菩萨即往受生。五、观母身。若是女人智慧甚深，福德无量，诸相端严，持戒清洁，过去诸佛同与受记，我即受生；今见摩耶具上功德，复是王种，即乃生彼。

尔时菩萨作是观已，复告六欲天子：「汝今谛听！我当下生南瞻部洲托质摩耶，汝等为我降甘露雨令我受乐。」天子告言：「南瞻部洲有六大恶人：一、老迦叶；二、摩娑迦梨虞婆子；三、娑惹野尾啰致子；四、阿[口*尔]多继舍迦摩罗；五、迦[底*也](切身)野；六、儻譏啰[(倪-白+白)*也](切身)帝子。南瞻部洲复有六裸形外道：一、俱咤多努婆罗门；二、酥嚕拏多拏婆罗门；三、摩儻婆罗门；四、梵受婆罗门；五、布娑迦啰婆罗门；六、路呬[底*也](切身)婆罗门。南瞻部洲复有六大力士：一、乌捺啰矩啰摩子；二、阿啰拏；三、迦类摩；四、酥跋捺啰；五、波里没啰惹迦；六、散耶摩拏缚迦。如是一十八种，难可调伏。」

尔时人间有一仙人，年已衰老，名乌卢尾罗迦叶。思惟言曰：「当此国土福胜之地可十二由旬，于其中间堪为菩萨安坐说法之处，愿得菩萨速降人间，为我说法令我长夜甚得善利。」

尔时菩萨告兜率天子：「汝今为我动一切乐。」诸天闻已竞奏音乐。尔时菩萨吹大法螺，其声高远过于天乐一切音韵，如是南瞻部洲一十八种难调有情，菩萨以无碍辩振大法音，令彼有情自然降伏，亦复如是。而说偈言：

「师子一吼众兽伏， 金刚一杵群峯碎；
 修罗无数一轮降， 世间黑暗一日破。」

尔时六欲天子及天帝释，观见菩萨乘六牙白象，下兜率天处摩耶腹，即降甘露守护母腹清净安隐，而说偈曰：

「我观天子下阎浮， 甘蔗王宫而受生；
 为利有情酬宿愿， 如日初出放光明。」

佛说众许摩诃帝经卷第二

佛说众许摩诃帝经卷第三

西天译经三藏朝散大夫试鸿胪少卿明教大师臣法贤奉 诏译

尔时摩贺摩耶，作四种梦：一、梦白象口有六牙；二、梦白象从天来下入于腹中；三、梦自身上大高山；四、梦众多豪贵大人俱来拜跪。作是梦已，即以上事告净饭王。王以此梦问其相师，相师告王：「今此夫人必生太子，具诸相好，若在王宫作转轮王；若是出家修诸梵行，成正等觉号天人师。」

尔时菩萨降生之时，大地震动，放大光明，众生覩之叹未曾有，帝释天主，护世四王，各持刀剑、繖索及弓箭等守护菩萨，所有一切魔及非魔诸鬼神等而不能害。如摩尼珠及迦叶迦宝，所有一切秽恶尘垢而不能染，菩萨之身亦复如是。又令母身内外莹净由如琉璃，能见菩萨色相诸根，如彼水精贯五色线分明显露。又令母身气力增盛，无诸疾苦，志意坚固，受持五戒，精进无犯离诸过失。

尔时摩贺摩耶告净饭王：「我于今日忽自思饮四大海水。」王以是语，问诸相师。相师答言：「摩贺摩耶必生太子具诸相好，修无上道，成等正觉；若不饮海水，太子身相而不圆满。」时迦毘罗国有一人，名啰羯多刍，善解幻术。王即召至，于正殿内化四大海水，取此海水与夫人饮。饮此水已告于王曰：「所有一切牢狱禁系苦恼众生，请王放免；所有一切衣食贫乏寒餒众生，愿王布施。如是种种作诸福业。」

尔时摩贺摩耶告净饭王：「我今思于园苑住止。」王即告彼酥钵啰没馱王：「汝女摩贺摩耶乐住园苑。」酥钵啰没馱王即遣工人大兴营缮，地位宽博，楼观华焕，名龙弭祢园。时摩贺摩耶与诸宫嫔同往园内，见无忧树芬芳茂盛布叶开花，即以右手攀彼树枝欲生太子，覩诸人众四边围绕示有惭色。天主知己乃作风雨，令彼人众四散驰走。尔时天主复自化身为一老母，在夫人前欲收太子。是时太子初出母胎，身如金山如真金色，令其老母收捧不及。太子告言：「放，放，憍尸迦！我自出生。」是时大地即大振动，放大光明普照世间，众生见之叹未曾有。

时净饭王见斯祥瑞，于太子前旋绕三匝，礼太子足，叹言：「善哉，善哉！我于今日生大丈夫福德之子，令我长夜快得善利。」尔时太子身相圆满，内外莹净犹如琉璃，尘垢杂秽一切不着；于其四方各行七步，东方，表涅槃最上；南方，表利乐群生；西方，表解脱生死；北方，表永断轮回。时诸天入于虚空中，持白伞盖覆菩萨顶；又复诸天降二种雨：或冷、或温灌顶沐浴；又复空中诸天及龙作天伎乐，雨曼多罗花、优钵罗花、俱母那花、奔拏里迦花，及雨沈香、檀香、末香、多摩罗香、上妙衣服等。尔时诸天于虚空中，而说偈言：

「善生大牟尼， 百福庄严相；
断尽烦恼尘， 而证无上觉。
能于圆满身， 放大光明色；
遍照于世间， 一切愚痴暗。」

尔时天子说此偈已，有四国王各生一子，舍卫国阿罗拏王生一太子，王思惟曰：「我子生时，世界清静，湛然安隐，立名钵啰洗曩喻那。」王舍城摩诃钵那王生一太子，王思惟曰：「我子生时，有大光明，能照世间，立名尾弭娑啰。」俱尸那城设多憍迦王生一太子，王思惟曰：「我子生时，世界光明，天地朗然，立名乌那野曩。」乌惹憍国阿难多憍弭努王生一太子，王思惟曰：「我子生时，有大光明无诸幽暗，立名钵啰愈多。」如是王子皆是菩萨圣感来生。

复次，去城不远有一大山，名紧使吉陀。山中有一仙人，名阿私陀，恒处其山修持梵行。尔时仙人有一外甥，名曩罗那，承事仙人求闻法要，仙人即为说善恶法，因此出家。菩萨生时有大光明照耀世间，曩罗那见之，惊疑不测，即入庵中问其师曰：「今此光明照耀世间，犹如聚日。云何而来？」师

曰：「今此光明如真金色，清凉寂静照于三界，此是佛生之瑞。」曩罗那告于师曰：「我今往彼礼拜菩萨仙人。」告言：「彼有大威德，诸天龙神围绕守护无能得见，候佛世尊入迦毘罗国闻名之时，汝可诣彼大得胜利。」

复次，菩萨生时，有五百白象，有五百从人，同时而生，地中宝藏自然出现，天降甘露，诸小国王并来庆贺。

尔时净饭王见此祥瑞种种殊胜，而自言曰：「我子降生具大吉祥，能圆满一切福德，能成就一切善事，应为立号名一切义成。」

复次，迦毘罗城有夜叉神，名舍迦嚩驮曩，若诸众生所有男女初生之后，将诣神庙令拜夜叉求其守护。时净饭王亦令太子乘四宝车诣彼神祠，将至庙庭夜叉出迎拜于车前。净饭王曰：「天神至尊礼重菩萨，应为立号名为天子。又释众等辈，气志刚强难以调伏，见此菩萨身相端严威容和雅，人天仰重，即自回心舍其僇慢，情性柔顺默然瞻仰，因斯立名名为寂默。」

尔时净饭王告谕宫人：「与我勤力养育太子，依时乳哺洗浴装严，用心保爱，不令失所。我子生时天降甘露，相师视之有三十二大丈夫相，若复在家作转轮王，乃有金轮宝、象宝、马宝、摩尼宝、玉女宝、主藏宝、主兵宝，如是七宝悉皆具足，千子围遶，甚为希有，勇猛无畏，能破他冤。」尔时相师而说偈言：

「千辐金轮宝，	毂辐相周圆；
飞行四方，	须臾复本处。
象宝最殊胜，	白类于珂雪；
巡游瞻部洲，	随处而无碍。
马宝足威势，	青颈世希有；
常往虚空行，	往来如风转。
最上摩尼宝，	光照一由旬；
如夜黑暗中，	当天出明月。
女宝世希有，	微妙甚端严；
亲侍于轮王，	能知所思事。
藏宝大威德，	能主世间宝；
海中地下珍，	王须即令现。
主兵臣巨力，	能使于四兵；
象马步兼车，	所到无违背。」

尔时净饭王复问相师：「云何我子三十二相？」相师答言：「三十二相者：一、太子足下有千辐轮纹，毂辐辘三，悉皆圆满；二、太子手足皆悉柔软，如兜罗绵；三、太子手足犹如鹅王，而有网鞞，如真金色；四、太子手足诸指纤长；五、太子足跟与趺相称；六、太子足下平满如香奩底；七、太子双腩渐次纤圆如金色鹿王腩；八、太子双臂修直，如象王鼻垂手过膝；九、太子阴相藏密不见，亦如龙马及其象王；十、太子身诸毛孔各一毛生绀青旋转；十一、太子发毛端直上靡，严金色身众所爱乐；十二、太子身皮薄润尘垢不着；十三、太子身皮金色光曜，如妙金台众宝装严，人天爱乐；十四、太子手、足、掌中、颈及两肩七处充满；十五、太子肩颈殊妙一一圆满；十六、太子双腋之下一一充实；十七、太子容仪广大圆满端严；十八、太子身相修广端正出过人天；十九、太子体相周匝圆满量等诺瞿陀树；二十、太子颌臆身之上半威容广大如师子王；二十一、太子常有光明，面各一寻；二十二、太子齿具四十齐平如雪，净密根深坚固不动；二十三、太子口有四牙鲜白锋利；二十四、太子口中一切所食常得上味，能正吞咽，津液通流，永离众病身心适悦；二十五、太子舌相广净，能覆面轮至发际等；二十六、太子梵音洪雅，其声振响犹如天鼓，言词婉约如频伽音；二十七、太子眼睫作青绀色，犹如牛王，不相杂乱；二十八、太子眼睛绀青，鲜白红环相间，青白分明；二十九、太子面轮如天满月；三十、太子眉相弯长如天帝弓；三十一、太子两眉中间有白毫相，右旋柔软如兜罗绵，鲜白光净逾于珂雪；三十二、太子顶上有乌瑟膩沙，金顶之骨高显周圆，亦如天盖。如是三十二大丈夫相，于过去世无量百千万亿劫，长时精进无间修习一切戒行及诸善法而无遗余，今得成就相好功德。是故菩萨生净饭宫，饮食、衣服、卧具、象、马、一切珍宝无不具足；眷属炽盛王族不断，于人天中而无等等；若不出家，年三十二作金轮王。」

尔时摩贺摩耶生太子已，七日命终，生忉利天，受五欲乐。尔时太子颜容端正，人天目覩敬爱不足，假使世间巧妙金师，以金造像亦复不及。譬如诸天半努迦石，有大光明照耀一切；菩萨之身光明寂静，亦复如是。又如莲华开敷出水，菡萏馨香，一切有情见者爱乐；菩萨之身见者恭敬，亦复如是。又此菩萨两目清净，明朗远视，见一由旬，微细尘色，过于天眼，昼夜无异。又此菩萨语言、音声，美妙清响如频伽音，亦如雪山有其飞禽食于花水，食已而醉，发声相呼，其音和雅，亦复如是。

尔时曩罗那仙告白本师阿私陀仙人：「我今往彼迦毘罗城礼拜菩萨。」师言：「可往。」即与本师运神通力，往迦毘罗城。去城不远，菩萨威制，令

彼失通，步行至城，诣净饭宫。时守门人即以白王，乃勅门人引令入内。王相见已欢喜无量，请就床座，献闕伽水，作乐设食，种种供养。王即问言：「仙人！云何因缘至此？」时阿私陀白王：「我今欲见一切义成大牟尼师。」王言：「今此太子正当睡眠，且候须臾即得相见。」时阿私陀请就床帷临视太子。尔时太子虽处睡眠，两眼俱开，目不眴动。时阿私陀，即说偈言：

「诸天观境时， 覩物眼不眴；
 菩萨虽睡眠， 观境亦如是。」

尔时仙人说此偈已，宫人乳母捧持太子奉上仙人。时阿私陀，详观太子容貌非常，即问王言：「曾有相师，来占相否？」大王白言：「有婆罗门相此太子，若不出家必得转轮王位，若能出家定成正觉。」仙人闻已，即说偈言：

「昔墮邪见外道身， 今逢福德轮王子；
 能除烦恼证菩提， 善说甚深法海藏。
 虽圆相好弃轮王， 成大牟尼救群品；
 是故我今归命礼， 愿得亲近灭尘劳。」

尔时仙人说此偈已，审观自身寿命长短，得见太子成佛事否？如是观已，得见太子，出彼王城，入于山野，年二十九，于其山中六年苦行，证甘露灭成无上道。尔时仙人复观自身，值佛出世，年命短促而不久遇，甚怀感伤，不觉失声而自啼哭。时净饭王见仙人哭，惊怪异常，即说偈言：

「若人有男女， 爱怜心不足；
 如是福相殊， 覩之恒适悦。
 仙人见太子， 云何而啼哭？
 我子若惊怖， 忽然生病恼，
 未委意云何？ 速为我宣说。」

尔时阿私陀仙人闻是偈已，即白王言：「太子不久即成正觉，云何于身而有怖畏？假使空中降大金刚，如彼真珠满空而下，不能侵彼菩萨身之一毫。世间所有一切大火而不能烧，一切大风而不能吹，一切毒药而不能损，刀、剑、弓箭而不能伤，毒龙、猛兽而不能害。又此菩萨于过去世行大慈悲，于诸众生未曾舍离，令彼有情常获安隐。云何菩萨有斯怖畏？于虚空中恒有帝

释、梵天王等而共守护。我今啼哭，自观己身年命中夭，于其佛世不得听闻甚深法藏，于其善财而无有分，是故感伤而自啼泣，请王无忧。」

尔时阿私陀又复思惟：「我有神通，菩萨威制令不显现，是故步行入于王宫；今若出城，而复屣步，彼诸有情即起慢心：『大神通仙步出王城。』」作是念已，告净饭王：「我今辞王出迦毘罗城，与我修治四衢道路。」时净饭王即勅有司，修治道路去除砂砾秽恶之物，以白檀香水洒地清静，处处竖立幢幡璎珞，烧众妙香，王并诸臣、长者、居士恭敬围绕，出迦毘罗城送彼仙人。

时阿私陀辞国王已，随意前行往枳瑟计馱山，即住山中修习禅定，岁月不久复得神通。于其后时身少有病，服食良药及花果等乃得除愈。弟子告曰：「我今出家，为求出世解脱甘露；师有所得愿赐告谕。」师曰：「我自修行岁月弥久，于斯甘露犹尚未得，云何令我复为于汝？今有净饭王子名悉达多，成等正觉得真甘露。于彼出家，一心梵行而求出离，莫作族姓之相及我人相，即得成就无为之法。」尔时阿私陀仙人即说偈言：

「我住如是山， 久修于梵行；
 虽复得神通， 而未饮甘露。
 自知身无常， 恒处于生灭；
 聚集假和合， 即是无常法。」

尔时仙人说此偈已，曩罗那感师诲示礼拜供养，即往波罗柰国，见五百摩拏瞿迦婆罗门念围陀经，知非究竟而不亲近，即往佛所希闻法要。尔时曩罗那，姓迦底(丁也切)，以姓为名，佛为开示法要得寂灭乐，乃名大迦底(丁也切)。

复次，太子在乳母怀，执金器而食，须臾食已，乳母即收金器，器重如山举之不起，即以上事具告于王。王与宫人同往取器，亦不能举，即集国人同举金器，其器愈重。复驾大象五百头拽彼金器，不能摇动金器少分。何以故？由菩萨神力，举其左手一指钩住金器，令象尽力而不能动。尔时净饭王乃自思惟：「若菩萨举其两指钩彼金器，假使百千大象亦不能动，由是菩萨有千象之力；若诸童子欲与菩萨鬪戏，如小飞鹅比于大鹤其力不等。」

复次，菩萨在王宫时，与五百眷属入学读书。尔时本师将第一书令太子读，太子告言：「此书我解。」其师乃令读第二书。太子见之，复白师云：「此

书亦解。」于是本师即以五百种书授与太子，太子白言：「此五百种书我一俱解，如有他书即当与我。」师乃白言：「于其世间只有此等五百种书，此外无有。」尔时太子即自写书令师读之。师乃叹言：「我自昔来目未曾覩。」太子告曰：「此是梵书，时彼梵王知我当绍轮王之位，传授于我。」即以微妙梵音而自读诵。时大梵天王于虚空中，高声赞言：「此是梵天之书。」师闻天证深生信解。

尔时太子舅氏娑捺梨，复有一人名娑贺儺嚙，此二人者善解弓射，有五百人亲学其艺。又此二师互相言曰：「彼提婆达多其性羸恶心多嫉妬，所有射法不宜告之，若或教授必将害物。彼悉达多慈悲聪敏利济有情，堪当传习如是弓射。」有其五种：一曰远射，所发之箭能极辽远；二曰闻声射，闻其声音即可射之；三曰中射，所发之箭随意而中；四曰亲的射，所发之箭而无蹊阔；五曰断物射，所射之物无不透断。如是菩萨善解五射。

尔时毘舍离城有一大象，形相端正具大势力，彼国人众咸共商议：「迦毘罗城净饭大王，有一太子名悉达多，相师视之有转轮王位，即驰此象而充贡献。」乃以珠璎珍宝种种严饰，将往迦毘罗城至王宫门。时提婆达多出门见象，诘问门人曰：「此象从何所来？」门人答言：「毘舍离城聚落人众，为悉达多有转轮王分，驰献此象。」时提婆达多闻是事已，心生嫉妬，告门人曰：「彼悉达多何有王位？」即持器仗杀象命终。尔时难陀见此死象，知为提婆嗔怒所杀，难陀欲与鬪其勇力，即执象尾以手掷之，象离本处七步之外。时悉达多见其死象离于本处，知是难陀示威力故，手执象尾掷彼处故。尔时悉达多太子显自威神，以其一手执持象尾，向空而掷，过七重城，如投土块。时毘舍离城献象之者，见悉达多有大威力，即说偈言：

「我等远驰象， 为献于轮王；
遇斯凶恶人， 实时行杀害。
难陀手执尾， 掷象七步外；
菩萨大威神， 掷象如抛块。」

佛说众许摩诃帝经卷第三

佛说众许摩诃帝经卷第四

尔时提婆达多手持弓箭，出迦毘罗城而欲教射。悉达多太子知己，与五百眷属亦出国城同为弓射。时提婆达多即持弓箭遥射一树，其树中箭应弦而倒。悉达多太子，亦射一树，箭力甚大，树虽两断俨然不动。提婆达多见树如故，疑箭不中，白太子言：「常闻太子解五种射法，云何射树而不能中？」如是言已，帝释天主于虚空中，而自思惟：「我须今日显发菩萨神通威力，若不如是，云何有情知彼菩萨善能通达一切众事？」作是念已，即化大风吹中箭树，忽然倒地；时提婆达多即自惊叹。尔时太子又令安置七多罗树，七重铁鼓，七重铁猪，令众射之。时提婆达多显自威力，挽弓前射，透一多罗树；难陀次之，透二多罗树；悉达多太子即便随射，所有七多罗树、七重铁鼓及铁猪等皆悉透过，其箭入地至龙王宫。尔时龙王见菩萨箭，以手捧之，于箭入处涌水上流，即有信心婆罗门长者起塔供养，一切苾刍常来瞻礼；尔时悉达多太子乃乘宝辇回归王城。

有一相师占太子曰：「至十二岁，若不出家，为转轮王，统领四洲千子围绕。」时净饭王闻是事已，心大欢喜，即集群臣及诸释种，具白斯事。时有大臣白净饭王：「若要太子绍轮王位，速于国内公卿、臣僚、士庶之舍，选择淑女为其妃配。仍造种种上妙衣服，真珠、璎珞、珍玩之具及舍宅楼阁等；如是造已，即选良辰，令太子于王正殿坐师子座，命公卿、臣僚及长者居士等所有童女，悉赴王宫，如有端正福德殊胜之女太子乐者，即赐上件珍玩物等，纳为夫人。」

尔时净饭王即依所奏，后至吉日，命悉达多太子，登王宝殿，坐师子座，所集童女俱来赴会。尔时有一童女名耶输陀罗，而不赴召。父问其故，耶输陀罗曰：「金帛财货我家自有，何须王宫而受锡赉？」父又告言：「汝至王宫，太子见已，或当采择纳为夫人，岂独宝玩而充赠遗耶？」童女闻已，即着上妙衣服，严身璎珞而赴王宫。太子见是童女福相殊胜身有光明，心大欢喜下师子座，依古仪礼，互相设拜，拜已复坐合掌恭肃。时僚等俱白王言：「如是童女诸相具足，福德深厚，堪与太子为其夫人。」王即诏命二万童女，围绕耶输陀罗同入宫室。

尔时迦毘罗城不远，有一大河名嚧贺迦，于河岸上有一大树，名娑啰迦里(梨也切)拏，与太子同时而生。此树不久长及百肘，太阳未出树身柔软爪甲能伤，日既升天则斧不能入、火不能爇；寻以河津泛涨浸坏树根，偃仆洪川下

流干涸。时酥钵啰没馱王，以嚕贺迦河为大树所塞，水不通行，国内民众乏水受用，发使出国告净饭王：「颠木壅流。」邦人大恐，欲假太子神力去树导川。时净饭王默然不允，若太子自去即当随意。有大臣名曰洸那，潜知王意，以方便力告太子言：「嚕贺迦河旁有园苑，亭台楼观，花卉池沼，甚是严饰，可去游从。」太子闻言，即与眷属及诸臣僚，同出迦毘罗城，往彼园中随意游戏。时提婆达多见一飞鹅从空而过，挽弓仰射堕太子前，太子见之嗟念伤害，与拔其箭放鹅飞去。提婆达多遣人取鹅，太子告曰：「我发菩提心，常行慈愍行，利益诸有情，不欲见损恼，所有飞鹅拔箭放去令彼安隐，汝宜回心勿生嗔恨。」提婆达多闻是语已，默然不悦。

尔时酥钵啰没馱王，知其太子近在园林，即遣国人往彼河津，出其大树，唱声用力，响震郊原。太子闻之访诸左右，群臣具白：「此是酥钵啰没馱王遣其人众，出河中树。」太子闻已：「我当自往。」去河不远，有一大窟毒龙所居，太子至前龙乃出窟；众人恐惧虑伤太子，即以利剑断彼龙命。龙有毒气，被触之者遍身青黑，因以立名迦路那夷。太子行至河边，先令提婆达多出彼大树，提婆达多极其神力终不能举；次及难陀，尽力挽树稍离于地；是时太子以己神力，手把大树折为两段掷虚空中，于河两边各下一段，告众人言：「此娑罗迦里(梨也切)拏树，是大良药，火不能烧，若有疮肿涂之即差，汝等众人勿复忘失。」太子作是语已，即乘车骑回归城邑。

时有相师，相太子曰：「若至七岁而不出家，作转轮王。」太子入城将至王宫，释种伽咤儼里有一女，名娑闭迦，在高楼上，忽见太子身相端严心生恋仰；太子见此女已，令住车骑，回首观瞻，手执弓箭不觉堕地。时诸人众见此童女福相殊胜，皆言：「此女堪事太子。」父净饭王知是事已，遣童女二万围遶娑闭迦女令入王宫。

尔时太子纳夫人已，思惟城外游观园苑，即告御车人阿譏多：「汝今谛听！我思城外游观园苑，与我如法安置装严上好车骑。」时阿譏多闻是语已，即于厩中如法装饰上好车骑，至太子前。尔时太子即乘车骑出于城外，于其马前见一老人，发白面皱策杖呻吟。太子不识，问阿譏多：「此是何人？」阿譏多曰：「此是老人。」太子问云：「何名为老？」阿譏多言：「幻化之体无有坚实，四相迁移六情昏昧，起坐无力执杖而行，名之为老。」太子问云：「汝能免不？」阿譏多曰：「我何能免？」太子问云：「汝即不免，我能免不？」阿譏多曰：「贵贱虽异，幻体一般，日月推迁，无人能免。」太子闻已不悦而归，复自思惟：「四大假合，五蕴无实，始自少年便成衰老，

如是之相深可悲愍。」尔时净饭王问阿𩚑多曰：「我子出外，有何所见？」阿𩚑多曰：「太子出外，见一老人发白面皱。」具说上事。王既闻已，忆前相师占言太子后必出家；「太子于今安处深宫受五欲乐，情必爱着而不出家。」即说偈言：

「王闻相师占太子， 恐后舍父求出家；
 今以五欲悦其情， 爱着必继轮王位。」

尔时太子又复思惟出城游观，即告阿𩚑多：「汝今谛听！我思城外游观园苑，与我如前安置装严上好车骑。」时阿𩚑多闻是语已，即往廐中如法装饰上好车骑至太子前。尔时太子即乘车骑出于城外，于其马前见一病人，形体羸瘦，心神劣弱，太子不识。问阿𩚑多曰：「此是何人？」阿𩚑多答言：「此是病人。」太子问云：「何名为病？」车匿答云：「四大之体互相乖反而有病生，形容瘦恶，心识无安，此名为病。」太子问云：「汝能免耶？」阿𩚑多言：「亦不能免。」又复问言：「汝既不免，我免得不？」阿𩚑多言：「俱是幻质，云何独免？」太子闻已，即归王宫。复自思惟：「假合之身众病所集，众生愚迷深可怜愍。」

时净饭王问阿𩚑多曰：「太子出外，有何所见？」尔时阿𩚑多具说上事。王既闻已，恐子出家，复令宫中以五欲乐娱侍太子。即说偈言：

「色声香味触最妙， 娱乐深宫太子情；
 若生爱乐而贪着， 应不出家求觉道。」

尔时太子复自思惟出城游观，即告阿𩚑多：「汝今谛听！我思城外游观园苑，与我如前安置装严上好车骑。」时阿𩚑多闻是语已，即往廐中如法装饰上好车骑至太子前。尔时太子即乘车骑出于城外，于其马前见一死人，气绝神逝，犹如土木瓦石无所知觉，男女眷属围绕悲哭。问阿𩚑多曰：「此是何人？」阿𩚑多答云：「此是死人。」太子复问：「云何名死？」阿𩚑多答云：「有为之体，寿有短长，一旦无常，永别亲眷，此名为死。」太子闻已，问阿𩚑多曰：「汝能免不？」阿𩚑多答云：「亦不可免。」太子问云：「汝身不免，我应免得。」阿𩚑多答曰：「三界无常，生灭不住，太子之身亦复如是。」太子尔时心不适悦，却归王宫。至王宫已，而复思惟：「无常之法，念念不住，乃至有色、无色、非想非非想处，无有免斯无常大患，于诸众生深可悲愍。」作是念已情不适悦。尔时净饭大王问阿𩚑多曰：「太子出外，有何所见？」尔时阿𩚑多具如上事一一宣说。王既闻已，思念昔时有

婆罗门占相太子，福德淳厚，诸相具足，决定出家成正觉道。即令宫内以五欲乐种种适悦，令彼爱着舍出家意。即说偈言：

「我以五欲大富贵， 适悦太子天中天；
令彼无心求出家， 付与轮王最上位。」

尔时悉达多太子，复自思惟出城游观，即告阿𩇠多：「我思城外游观园苑，与我如前安置装严上好车骑。」于是阿𩇠多即往厩中，如法装饰上好车骑至太子前。尔时太子即乘车骑出外游观。时兜率天子作是思惟：「今兹菩萨出城游观，求出家缘，我应当作沙门之相，持钵乞食现太子前。」作是念已，即剃须发身被法服，手持应器住立马首。太子见已，回问阿𩇠多：「此何人耶？」阿𩇠多答言：「是出家人。」太子问云：「何名出家？」阿𩇠多答言：「此人了悟生死、誓断轮回，修菩提因求解脱果，剃除须发身被法服，清淨身心此名出家。」太子闻已心生踊跃，即便下马而问苾刍：「云何出家，有何利益？」苾刍答言：「夫出家者，离其亲爱，不着荣乐，恒修梵行，坚守律仪，弃背尘劳，禁缚根识，妄念不生，实行增长，如是进修名出家者。」太子闻已叹言：「善哉！汝大丈夫！于其浊世能善调伏，能善勤求，是真出家，是真善友。」言已顶礼，上马归宫。即于宫中至意思惟出家之法，其行甚妙，其理甚深，厌离王宫欲求解脱。

时净饭王问阿𩇠多曰：「太子出游有何所见，得悦乐不？」阿𩇠多逡巡具白上事。王闻所奏，又复思惟：「相师曾言，若不出家必作轮王。我须今辰别设方便，令彼太子断出家意。」即告悉达多：「迦里沙迦聚落，国之重地，汝今往彼代吾抚临，当使一方人民和悦。」太子闻已迷闷不乐，昼夜思念专求出家，未遂本心，往赴迦里沙迦聚落。行至路次，有五大宝藏从地涌出。主藏神等白言：「太子！此等宝藏菩萨所有，唯愿菩萨为我受之。」太子告言：「此等宝藏众宝所聚，有情爱着非我所求。」主藏之神闻菩萨言，知不领纳，即率同类入于大海。

尔时太子渐次前行，至迦里沙迦聚落之界，见有多人，各执牛具，苦力耕种，手脚羸恶，尘土盆身，衣服破弊，饥渴无力，如是种种苦恼逼迫。太子宿怀慈愍，见之惊问。左右告曰：「此是太子部内耕种之人。」太子闻之，即令：「放免丁壮、牛畜，任自营生，不令官司更有拘检。」作是语已，即往阎浮树下，结跏趺坐而入禅定。其诸臣僚僮仆吏民，亦于树下围绕侍立。经于食时，净饭王心自思惟：「太子出外已过时约，由未回归，我当自往观

视太子。」即严车驾出临聚落，至阎浮树下，乃见太子入三摩地身心不动，日色虽转，树影不移。时净饭王叹言：「善哉，善哉！大威德！大丈夫！甚为稀有，日行不住树影不移。」以头至地礼菩萨足，而说偈言：

「善哉！大丈夫！ 世间甚稀有；
生时放光明， 大地皆振动。
今坐阎浮树， 日转影不移；
时众普见闻， 我今归命礼。」

尔时太子从禅定起，即乘车辇归迦毘罗城。经尸陀林，见彼林中而有死人，裸形臭恶支体坏烂，于其世间深生厌离。王与太子入迦毘罗城，时有相师瞻见太子威德殊异，告净饭王：「今此太子，于七日内若不出家，定有转轮圣王之位。」尔时相师，即说偈言：

「大王今当知， 悉达多太子，
七日不出家， 当作轮王位，
统领四大洲， 富有于七宝；
如成正等觉， 法财救世间。」

尔时相师说此偈已，太子进车而渐前行。时有释种名迦罗叉摩，其女名蜜里譏惹，瞻见太子威仪尊重，而兴赞叹。于太子前即说偈言：

「父得解脱乐， 母身亦复然；
生此悉达多， 愿与我为夫。
当成二足尊， 圆证涅槃法；
名闻遍十方， 我今归命礼。」

尔时太子闻是伽陀心生欢喜，即以真珠、璎珞承其威力，入窻牖中安着女项。时净饭王见是事已，即以二万宫人围绕蜜里譏惹女入于王宫。尔时太子有三夫人：耶输陀罗、虞闭迦、蜜里譏惹；及六万宫人朝夕供侍，心无爱着专求舍弃。时净饭王知是事已，告谕三王：「有婆罗门相我太子，若七日内不令出家，必作转轮王；汝等诸王于七昼夜可共守护。」复起民众造七重城，七重壕堑，城安铁门，于门上下遍置铃铎，若开门时铃声振响一由旬外。

尔时太子于其内宫，与诸宫人妓舞作乐，昼夜无异。时净饭王诏令群臣，于诸禁掖处处防卫，仍遣四兵——象、马、车、步——于城四门分布巡察。时净饭王在城东门，斛饭王在城南门，白饭王在城西门，甘露饭王在城北门，各领臣僚夜不睡眠专心守护。复命大臣摩贺曩摩，于其夜分不住来往巡历四门，警觉军众令不睡眠。

尔时摩贺曩摩领其人众巡至东门，而即问言：「何人在此不睡守护？」时净饭王告言：「我今在此躬自防卫。」摩贺曩摩告言：「大王！若不睡眠无诸过失。」时摩贺曩摩，即说偈言：

「耽睡人如死， 亦如魔魅人；
若能止其睡， 过咎必不生。」

尔时摩贺曩摩说此偈已，即往南^南门而复问言：「此有何人不睡守护？」时斛饭王告言：「我今在此专心防卫。」摩贺曩摩告言：「大王！若不睡眠无诸过失。」时摩贺曩摩，即说偈言：

「人睡亦如死， 须知有睡魔；
若能止得睡， 过咎必不生。」

尔时摩贺曩摩说此偈已，即往西^西门而复问言：「此有何人不睡守护？」时白饭王告言：「我今在此专心防卫。」摩贺曩摩告言：「大王！若不睡眠无诸过失。」时摩贺曩摩，即说偈言：

「耽睡如饮酒， 醉入于旷野；
过失即随生， 是故须止睡。」

佛说众许摩诃帝经卷第四

佛说众许摩诃帝经卷第五

西天译经三藏朝散大试鸿胪少卿明教大师臣法贤奉 诏译

尔时摩贺曩摩说此偈已，即往北门高声问言：「此有何人不睡守护？」甘露饭王言：「我于此处不睡守护。」摩贺曩摩言：「若不睡守护无诸过失。」而说偈言：

「怖睡如山嶮， 亦如泛河海；
一心防难危， 止睡亦如是。」

时摩贺曩摩说此偈已，即往市肆街巷处处巡行，觉察众人止睡守护，而说偈言：

「依法离非法， 实言勿妄言；
净饭王最上， 止睡令守护。」

时摩贺曩摩说此偈已，天色将晓诣净饭王前，而白王言：「过一昼夜，内外安静无诸魔难。唯愿大王，更勅军众用心守护过七昼夜，令彼太子定得轮王之位。」如是防护至六昼夜。时忉利天主，观太子意欲往道场，而说偈言：

「善哉大丈夫！ 牟尼释师子；
必舍王宫殿， 趣求山野处。
圆满六波罗， 成就无上智；
拔济于群生， 究竟至彼岸。」

尔时悉达多太子，与诸宫嫔作于娱乐，而忽思惟：「我今虽有耶输陀罗、娱闭迦、蜜里譏惹，如是夫人及六万嫔女，若无男女便去修行，众人俱言：『悉达多太子非是丈夫。』」出别之后，即令耶输身有怀妊。由是太子为诸宫嫔说：「缘生幻有，生死轮回，若不息心，无有穷尽；若与女人同其床座，如足履火速得大苦，是故我今而生厌离。」作是语时有一妓女，口吐涎沫，手足纷纭，发髻散乱，迷闷倒地。时诸宫人惊怖异常，太子见之深生伤愍，叹言：「苦哉！云何有此死相不祥。」而说偈言：

「须臾变坏生恶相， 手足纷纭涎沫流；
覩此无常苦恼身， 是故我今求解脱。」

尔时太子说此偈已，观诸众生，无有我、人、众生、寿者坚实之相，如入尸陀林，无所爱乐，如履淤泥，唯增臭恶，如养毒蛇，终无所益，如电如梦，如沫如泡，根本无明覆而不觉。如是观已，时净饭王自说其四梦：一梦满月有其蚀障；二梦日出复于东没；三梦大人众来礼拜；四梦自身笑而复哭。

耶输陀罗亦说八梦：一梦上族离散；二梦吉祥座破；三梦腕钏损坠；四梦牙齿堕落；五梦髻发乱垂；六梦吉祥云出于宫舍；七梦满月有其蚀障；八梦日出未高复于东没。

实时太子复自思惟，曾作五梦：一梦床座如妙高山，坐卧自在；二梦两手左托东海，右托西海，复以二足垂南海中；三梦花果、树木及诸药草长至天界；四梦大身飞禽其类甚众，形白头黑，及诸小鸟种种颜色，四方而来都至面前，变为一色而礼其足；五梦大石山上经行顾望。太子自心思念：「我梦如此，定得舍俗，证大菩提。」

尔时耶输陀罗，思前八梦，告请太子占其吉凶。太子曰：「一梦上族离散，宗姓团聚未始暂分；二梦吉祥座破，座今如故；三梦腕钏损坠，见在汝臂；四梦牙齿堕落，非有堕者；五梦发乱垂，孰覩垂发？六梦吉祥云出宫，夫为吉祥我又在宫；七梦月有蚀障，今在天上何有障耶？八梦日出未高复于东没，此时夜半日又未出。所梦无恶汝何忧疑？」太子思惟：「此之八梦，当应是我出家之兆。」即告耶输陀罗：「我今当为一切众生往彼山间，志求涅槃解脱之法。」耶输陀罗言：「如夫所志我亦随往。」

尔时帝释天主及梵天王告太子言：「善哉，善哉！速舍五欲早出宫殿，明相现前证一切智。」菩萨言：「憍尸迦！我在深宫如虎入窞，象、马、车、步四兵围绕，宫殿门户，并皆锁闭，处处悬铃，警觉守护，云何而出？」帝释告言：「但念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所行行愿，为断众苦，度脱世间。」作是语时，四大天等以威神力，令彼众人不能为障。实时帝释化一宝阶，告般唧迦夜叉主言：「圣者菩萨现处高楼，汝以宝阶于前迎接。」夜叉闻已，依教奉行。菩萨下之即觅洸那令被马王，寻见洸那正当眠睡，而说偈言：

「善哉！洸那汝速起， 被我马王迦蹉迦；
 乘入诸佛修行山， 求证牟尼无上觉。」

说此偈已，洸那从睡眠觉，即起合掌告菩萨言：「事无仓卒，何于夜半急要马王欲乘远去？况此宫禁，且无兵难、贼难及水火之难，云何如此？」菩萨言：「汝自昔来尝奉驱驰，云何于今而不相顺？」洸那白言：「今当半夜，真伪难分，虑有不虞以招大罪。」菩萨闻已默然思念，恐人知觉自往中厩。时天主帝释手执火炬，引路前行，至其厩门牵致马王，马即惊骇双足跑地。是时菩萨举万字福相、百千威德之手，作无畏印，摩马王顶告言：「迦蹉迦！与我有缘，若能送我雪山之中诸佛行处，证得无上菩提之果，降大法雨

普润世间，一切有情皆获利乐，汝福无量。」时迦蹉迦即受教旨，身足不动。

尔时复有四大天子：一名俱罗；二名乌波俱罗；三名波啰拏；四名波啰拏舍嚩帝。此四天子至菩萨前，合掌恭敬告菩萨曰：「今知出外修菩提行，我等四天愿欲随从。」菩萨问言：「汝有力耶？」第一天子言：「所有大地之土可以负行。」第二天子言：「所有大海、江河可以负行。」第三天子言：「所有一切山岳可以负行。」第四天子言：「所有大地、山岳及河海等，俱可负行而无疲困。」菩萨闻已，即以神力移足蹶地，地大振动，四大天子住立不能而各惊怪：「谁知菩萨有斯威力，我等四天云何忏悔？」是时洸那见是神力，即牵马王诣菩萨前。

尔时大威德诸天，及诸龙神伤爱别离，于上空中啼泣下泪。洸那言：「云何空中无云下雨？」菩萨言：「此非降雨。我将出外，天龙伤别，啼泣雨泪。」洸那听受住立合掌。菩萨实时深思佛功德威仪利乐之法，复思父母养育慈爱顾复之恩，如不告辞有亏孝行。作是念已，即入殿内，见净饭王正当睡眠，右绕一匝合掌启白：「我于此时往雪山中求无上道，度脱世间生、老、病、死，令诸众生得大解脱。」言已而辞。

时有释种摩贺曩摩，瞻见太子，恋慕忧恼悲泣涕泪：「云何因业轻舍王宫？」太子答言：「我为利益一切众生，求成佛果。」摩贺曩摩白云：「王勅我辈长时警护，无令太子暂出宫禁。」太子告言：「我于往昔发菩提心，经三大阿僧祇劫，历修万行求无上觉，欲度众生，今此王宫非我所止。」摩贺曩摩闻是语时，倍复忧恼涕泪悲泣，发麤涩言：「苦哉！苦哉！我净饭王所望不就，致令太子弃舍深宫欲出远行。」时耶输陀罗闻是语已，惊疑惶怖，迷闷倒地，良久乃苏。告太子言：「缘何今日舍我而去？」娑闭迦，蜜里譏惹，及诸宫嫔悲泪前行，告净饭王：「太子无故，欲离宫寝往彼山野，如鬼魅所著无以遮止，唯王当严勸勿令遽往。」王既闻已欲行诫勅，帝释梵王与诸天子，接迎菩萨即出城外。

菩萨右边色界天子善现威仪，菩萨左边欲界天子手执幢幡，有无数天乐导引前行，有百千天子，于虚空中雨优钵罗花、俱母那花、白莲花，及曼陀罗花；复雨沈香、末香、旃檀之香，种种上妙衣服；复有天子歌舞作唱，复有天子手捧马足，瞻仰菩萨一心随行，俱吠啰等无量诸天恭敬围绕，须臾之间至雪山中，去迦毘罗城一十二由旬。

尔时天主帝释及大梵天王等，合掌白言：「我等诸天发精进心，随侍菩萨来至山中，若我菩萨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愿垂摄受度脱我等。」住立右边一心瞻仰。菩萨实时为说偈言：

「我得最上道， 一切佛行处；
度脱于汝等， 及彼诸有情。」

说此语已即脱宝冠上妙衣服，告洸那曰：「将我衣服及彼马王归奉父王，若不证菩提誓不回也。」复说偈言：

「汝将马王及宝衣， 速归本国迦毘罗；
我住雪山修梵行， 菩提未证而未归。」

尔时菩萨说此偈已，洸那闻之而复悲泣，白言：「今此山中多有虎、狼、狮子诸恶禽兽，菩萨一身云何可止？又此山野中皆有丛林、荆棘、土石、碓确，菩萨旦暮云何经行？」菩萨言：「洸那！汝何愚迷，众生之身业惑所感，四大和合性相违反，老、病、死、苦，如至身时，非~~择~~尊贵上族，富豪贫贱，端正丑陋，少壮老年，冤亲人我，速归散坏，俱受无常。云何修行怖诸危难？」洸那曰：「菩萨之行其义如是。王或见我，不见太子，必生忧恼，如致大病，其事云何？」菩萨言：「我今出家行菩提分法，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成就十力、四无所畏，岂令父母得不吉耶？」作是语已，即从座起合掌顶礼，举手执剑如优钵罗花叶，即自截发掷虚空中。天主帝释运大神力以手接发，与诸天子安忉利天如法供养。后有净信婆罗门、长者、居士，于此山地起立塔庙。

尔时菩萨截髻发已，问洸那曰：「汝意云何？可能住此同修行不？」洸那曰：「王族之意不令住此，何敢固违。」菩萨即以万字福相百千威德之手，摩迦蹉迦马王顶授菩提记，令彼洸那归迦毘罗城。行七昼夜至二更初，到于城外园苑之中，王勅宫人眷属至园迎接，唯见马王，不见太子。时宫嫔眷属俱向马前，抱马王项，高声啼哭。迦蹉迦马闻是哭声，心思太子悲泪伤痛，经须臾间回顾两边即乃命终。以宿因缘生六叶婆罗门家，利根结薄，聪明多智，太子成佛之后，即诣佛所闻法悟道，得无生忍。

尔时菩萨而复思惟：「我今落发作沙门相，云何身上得袈裟衣？」如是念已，阿耨波摩城中有一长者，眷属炽盛、财富无量如毘沙门，家有十子，人相端严，智慧聪利，俱乐出家，净修梵行，因观外境迁变无恒成辟支迦。父

亡之后老母信重，制一袈裟施辟支迦。子白母曰：「我当不久入于涅槃。今此袈裟，我若受之无所使用，去此不远有净饭王子名悉达多，不久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此袈裟奉彼菩萨，能令老母得大果报。」说此语已运大神通，于虚空中现其云雷、闪电、风雨，然后化火焚身入圆寂界。是时老母临将舍寿，所持袈裟付与一女令奉菩萨。此女忽然身得病患，临无常时安置树上，告树神言：「以此袈裟，与我奉彼净饭王子悉达多。」时帝释知是事已，自变其身为一猎士，手携弓箭披此袈裟，见太子来坐于路傍。太子问曰：「汝是猎师，云何身上有此僑尸迦衣细妙法服，可以与我？」猎人告言：「唯此袈裟我非爱乐，今欲与汝是服微妙，恐人侵夺伤汝性命。」菩萨告言：「一切世间知我威力，汝但施服勿怀忧虑。」帝释天主即复本形头面礼足，乃以袈裟奉上菩萨。授已即披与身不等，帝释见衣不等，心自怀疑。作是念时，菩萨威神，令其袈裟与身相等。忉利诸天归命供养，婆罗门长者于后彼处建立塔庙，恒有苾刍往来礼拜。

尔时菩萨威仪具足，渐次经行，见一仙人名婆哩譏嚩，以手搯顙面容不悦。菩萨问言：「于意云何？」仙人答言：「我此住处有多罗树，花果繁盛其味甘香，忽然干枯令我烦恼。」菩萨复问：「仙人住此本为修行，花果枯朽致愁闷耶？」仙人闻已心忽惺悟，又见一菩萨色相端严，瞻仰恋慕而复问言：「汝是出家菩萨不？」菩萨答言：「汝见分明。」婆里譏嚩即断疑惑法眼开净，请菩萨坐，而以花果如法供养。经须臾间，菩萨复问：「迦毘罗城去此远近？」仙人答言：「从兹至彼十二由旬。」菩萨思惟：「城邑不遥，如释种来必作魔难。」即别仙人过殑伽河，往王舍城，以自工巧采取树叶，作为钵器，入城持钵。

时民弥娑啰王在高楼上，遥见菩萨身相端严威仪寂静，体挂法服手持应器巡门乞食，而兴叹言：「王舍城中所住之人，无有如是威仪色相。今此苾刍，当非庶人下族之类，应是王种舍位出家，灭除罪业修持净命。」

尔时菩萨持钵出城往一山中，以钵置地端坐入定思惟：「民弥娑啰王见我发心，必有异意。」作是念时，王告大臣：「我于楼上见一苾刍，身相端严威仪调顺，非是庶人下族所生。汝当访寻今在何处？」实时遣使往至山间，见此苾刍安详而坐。国王知已躬自临幸，接见瞻仰心生欢喜，因告言曰：「汝之身貌甚是端严，若为苾刍不相宜称，我有宫殿楼阁、嫔妃美女、最上富贵，与汝受用，勿作苾刍。汝身何姓？有何种族？为我宣说。」菩萨白言：「雪山相近有迦毘罗城，我之父王姓刹帝力，名曰净饭，方理是国。我须舍

弃君父，为求菩提。若是愚痴贪爱之人，假使世间并四大海满中珍宝，犹尚不足；譬如大火然于干薪，贪爱身心亦复如是。大王！我观此物由如冤家，亦如毒蛇，一切烦恼怖畏根本。大王！假使大风而能吹动一切诸山，于苏迷卢终不能动；假使世间所有珍宝最上资财，国城、妻子、象马、僮仆，而能惑乱一切人心，而于我心终不能动，唯涅槃解脱是真究竟。」尔时民弥娑啰王言：「汝今于此有何所求？」菩萨告言：「我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王言：「若成菩提愿赐摄受。」菩萨答言：「如是！如是！」王生欢喜复归本处。

尔时菩萨往鹫峯山，山侧非遥而有仙人勤修梵行，能以一足履地住经一日；菩萨闻之，亦以一足履地住经两日。仙人复以五热炙身立经一日；菩萨于是立经两日。时彼仙人互相惊怪降伏称赞：「此是修行，此是大沙门！」菩萨问言：「汝等修行，于何所求？」一云：「我求帝释。」一云：「我求梵王。」一云：「我求魔界之身。」尔时菩萨即自思惟：「今此仙人所修之行，皆是邪道，非我所依。我今于此不求帝释、不求梵天、不求魔界，本为宿愿利乐众生，求成佛果。道既非真，宜应舍彼。」

佛说众许摩诃帝经卷第五

佛说众许摩诃帝经卷第六

西天译经三藏朝散大夫试鸿胪少卿明教大师臣法贤奉 诏译

尔时菩萨即往阿啰拏迦罗摩处而学道法，至已合掌，勤拳致问：「汝宗行法，其义云何？」阿啰拏迦罗摩曰：「我昔精进修习定慧，至有想天三摩地门皆悉通达，汝何不知？」菩萨实时思惟：「罗摩所得智慧，及有想天三摩地门，真实不虚。」复自念言：「我于此法云何未得？」经刹那顷，禅定智慧皆获成就，而告言曰：「汝宗行法今我已得。」时阿啰拏迦罗摩观彼菩萨所得之法如实无谬，尊重恭敬如自本师，即以最上香花珍果一心供养。菩萨复思：「今此行法而未究竟，非为正道。」即乃舍去，往乌捺啰迦摩子处学修法行。至已顶礼，合掌问曰：「汝所得法，是义云何？」时乌捺啰迦摩子言：「我昔精进修习智慧，至非非想处三摩地门，久已证得，汝何不知？」菩萨闻已，即观彼人所修智慧及非非想处三摩地门而无虚谬，复自思惟：「我于此法云何未得？」作是念时俱获成就，即乃告言：「汝之法行我

今亦得。」时乌捺啰迦啰摩子心未信许，谛意观察如实无谬，崇重供养过于本师。尔时菩萨又自思惟：「此之法行亦未究竟，非真觉路，速须舍彼别求明道。」

时净饭王临御正殿忆念太子，未知所止情怀忧恼。近臣奏云：「离王舍城往乌捺啰迦啰摩子处，单身介立，勤求道法。」王既闻已心转悲伤，即遣亲人三百往彼侍从；时天指城酥钵啰没驮王，亦遣二百人往彼侍从。此五百人至已。礼足围绕瞻仰。菩萨自念：「弃舍王宫居山寂静，结志修习求甘露灭。今此人众昼夜烦杂而妨圣道，唯留伯叔舅氏五人，余遣回国。」菩萨实时将此五人，往誡耶仙人聚落，名乌噜尾螺西曩野祢，侧近经行观眺习静之处。尼连河次见一林野，地土平正树木幽闲，如月清凉呼为圣地。告五人曰：

「善男子！若人于此修诸梵行，未证寂灭不久证得，我今依止求无上道。」即于树下结跏趺坐，学修禅观，闭口啮齿，舌拄上腭，收摄心神如手握物，经良久间毛孔出汗，精进不退念定相应，专注一心，引发无漏，而不现行。复修别观，跏趺而坐，合口闭目舌拄上腭，屏住气息令不出入，良久之间气逼头顶疼痛至甚，如锥刺脑受斯大苦，心不颠倒亦不散乱，坚固精进，念定现前，专注一心，引发无漏而不现行。如是息气渐次运动，从头顶下至两耳门，痛楚复增如地狱苦。菩萨尔时心不颠倒，亦无散乱，策勤猛利，念定现前，一心专注，引发无漏亦未现行。又复闭息外忘视听，气积脏腑胀满遍身，苦恼至极无以方比，菩萨尔时心不颠倒，亦不散乱，坚进修习，念定现前，专注一心，引发无漏而不现行。如是修已，又自思念：「我于今后断绝饮食。」

时有天子遥已观知，告菩萨言：「我此色身毛孔之内，而有天上细妙珍食，堪充供养。」菩萨告曰：「如我所食本非荤辛，食出汝身亦非清静，若令我食必堕地狱。天子！但以随方所有，或米、或豆，听汝丰俭以作供献，我即受之。」天子奉教以谷为膳。菩萨食已，身体羸瘦面容憔悴，心无苦恼亦无退失，发精进意，念定现前，专注一心，引发无漏亦未现行。又节所食身转羸恶，两目深陷如井现星，菩萨尔时心无苦恼，亦无退失，发精进意，念定现前，专注一心，引发无漏亦不现行。又于所食减令极少，或一豆、一麻、一米、一麦，如是食已，身力转乏，若行若步，一起一倒。

尔时菩萨精进无退，念定现前，专注一心，引发无漏亦不现行。而复思惟：「此行非真，未至究竟。」作是念时，有三天子诣菩萨前，见其形容困惫变异，各述菩萨颜貌不同，或言黑色，或紫绿者。菩萨闻已复自思惟：「我于

此方如是勤苦，容色变异终无所获。若求正觉，何在节食？正见相应，取舍能忘，是正菩提，是真究竟。譬如湿柴体虽滋润，若遇火然必生炽焰。又如婆罗门家虽行欲心无所著，亦得解脱；我今亦尔，若依正法行无所著，必证菩提。」

时净饭王知彼太子，在山野中精勤苦行，日食麻麦求无上道，涕泪悲泣心怀痛恼，与酥钵啰没驮王，各遣二百五十人侍卫给使。时耶输陀罗忽然怀妊，王即告谕：「宫人眷属，自今而往，不得说言太子在山苦行之事，虑彼伤恼损动腹子。」

尔时菩萨往尸陀林中，右胁枕尸累足而卧，思想世间有为生灭，如蚁循环无有穷尽。思已复坐，入三摩地。时有童男、童女而来林下，瞻见菩萨闭目不动，手执柴枝穿菩萨耳两边通过。俱作是言：「此尘土鬼，不得亲近。」即以砂石、瓦砾掷菩萨身而各舍去。经须臾间出三摩地，正念现前，身心不动，又自思惟：「今此所作亦非正行，于无上道而不相应。忆念昔日为太子时，暂出王宫往瞻部树下入三摩地，彼处清净远离罪垢，无诸秽恶出生善根，于彼修行必圆道果。」作是念已，即便举身欲往前行，气力羸劣而不能起，即取饮馔并汤药等，节次服食，仍以香油涂其身体，澡浴眠寢，安适身心增长势力。时彼五人而相谓曰：「昔者太子舍轮王位，出迦毘罗城，入山野中久兹苦行。道果将就，节志不坚，何期于今恣情饮食，香油涂体，澡身安寢。如是亏丧，云何出离？我等于此虚捐其功，闻波罗奈国有鹿野苑，罗汉圣众恒住其中，宜往彼处各求明道。」

尔时菩萨浴尼连河水，体羸力弱，举步攸艰，岸树垂枝攀而得出，即往西曩野儻聚落之所。其聚落内有二童女：一名难那；二名难那末罗；身色端正，心性慈善。顷闻太子在雪山下婆儻啰底河边迦毘罗仙人处，学修梵行，具三十二相，福德庄严，深心悦慕，愿为匹偶，布施修福求遂所愿。尔时童女闻尼连河侧有苦行仙人，遂发勤诚欲施乳粥，即以千牛分为两群，[(壳-一)/牛]五百牛乳饮彼五百牛；复以五百分为两群，[(壳-一)/牛]二百五十牛乳饮二百五十牛；如是分饮至八头牛，复[(壳-一)/牛]八牛之乳最为浓厚，用玻璃器煮乳糜粥，于乳糜上现莎惹帝迦万字千轮辐相。时有一人见此轮相，而自思念：「若人得食，速证无上菩提之果。」

即告童女：「我今饥渴，当以糜粥而施于我。」童女白言：「吾作此食施苦行仙人，非汝可取。」时天主帝释即自化身为婆罗门，住立女前，女以乳粥

欲布施与。婆罗门曰：「我不敢受。有世主大人，宜应供养。」童女复问：「世主何人？」婆罗门言：「去此匪遥有大梵王。」童女承言，即诣彼处以粥奉施。大梵王曰：「我不敢受。有净光天子，最上殊胜，汝宜供养。」女复往彼以粥布施。净光天子言：「我不敢受。有一菩萨浴尼连河，身乏气力，以手攀树出河岸上，被袈裟衣，将成佛果。若能供养，得大胜利。」童女闻已实时驰往，以钵盛粥虔心上献。菩萨默然而受其供。食已，掷钵入尼连河，龙王至前欲取钵器，帝释化身为金翅鸟，龙即惊退，帝释得钵，安忉利天建塔供养。

尔时菩萨问二童女：「施此乳糜，有何所求？」童女答曰：「我闻雪山相近婆伽罗河侧，迦毘罗仙人住处，有净饭王童子，身相端严当作轮王，欲求为夫。」菩萨告言：「彼童子者，夙修梵行离欲清净，名一切义成，不久之间当得菩提，云何与汝而为夫耶？」童女闻已默然住立。

菩萨举身登一石山，峭峻孤拔，林树甚众，于此安坐未逾时刻，山即摧毁。菩萨惊怪兹何业缘？时净光天子白菩萨曰：「万行今圆，四智将就，此地薄佑而不能胜。去此不远有金刚座，三世如来成正觉处。」菩萨即往，天人引前，足下生莲，海水泛潮，大地振响，声如扣钟。菩萨徐行，至一大窟内有黑龙，昔无两目，闻地振海潮，实时出窟，双眼顿明，得见菩萨身相端严，光逾聚日。龙大欢喜瞻视恋仰，而说偈言：

「地振海潮俱作声， 我今闻速离宫殿；
忽得光明见如来， 一心瞻仰生欢喜。」

尔时龙王告菩萨言：「忆念昔时有佛出世，时我两眼俱得光明见彼世尊；今亦如是，复得眼开见佛身相。」即说偈言：

「我昔承佛大威德， 令我得覩相好身；
必遇牟尼觉道成， 见佛端正亦如是。」

尔时菩萨欲至金刚座，先举右足，行如牛王，身若宝山，袈裟不动，心等虚空，面如满月，金光照耀，蕴大法药，灵禽异兽，右旋随转，有如是等十种祥瑞。菩萨思念：「以吉祥草铺金刚座。」天主帝释实时化身，往香醉山取吉祥草，其草柔软如兜罗绵，诣菩提树前陈金刚座上。

尔时菩萨举相好身，登金刚座结跏趺坐，而发誓言：「我不起此座，直至漏尽。」正意系心入三摩地。时魔宫中有二种旗：一名喜相，二名疑相；动有所表。时疑相旗忽然摇动，魔见惊疑，虑有不吉即作观想，知净饭王子悉达多坐金刚座求无上觉。时魔波旬生嫉妬心，变身为入，诈作净饭王书，至菩萨前致敬问讯：「云何住此久不归还？提婆达多入太子宫，恣行非法及杀释种。」菩萨初闻生三种不善：寻思淫欲，亲里杀害，及起瞋恚。知魔所作，复成三善：一、离欲，二、不杀，三、无瞋。

魔复问言：「云何坐此菩提树下？」佛言：「我求无上智。」魔言：「无上之智汝何得之？」佛言：「汝是魔罪之人，设一婆罗门供，尚得自在报应；我经三大阿僧祇劫，舍无数百千那由他俱胝头目、髓脑、国城、妻子、金银、珍宝，利益众生求无上智，云何不得？」魔言：「我设一婆罗门，会得富贵自在，汝能与我为证；汝经三大阿僧祇劫，舍头目髓脑等，利益众生求无上智，谁证于汝？」尔时世尊于金刚座上，即展右手金刚莎帝迦万字网鞞之相，作无畏印触地面上，告言：「为我证明。」时地天神从地涌出，合掌唱言：「魔王！我佛往昔经三大阿僧祇劫，舍无数百千那由他俱胝头目、髓脑、国城、妻子、金银、珍宝，利益众生求无上智，真实不虚，汝魔勿疑。」

魔王闻已心怀惊怖，默自思念：「若令菩萨成道，侵我境界夺我威光。」旋归天宫别作魔计。即化三女端正庄严，来于佛前，窈窕透迤，诈为瞻仰而欲魔魅。佛以神力变成老母，发白面皱陋恶尪羸，以镜照之惭赧而退。魔王见已，恨事不成心生热恼，实时统领三十六俱胝鬼魅兵将，身披铠甲，手执枪剑及弓弩索种种器仗，复集毒龙、猛兽、象马、水牛、虎狼、野干等，奔聚同行，又于空中现云雷、电闪、霹雳、风雹，四面一时逼恼侵害。佛眼视之愍彼愚迷，入慈心定，实时净光天子，于虚空中变大伞盖，覆遍空中，遮止风雹刀剑弓箭种种器仗，俱作天花，所谓：优钵罗花、钵纳摩花、俱母那花、奔茶利迦花，绕金刚座如供养佛。即于三摩地运神通力，合多成一，以一为多，上虚空中行、住、坐、卧，身上出水，身下出火，履水如地等。

种种神变已，复观彼众布捺譏啰邪见、疑惑、贪欲、瞋恚、愚痴等，及彼有情离欲着欲，有想无想等，引近分解脱非解脱，如是等法通达明了。以宿命通，观魔等有情过去父母，一生、二生、百生、千生乃至增劫、减劫、无数之劫，世界国土族姓眷属，富贵、贫贱、长寿、短寿命终生处，无不证知。以天眼通观魔等有情未来诸趣，生死因果及身语意等，善不善业，受报好丑

究竟明了。又复思惟：「欲界、色界、无色界，苦、集、灭、道四谛行相，若染、若净，分别、俱生，根随诸惑。」如是思已，无漏智观速得现前，见修二道顿舍不生，成无上觉。

尔时魔众即皆退散，复告净饭王曰：「悉达多太子，于金刚座上而得无常。」王既闻已，与诸眷属悲啼懊恼迷闷倒地。时有天人告净饭王：「太子已成无上菩提。」王闻是语心大欢喜。及奏王云：「甘露饭王生其一子；耶输陀罗亦生一子。」王诸眷属皆大踊跃。

尔时净饭王勅诸臣僚：「令街巷道陌扫洒清净，烧众妙香，竖立幢幡，真珠、瓔珞，于城四门皆聚金银珍宝种种财物，施诸沙门婆罗门及诸外道贫乞之人，为作福佑。」甘露饭王生子之时，眷属欢喜，名阿难陀。耶输陀罗，生子之时，月有蚀障，名罗护罗。时净饭王言：「耶输之子，非佛之种。」耶输闻已恒怀忧恼。王宫后园池岸一石，名菩萨石，罗护罗坐石作戏。母忽见之而立誓言：「若是佛种愿水不溺，如非佛种即沈水下。」作是誓已，以手推石，子亦随落，石浮水面，子犹作戏。时净饭王，与诸眷属来至岸上，见子如是，心大欢喜，赞言：「善哉！甚为希有。」尔时大地振动，佛光普照幽闇之处，所有众生互得相覩，归命顶礼。

佛说众许摩诃帝经卷第六

佛说众许摩诃帝经卷第七

西天译经三藏朝散大夫试鸿胪少卿明教大师臣法贤奉 诏译

尔时有二梵天子，住自梵界而作是念：「今南瞻部洲有佛世尊，于乌噜尾罗池侧尼连河边菩提树下成等正觉。彼佛世尊而于树下结跏趺坐，于七昼夜入于火界。」时二梵天互相谓言：「我等天人亦有大力，如展臂顷能到于彼，我等今者宜速往彼，以妙伽陀而伸赞请。」于是二天从彼梵界速至佛所，旋遶瞻仰礼重毕已，住立佛前。时一天子先以伽陀，而赞请曰：

「愿佛起道树， 救度众生界；
为说最上法， 令得智法宝。」

第二天子亦说伽陀，而赞请曰：

「佛面如满月， 心净烦恼除；
愿说甘露法， 行安乐世间。」

二梵天子说是伽陀赞请佛已，隐而不现。

尔时世尊出彼禅定，观诸世间，说伽陀曰：

「世间所有诸欲乐， 乃至天上所有乐；
若比断贪之大乐， 十六分之不及一。」

复说伽陀曰：

「担世苦重担， 迷苦而不舍；
若舍苦重担， 能担最上乐。」

复说伽陀曰：

「能断世间一切爱， 一切烦恼自除灭；
知烦恼者脱轮回， 当得解脱之快乐。」

尔时世尊于七昼夜，跏趺而坐入于禅定。当尔之际亦无有人持食供养，纔说偈已，忽有商主，名布萨婆梨迦，将五百量车载诸宝货，欲往他国经过近地。时布萨婆梨迦，以宿善根力常起思念：「云何令我获得善友及妙眷属？」忽闻人言：「世尊入定七日不饮不食。」作是念言：「今佛世尊在乌噜尾罗池侧尼连河边菩提树下，经七昼夜不饮不食而入禅定，得解脱乐，成等正觉。此我善友，当为我益我。今宜速诣彼，奉食作最上供养。」发是心已，时有天人以天报通，闻知布萨婆梨迦发如是心，乃观照布萨婆梨迦及一切所将车乘等已，乃先白佛言：「今商主布萨婆梨迦，闻佛在此得解脱乐，成等正觉，于菩提树下跏趺而坐，入于禅定经七昼夜不饮不食，彼人定来献食供养，希望果报，求大安乐及利益故。」作是语已，隐而不见。于是布萨婆梨迦，与同行亲友，自手办造种种饮食，美妙香洁品味成已，即专注虔诚持以奉佛。未至佛所复作斯念：「我今奉食为最上供养，如来必当演说最上之法，而使我等以献食因得天乐果。」作是念已，寻至佛所即用头面礼如来足，礼已起立，瞻仰而住。时布萨婆梨迦白佛言：「世尊！我与亲友办种种饮食而来供养，愿佛慈愍唯垂纳受。」

尔时世尊许而未受。何以故？佛初成道未有应器。作是思惟：「我若不以应器受斯供养者，彼外道天魔必生毁谤，作如是言：『岂有过去正等正觉为利益众生故，如是受其供养耶？』」佛作念时，彼梵天子白佛言：「世尊！过去正等正觉为利益众生故，皆持应器而受檀施饮食供养。」于是世尊思欲应器，彼四大天王即知佛意，乃各于白天令其妙工选取宝石，于少时间造成应器，清净莹彻，殊妙无比。时四天王造成钵已，各各自持同来奉献。至佛所已，即以头面礼世尊足，礼已瞻仰住立一面。尔时四大天王异口同声白世尊言：「我等今者，各以宝石造得应器同来奉上。唯愿世尊！哀愍纳受。」作是语已，颔听佛旨。

尔时世尊复自思惟：「今此四王各献一钵，我若受一，三天不喜；我若受三，一天生恼；我今等受四天之钵。」既受钵已，又复思惟：「用唯一器，四钵孰先？」即以神力合四为一，四器虽合楞际迭存。于是世尊为利生故，即持此钵于布萨婆梨迦处受所施食。既纳受已，即谓布萨婆梨迦曰：「我今为汝演说三归，汝当谛受。」时布萨婆梨迦奉教而住。

世尊曰：「归依佛，归依法，归依未来僧伽。此是三归，尽汝形寿不得违悔。」时布萨婆梨迦白佛言：「我今归依佛，归依法，归依未来僧伽，尽此形寿不敢违悔。」

尔时世尊谓布萨婆梨迦曰：「随喜布施感果不虚，汝自舍施定获快乐，所求福报依愿皆得，亦复当证最上寂静。布萨婆梨迦！若行布施所作福利，人天及魔不能迷惑，乃至禅定智慧；若能尽行，能竭苦源，见前证圣。」是时布萨婆梨迦闻是说已，心意快然欢喜踊跃：「愿于未来世中，忆念受持亦不忘失。」作是语已礼佛而退。

尔时世尊受得商主布萨婆梨迦所施之食，即持往彼尼连河边，即于岸上敷草而坐，吃所受食。食既毕已，又复盥漱，如是之际忽觉体中而发风病。何以故？佛出世间，示斯为缘，欲令众生知身如幻故。是时天魔，恐佛出世教化众生出离三界，当空我境，常伺其隙欲来惑乱。忽知发疾，速离天界来至佛所，而作是言：「善逝！汝今不安，涅槃时至，我今请佛入大涅槃。」尔时世尊知是魔来，欲乱我心，佛谓魔言：「我涅槃未至，我今直待声闻弟子解佛法分，智慧明达，了知教本，广演法相，乃至苾刍、苾刍尼、优婆塞、优婆夷等修持梵行，有众多人欲周大地及彼天人皆证解脱，我于是时方入涅槃。」时彼天魔闻佛语已，知不涅槃，心生懊恼，于是天魔惭耻而退。

尔时帝释天主遥知世尊体发风病，自天而下至瞻部洲，去菩提树不近不远，有大河梨勒林于中而住；于此林中取得上好诃梨勒已，疾往佛所。到佛所已，头面着地，礼世尊足，礼已瞻仰住立一面，白言：「世尊！我知圣体小有风病，此瞻部洲有诃梨勒，色妙馨香，可疗斯恙，我今持来奉上世尊，唯愿大慈纳受而食。」世尊受已寻便服食，风病即除，体安如故。世尊慰劳，帝释乃退还归天宫。

尔时世尊又复离菩提树，往彼母啣鳞那龙王宫。到彼宫已，于一树下跏趺而坐入于禅定。是时彼处七日七夜降霪大雨，时母啣鳞那龙王，以雨方霪知佛在定，恐其风雨之气互侵佛身，又恐蚊蚋虻蝇啜扰圣体，遂以自身缠绕七匝印首上覆，如伞盖相；经七昼夜，不动不摇。佛将出定，龙自摄身。龙王还宫，复以种种花鬘涂香严饰其身，来至佛所顶礼佛足，白言：「世尊！七日已来风雨之气，蚊虻之类侵扰以否？圣体云何？」于是世尊说伽陀曰：

「观察于世间， 一切众生等；
若得无侵害， 欢喜复快乐。
离欲断烦恼， 此乐难比喻；
无明若调伏， 斯为最上乐。」

尔时世尊说是伽陀答龙王已，即离彼处还来菩提树下，结跏趺坐经七昼夜，入定观察十二缘生，云何根本而因得生？所谓：因于无明乃缘于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忧悲苦恼；由如是因，得一大苦蕴集如是。根本不生则一切得灭，所谓：无明灭即行灭，行灭即识灭，**识灭**即名色灭，名色灭即六入灭，六入灭即触灭，触灭即受灭，受灭即爱灭，爱灭即取灭，取灭即有灭，有灭即生灭，生灭即老死忧悲苦恼灭；解如是灭，则得一大苦蕴灭。

尔时世尊于七昼夜在于禅定，如是观察十二缘生已，乃出三摩地而说伽陀曰：

「净行观察苦相时， 知一一法有所因；
若知苦相之不生， 自然一切所爱断。
净行观察灭受时， 知灭受法之无尽；
若知灭受之不生， 自然一切所爱断。
净行观察缘生时， 乃知缘生法无尽；
若知缘生之不生， 自然一切所爱断。」

净行观察有漏时， 乃知有漏法无尽；
若知有漏法不生， 自然一切所爱断。
净行观察如是法， 知如是法悉无生；
如日遍照于世间， 行住虚空无所碍。
净行观察于苦相， 知一一苦悉无生；
破坏烦恼得无余， 如佛降伏魔罗军。」

尔时世尊说伽陀已，复说是言：「若有众生断于轮回，知甚深法，微妙言辞悉能通解，如是之人是有智者；我为此等人说，我令此等人知，我今如是独处林野，依相应行见行法乐。」是时世尊说是语已，自在行住，无诸系着，不云说法亦不生心。是时娑婆世界主大梵天王，知于世尊不云说法亦不生心，而作斯念：「若如是者，世间灭坏。何以故？如来·应·正等觉出于世间，如优昙钵花，时乃一现。今不说法自取法乐，当令一切有贪欲者、乐邪法者，不觉不悟；云何世间而不灭坏？我今往彼伸其劝请。」是时梵王娑婆世界主离彼梵界，如展臂顷即至佛所，住立佛前说伽陀曰：

「出世摩伽国， 过去法无垢；
 悉开甘露门， 演法济众生。」

世尊告言：「我法甚深，难见难了，我若辄说，速取灭坏。何以故？世间一切乐邪法者、有贪欲者，不乐听受、不能觉悟。何以故？贪欲之者，黑闇覆障故。」梵王白言：「世尊！众生者，世间生、世间老，有利根、钝根及以中根，乃至相好易化、尘垢轻微诸异生等。世尊！譬如青莲花或白莲花等生于水中，于水而长、于水而老，其中或有出水者、或不出水者，亦复如是。世尊！诸异生等，若不为说种种妙法，皆趣沈坠。唯愿善逝！赐其法宝。唯愿善逝！降于甘露。」

尔时世尊受于梵王殷勤劝请已，默而许之。遂以佛眼，审谛观察世间众生，世间生、世间老，钝根者、利根者，乃至于中下，颜貌之好丑、易化与难化、少尘极少尘，如是众生等：「我若不为说种种之妙法，不知诸苦本，悉趣于沈坠。」世尊如是观察知己而起大悲，将演妙法，先说偈言：

「我今降法甘露雨， 当润乐闻及一切；
 从此人间得法因， 若见弊魔不广说。」

是时梵王娑婆世界主闻此偈已，定知世尊演说妙法，身心快乐，喜不自胜，即以头面礼世尊足，右绕三匝，隐没而退。尔时世尊即自思惟：「今者何人先得闻法？」乃忆：「往昔阿啰拏迦罗摩等仙人可先闻法。何以故？我于往昔过彼住处，受其妙供及受其嘱，我今先为彼人说法。」作是念时，乃有天人来白佛言：「彼阿啰拏迦罗摩等，皆已命终，方今七日。」世尊默知，又闻天告，乃嗟叹曰：「无常大事，世不惊乎？」又念：「阿啰拏迦罗摩等，薄佑如是，不闻正法耶？」

尔时世尊复念：「何人可先闻法？彼嚧捺啰迦啰摩子，亦曾供我，亦曾嘱我。」作是念次，彼有天人名曰嚧咤，又告佛曰：「彼嚧捺啰迦啰摩子亦趣无常。」世尊默知，复闻天告，世尊又叹曰：「正法难闻，薄佑乃尔。」于是世尊思念五人：「我出王宫入山苦行，是等寻来供侍于我，我应先为彼人说法。」于是以净天眼观在何处。见彼五人在波罗奈国鹿野苑中，于是世尊自菩提树，往波罗奈国鹿野之苑。时于路次，有一仙人名乌波誑，相逆而来。时彼仙人忽于路次得见世尊，又见身长丈六，金色晃然，相好端严殊特超世，惊叹良久乃作是言：「瞿昙！瞿昙！覩汝相好，湛然清静，复如金色，非世所同。何因出家？归依何法？谁为汝师？今复何去？」

尔时世尊乃说伽陀，答仙人曰：

「我今无所师， 处世独无侣；
 悟正等菩提， 为最天人师。
 知世间诸法， 不染亦不断；
 具一切智力， 当降魔罗军。」

乌波誑仙人言：「瞿昙！实如汝言，是佛无疑。」佛言：「如是了知，及得漏尽，降伏罪业，故号为佛。」时乌波誑仙人又复问言：「瞿昙！今往何处？」佛言：「往波罗奈国击大法鼓，转大法轮，当说世间未曾有说，亦复宣示过去佛勅，当令世间知法离欲。」佛说是已，彼乌波誑仙人顶礼世尊，随路而去。

尔时世尊即自往彼波罗奈国鹿野之苑，时彼五人，其名：洒替梨迦、摩斛梨迦、未斛罗、[口*尔]嚧钵啰、贺拏尾婆啰多等，方新澡沐香油涂身，广排饮馔列坐食次。彼五人等遥见世尊，知非他人，皆大惊怪，互相议曰：「今此太子居山苦行，欲成佛道，今乃退志，还寻我等；我等安坐，勿得迎侍。」世尊遥知，默而行诣。佛身巍巍由如金山，尊贵吉祥相好具足，有大威德无

能俦匹。时五人等见佛俯近威德加临，无能安坐，皆起迎侍，于是五人咸言：「善来！请当就坐。」是时五人，或为佛敷座者，或汲水洗足者，或奉上名衣者，或接手扶侍者，于是五人承事于佛同于往昔。

是时世尊安详就坐，从容而言，谓五人曰：「汝等五人，初见我时，共有要议欲轻于我。汝等甚愚，汝等皆是我族，当行我戒。」是时世尊复告五人曰：「汝等！莫于如来生起轻慢。何以故？汝等！若于如来起于轻慢者，得无利益，后于长夜获大苦恼。」五人白言：「佛于昔时所有威仪，最上世法殊妙之事；后行苦行得最圣清净无上之智，通达妙法，本所触行。今在何处？」佛言：「汝洒替梨迦、末斛梨迦、末斛罗、[口*尔]嚩钵啰、贺拏尾娑啰多等，若于众生广大供养广大之施，上妙饮食酥乳之味，食毕沐浴香油涂身，洁净诸根，严好殊丽，前后顾视，容色适悦，汝等如是为见我者，非见于我。」洒替梨迦等言：「如是！如是！」

时彼五人常行乞食，世尊到已，或三人乞食二人奉事，或二人乞食三人奉事，互为给侍精进不懈。佛因制之曰：「有二事法，修行之人而不得行。云何二事？为于色欲生贪，此轮回根非上人法；若有人能自正其心修其苦行，于此五蕴三毒如是诸法无迷无执，智眼观察，断彼轮回，离于苦乐，行于中道；复于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勤、正念、正定，于此八正而广修习，获于神通，证于涅槃，得名中道，当趣无上正等正觉。我于是事悉办无余。」

尔时世尊如是说已，又复观知五人堪能受法，即复告曰：「此是苦，汝须知。」于是五人思惟，以慧眼观是法，于过去世曾所闻听，菩提发生而得了知。又复告曰：「此是集，汝应断。」于是五人复思是法，以慧眼观，于过去世曾所听闻，菩提发生而得了知。又复告曰：「此是灭，汝应证。」于是五人又复思惟，以慧眼观此法，过去已曾闻听，菩提发生还得了知。又复告曰：「此是道，汝应修。」于是五人又复思惟，以慧眼观察此法，亦于过去之世曾所闻听，菩提发生还得了知。

尔时世尊又告五人曰：「苦法我已知，集法我已断，灭法我已证，道法我已修，我以是法乃成佛道。」

尔时世尊又告五人曰：「汝等！可应学吾，知于苦，断于集，证于灭，修其道。汝等！若能于此四谛真实之道而得了觉，自然知彼无集、无解、无明、

无慧、无菩提、无不生，乃至梵界、魔界、诸天、世人、沙门、婆罗门等亦无所住，离颠倒相，心意快然，当来决证无上正等正觉。」

尔时世尊如是三转十二行法轮。时尊者钩拈等，除去尘垢，得法眼净，及彼八万天人得法眼净。于是五人既悟道已，乃白佛言：「我等欲于佛法出家，愿赐听许。」尔时如来谓五人曰：「善来！苾刍！」于是五人，须发自落，袈裟着身，成沙门形。尔时世尊复谓钩拈等言：「色是常是无常？是苦是非苦？是空是非空？是有我是无我？受、想、行、识是常是无常？是苦是非苦？是空是不空？是有我是无我？」钩拈答言：「世尊！我观色、受、想、行、识，皆是无常、苦、空、无我之法。」尔时五苾刍闻佛说是五蕴之法，乃得漏尽，证于无学。时佛谓言：「汝等！所作已办，梵行已立，我生已灭，永断轮回。我与汝等六人，当为世间第一福田，三宝之名今已具足。」

尔时世尊说是法时，有一夜叉名曰菩摩，高声唱言：「今日世尊于波罗奈国鹿野苑中仙人住处，三转四谛十二行法轮，为愍念利益世出世间梵、魔、天、人、沙门、婆罗门等。」时彼菩摩夜叉作是唱已，彼四大王天，三十三天，及彼诸天互相告唱，须臾之间，乃至梵界诸梵天等，皆悉闻知，世尊在彼波罗奈国鹿野苑中仙人住处，三转法轮，三宝出见，利乐人天及诸有情。是时地即大动，天亦大明，于是梵王、帝释及诸天等，各各执持宝幢、幡盖来诣佛所，雨天妙花，作天妓乐，謠呗赞叹种种供养，欢喜踊跃礼佛而退。

佛说众许摩诃帝经卷第七

佛说众许摩诃帝经卷第八

西天译经三藏朝散大夫试鸿胪少卿明教大师臣法贤奉 诏译

尔时世尊初转法轮度五苾刍已，将诸苾刍往鬻罗迦河岸，游止暂住。时波罗奈国中有俱梨迦长者子，名曰耶舍，家中巨富广有财宝，母氏眷属皆国中豪族，多畜奴婢互夸强盛，是奴婢辈皆悉年少聪明多艺，复擅歌乐，常侍左右。时长者子耶舍，忽于一日在自家中，令诸妓人严容丽服鼓动音乐，与诸眷属恣其快乐，自旦至夜方始停息。时妓女辈各还所止，以其困乏睡极昏重无所警觉。时长者子耶舍，于夜后分巡诸房室，检察库藏，见诸妓女门不掩闭，身无拘检，或发髻蓬乱，或衣服离身仰覆纵横，现露形体由如死人一无

异别。时长者子耶舍，因果成熟出家时至，覩斯相状忽生厌离，由如发狂。耶舍以其富盛，有摩尼所装之履数及千緡，于是着宝装履，夜诣王宫告守门者曰：「我苦！我苦！请报于王。」其守门者不肯闻报。复诣后门亦谓守门者曰：「我苦！我苦！请报于王。」其守门者亦又不听。是时耶舍自夜后分直至天晓，乃出城门至嚩啰迦河岸，往来而行口中但言：「我苦！我苦！」

尔时世尊在于彼岸，晨旦经行。于是耶舍遥见世尊威德端严无与等者，知非常人，乃告之曰：「圣者！我苦。圣者！我苦。」尔时世尊即以软言而慰呼之：「善男子！汝来，我今此处安乐无事。」时彼耶舍得闻世尊慈悲之声软言相呼，即脱宝履致于岸侧，渡嚩啰河诣于佛所，顶礼佛足却住一面。于是世尊乃与耶舍同还游止，敷座而坐，即为耶舍如应说法。

尔时世尊谓耶舍曰：「布施、持戒生天之因，虽五欲自在轮回未断，勿以天福心生喜乐。汝今欲求割断烦恼，除去盖障得解脱者，当于圣道而加修习，可证道迹，可证涅槃。」又言：「耶舍！我今问汝，色是常是非常耶？是苦非苦耶？是空非空耶？有我无我耶？受、想、行、识是常非常耶？是苦非苦耶？是空非空耶？有我无我耶？」时彼耶舍得闻世尊说如是法，譬如白色之衣易为染着，得离尘垢获法眼净。

于是世尊又为广说苦、集、灭、道四圣谛法，于是耶舍即于座上得漏尽意解，证无学果，便即发言答世尊曰：「如佛所说，色、受、想、行、识者，乃是无常、苦、空、无我之法。」世尊知彼实已得证漏尽解脱，犹着在家宝饰之衣，乃为耶舍说伽陀曰：

「若得正道， 犹恋庄严；
 虽行梵行， 未名息心。
 若能调伏， 执杖自惊；
 虽婆罗门， 是真沙门。」

尔时耶舍，宿有黠慧又证无学，纔闻佛说此妙伽陀，乃自思惟：「世尊说此，正为于我犹着在家宝饰之衣。」乃白佛言：「世尊！我今于佛法中愿为沙门，世尊大慈惟见听许。」佛言：「善来苾刍！」须发自落，袈裟着身，成沙门形，仪相具足。时俱梨迦长者始及天晓，见彼左右忽忽报言：「长者子耶舍不待天晓出自舍去，今不见回，未委所至。」时俱梨迦长者闻是语已惊怪非常，乃私自念：「我子夜出，得非不正之人而相诱耶？」又问侍人：「我子所履、所服为常非常耶？」侍人对曰：「彼所常服妙衣宝履不在常

处，必着随身。」是时俱梨迦长者又复思惟：「我子耶舍着宝装履及上妙衣，必无恶事，我今宜速诸处寻觅。」于是令诸僮仆分头寻觅，兼自出城门至嚩唎迦河岸访问寻求。忽于岸边见子所著宝装之履，又闻彼岸有佛及将弟子于彼游止，心自思惟：「我子决定在彼而住。」时俱梨迦长者即自脱履，渡河访觅，将至佛所，佛亦遥见知来寻子。既至佛前，覩佛光明又见异相，未及言子唯即惊叹。世尊方便承其发心，乃先谕言：「善来长者！得无疲劳？且可就坐今与汝语。」时俱梨迦长者初覩世尊威光相好，又蒙软言慰谕，但益瞻仰全忘觅子。世尊告曰：「我有妙法，汝乐闻耶？」俱梨迦长者言：「愿佛哀愍，唯垂宣示。」佛言：「布施、持戒生天之因，天之果报非为究竟，若断烦恼可趣圣道。俱梨迦长者！我今问汝，色是常非常耶？是苦非苦耶？是空非空耶？有我无我耶？」又曰：「受、想、行、识是常非常耶？是苦非苦耶？是空非空耶？有我无我耶？」尔时世尊广为解说：「汝可观察，实言报我。」时俱梨迦长者曰：「我今实知色、受、想、行、识乃是无常、苦、空、无我之法。」

尔时世尊又为广说四谛之法，时俱梨迦长者因是除去尘垢得法眼净，身心适悦，欢喜无量。

尔时世尊知彼长者心意开解，恩爱淡薄，若见其子作沙门相必无忧苦，乃发问言：「俱梨迦！汝何因缘来至于此？」俱梨迦长者具以上事告于世尊。佛呼：「苾刍！」耶舍即出。是时长者见耶舍出作沙门形，复知漏尽，证无学果，乃作是言：「我子快哉！初能自利又能利他，使我得闻殊妙之法，远离尘垢，法眼清净，皆由我子获斯妙利。」于是俱梨迦复白佛言：「我今住家，愿佛垂戒。」佛言：「善哉，善哉！我今为汝受于三归，汝当谛受。」

佛言：「俱梨迦！汝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伽，汝尽形寿不得违悔。」俱梨迦言：「我今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伽。」佛言：「俱梨迦！汝今于吾受得三归依竟，当为世间第一优婆塞。」尔时俱梨迦蒙佛为说种种之法，乃得远尘离垢，法眼清净；又蒙与受三自归已，心意泰然，欢喜无量，即白佛言：「我于来日就自居舍备斋供养，唯愿世尊及圣众等，慈悲愍念同赐降赴。」佛即默然。时俱梨迦知佛受请，欢喜踊跃，旋遶三匝，礼佛而退。

彼俱梨迦既请佛已，速至家中告彼妻子男女并诸眷属：「彼耶舍夜出渡嚩唎迦河，投佛出家已作沙门，兼已得证阿罗汉果。我寻耶舍亦到于彼，便蒙世尊为我说法，获离尘垢得法眼净，又为我受三自归法；我已请佛来日供养，

佛与圣众必来降赴，汝诸眷属今当为我速净舍宅，香水洒地无令尘坌，及速备办种种饮食，乃至香花供养之具，汝等专至亦获大利。」

既至来朝，明相现已，家内营办一一皆毕，俱梨迦长者即于庭际执炉焚香，遥白世尊：「饮食已办，愿佛垂降。」

尔时世尊即告拘拏：「诸罗汉等，可共往赴俱梨迦请。」又告耶舍曰：「汝归本家形服非旧，母亲眷属心必悲恼，汝今出家已证无学，宜以方便化令欢喜。」佛诫勅已，即与同诣家中受食。时俱梨迦长者立于门首颺望佛至，佛既至门，俱梨迦长者顶礼佛足，焚香迎引至第二门；时耶舍母及乳母眷属悉出迎接，初覩世尊相好端严，威光殊异，又见耶舍及诸罗汉法服严身，威仪详审，凡诸进止有殊异道，围绕瞻仰欢喜无极。俱梨迦长者请佛就座，诸罗汉等亦复就座，是时长者与诸眷属次第礼足，礼毕瞻仰，各住一面。

尔时世尊为耶舍母及诸眷属，如应说法使其欢喜，又令发起菩提之心，乃告之曰：「布施、持戒得生天上，虽复快乐未出轮回，欲出轮回当断烦恼，于生灭法而须了知。汝等谛听，深心思惟，我今为汝分别广说。」

佛言：「色是无常，是苦，是空，是无我法。」又言：「受、想、行、识是无常，是苦，是空，是无我法。汝等知否？」如是世尊广为分别。时耶舍母及乳母等，皆已宿植善本，今遇世尊为说妙法，如洁白衣染成众色，随其所染皆得鲜妙，耶舍母等亦复如是。世尊乃至广为演说苦、集、灭、道四圣谛法，耶舍母等不起于座得法眼净，断除贪爱离诸疑惑，而于诸法知见无碍，即从座起住立佛前白言：「世尊！五蕴、三毒，苦、空、无我、无常之法，我已实知。」

尔时世尊即为受其三归。受三归竟，欢喜踊跃礼谢于佛，而又白言：「食时已至。」佛即默然。于是长者及耶舍母，悉持所办上妙香美种种饮食，自手奉上佛及圣众。佛与圣众食毕，澡盥清净已竟，是时长者及耶舍母，即于佛前各坐卑座，请佛说法；佛即化利，令心欢喜。时俱梨迦长者与耶舍母等，复白佛言：「我有少疑，欲伸启问，愿佛开说，断我等疑。今我子耶舍，当有何因而获是果，乃于家中忽发此心，会遇世尊为说妙法，而得法服庄严其身，获诸漏尽证罗汉果？」

尔时世尊告长者等言：「过去世时波罗奈国，不近不远有一仙人，于彼而住，有慈悲心利益众生，恒入城中持钵乞食。时彼仙人会于一日，于四衢道

见一死虫，覩其坏烂，又复臭秽，过往之者不可瞻近，彼仙忽起思念：『我身无常，不异于此。』遂于轮回而生厌离。当此之时有一童子亦见死虫，同彼仙人厌轮回苦。而彼仙人及以童子既厌轮回，后勤修习解脱正道。彼仙人者即我身是，彼童子者即耶舍是。是故耶舍今遇于我，得闻妙法证无学果。」于是俱梨迦长者及诸眷属，闻佛说已，欢喜信受礼谢而退。于是世尊将诸圣众，还归鹿野仙人住处。

尔时俱梨迦复有四子：一名布啰努；二名尾摩罗；三名讖鏖钵帝；四名苏摩斛。见彼耶舍投佛出家证罗汉果，咸作斯念：「我等云何犹恋贪爱不求解脱？」又复思惟：「若今世间无最上觉，复有何人说最上法？我等轮回无能断绝，今值佛法宜生正信，当共舍家如彼耶舍以求解脱。」于是布啰努等兄弟四人，出波罗奈国同诣佛所，顶礼佛足却住一面，而白佛言：「我俱梨迦子，耶舍之弟，今来投佛，欲为沙门，唯愿世尊慈愍听许。」

尔时世尊即令弟子与剃须发、着袈裟衣。既为沙门，又与说法。佛言：「布啰努！汝为沙门，当行苦行摄心不乱，求真谛法令心无我，而于诸法决定了知，尽生死源永断轮转，以趣解脱。」时布啰努等闻佛世尊说是法已，正信决定精勤修习，获诸漏尽，得心解脱，所作已作，梵行已立，我生已灭，永断轮回，证罗汉果。是时乃有十大阿罗汉。

尔时波罗奈国中复有大族诸长者子正五十人，与俱梨迦子常为朋友，忽闻俱梨迦子耶舍及布啰努等随佛出家证于道果，咸作是念：「彼长者子耶舍及布啰努等，种族尊胜巨富难伦，聪慧过人端严罕匹，常受快乐无诸苦恼，犹能舍家学道以求解脱，我等云何犹顾恋耶？」诸长者子作是念已，出波罗奈国同诣佛所，至佛所已顶礼佛足住立一面，诸长者子同白佛言：「我诸长者子正五十人，今欲于佛法出家而为沙门，愿佛慈悲哀愍听许。」佛言：「善哉！汝长者子，舍家为道今正是时。」即令弟子与剃须发、着袈裟衣，度为沙门。是时世尊又与说法，令求胜果。佛言：「汝长者子！各各舍家为沙门者，当须一身行于苦行，摄心不乱求真谛法，令心无我，而于诸法决定了知，尽生死源永断轮转，以趣解脱。」诸长者子得闻世尊说是法已，正信决定精勤修习，获尽诸漏心得解脱，所作已作，梵行已立，我生已灭，永断轮回，悉皆证得阿罗汉果。于是世间始有六十大阿罗汉。

尔时世尊观诸弟子而告之曰：「我从无量劫来勤行精进，乃于今日得成正觉，正为一切众生解诸系缚，汝等今日悉于我处得闻正法，漏尽解脱，三

明、六通皆已具足，天上、人间离其系缚，可与众生为最福田，宜行慈愍随缘利乐。」所言未竟，时彼罪魔名摩拏嚩迦即便遥知：「今日瞿昙沙门与诸弟子在鹿野苑中而共商议，谓言：『汝等天上、人间得离系缚，宜各随缘而行利乐。』我今若不令其惑乱，必定化尽世间众生。」

时彼罪魔摩拏嚩迦，自变其身同世间人，如展臂顷即至佛所，住立佛前说伽陀曰：

「汝解脱相非解脱， 得此解脱非沙门；
汝今自处大系缚， 当欲解脱于何人？」

尔时世尊知是罪魔摩拏嚩迦来相惑乱，徒自作业何能坏我，即说伽陀答罪魔曰：

「我于天上及人间， 已能解脱诸系缚；
乃至无学离系缚， 汝之罪魔不能破。」

时魔摩拏嚩迦闻是语已，即自思惟：「此瞿昙沙门知他心事，必不能乱。」唯自苦恼隐没而退。尔时世尊告诸苾刍：「我已语汝：『汝等已于天上、人间离诸系缚，可愍念众生而行化导。』汝等速去。」时诸罗汉奉佛教勅礼辞而去。

尔时世尊与诸罗汉皆离鹿苑适悦之地，佛即独行往诣西曩野憍聚落、乌鲁尾螺池边迦啰波娑林下经行宴坐。时聚落中有六十贤众，在西曩野憍中将诸妓女及彼音乐，日日作乐无有停罢。忽有一女于此快乐心生厌离，舍众逃避不知所至。时六十贤众善根成熟，因寻此女入迦啰波娑林，忽于树下见佛世尊，惊讶非常互相谓曰：「今此沙门，身如金山光明晃耀，面目端正诸相具足，吉祥尊贵无有伦匹。」叹不能已，即前行诣而发问言：「沙门！止此还曾见一女人来否？」佛言：「贤众！此处寂静非女所游。汝今来此为寻女人，何不自为寻其身耶？」是时贤众闻佛所说，即有省悟乃知前非，而答佛言：「我等先寻女人，诚是过咎；今自寻身，愿垂指示。」佛言：「贤众！汝既如是，且可安坐，我今为汝宣说法要。」是贤众等即礼佛足退坐一面。

佛言：「贤众！布施、持戒生天之因，虽复快乐非为究竟，若求出离当断烦恼，亦复分别生灭之法。」时彼贤众纔闻是说盖障即除，心内思惟欢喜无量。佛知其意，即为广说苦、集、灭、道四圣谛法。彼贤众等如洁白衣易染

众色，随彼所染皆得鲜好，而贤众等即于座上证四圣谛微妙之理——既于诸法而得知见，贪爱息灭疑惑永断，乃于佛法证四无畏——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作是言：「唯愿世尊！慈哀知察，我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自今已去永不杀生，毕身奉持优婆塞戒。」时六十贤众，于世尊所得闻法已，顶礼佛足欢喜而退。

佛说众许摩诃帝经卷第八

佛说众许摩诃帝经卷第九

西天译经三藏朝散大夫试鸿胪少卿明教大师臣法贤奉 诏译

尔时世尊度彼六十贤众已，复思何人先可受化，乃忆西曩野憍聚落之中，有难那及长女并眷属等堪先受化。忆念：「我昔苦行去时经过彼舍，时难那及长女并眷属等，共持乳粥及酥蜜等来献于我。今观彼等根缘已熟，堪可化度。」作是念已，世尊翌日伺候食时，执持应器入西曩野憍聚落之中，次第乞食至难那舍。时彼难那及长女等，见佛至门踊跃欢喜，即谓佛曰：「善来世尊！圣体安否？世尊大慈，暂过我舍。」佛即入门，难那并女为佛敷座。世尊升座，彼难那及女并诸眷属，即以头面礼佛双足，各各礼已退坐一面。

尔时世尊即为说法。佛言：「难那！汝等谛听！布施、持戒生天之因，虽感欲乐终当退失，汝等当断一切烦恼以求出离。」又复广为分别生灭之法而令了知。佛说是时，彼难那等根缘成熟盖障即除，深心思惟欢喜无量。佛即又为广说苦、集、灭、道四圣谛法。时难那并女及眷属等，即于座上得法知见，证四谛理断诸疑惑，贪爱永除一向信佛，即从座起合掌顶礼白言：「世尊！我于世尊所说诸法实得知见，我今归佛、归法、归依僧伽，愿为近事永不杀生。」又白佛言：「食时已至，愿佛大慈受我供养。」佛即默然。时彼难那并眷属等，见佛默然知己受请，持种种香花饮食手自奉上。世尊食毕澡漱已竟，难那眷属复处卑座乐欲听法，佛即方便种种说法，难那眷属复得闻法，欢喜踊跃，礼佛而退。

尔时世尊于西曩野憍聚落化难那等已，即复思念，欲诣摩伽陀国随缘利乐。时摩伽陀国有善相师乌噜尾螺迦叶，寿年三百岁，自谓已得阿罗汉道，居尼连河侧，弟子眷属有五百人；摩伽陀国王及辅相一切民众，皆尊重供养更无

有上。「彼摩伽陀国有无量人众，由如盲冥黑暗障蔽，常依乌噜尾螺以为引导，彼诸人众虽承化导无由出离。我今化彼乌噜尾螺迦叶，及彼人众，使见正道。」既思惟已，行诣摩伽陀国尼连河侧乌噜尾螺迦叶住处。时乌噜尾螺迦叶忽见世尊来至住处，又见相好具足威德殊异，即前迎接复加恭敬，而谓佛言：「善来大沙门！先住何处？今忽至此。」即为世尊敷座请坐。世尊就坐，彼乌噜尾螺迦叶亦自就坐，即以种种言辞慰问世尊，世尊亦以种种方便开导教化。谈论未竟，日已西暮，佛即告言：「今已日暮，我于汝舍有寂静处欲寄一宿。」乌噜尾螺迦叶白言：「大沙门！我诸房舍眷属在中，唯一静处堪沙门宿；然此静处毒龙在中，虽不恠惜恐有所损。请自思之。」佛告乌噜尾螺迦叶言：「但愿见借，必无伤害。」乌噜尾螺迦叶告言：「若能尔者当自随意。」于是世尊即诣龙舍。佛于舍外洗足已便入龙舍，自布净草跏趺而坐，佛即便入三摩地。

时彼毒龙忽见世尊在舍中坐，即发瞋怒，乃作烟雾遍舍内外，于是世尊以神通力亦化烟雾；毒龙转怒舍内火着，佛以神力亦化其火，佛与毒龙二火俱炽，时彼龙舍周遍内外成大火聚，火焰上腾明照远近。时彼迦叶常于夜分出观星像，乃复观见龙舍成大火聚，即便伤叹：「苦哉！苦哉！彼端正沙门不听我语，龙火炽盛百倍于常，可惜沙门必被伤害。」时乌噜尾螺迦叶及与眷属，皆见大火炽盛之相。时彼毒龙知于世尊不能损害，又以自身亦大疲乏，乃息恶毒火便消灭；世尊是时亦摄神力，毒龙降伏收于钵内。

天晓之后，乌噜尾螺迦叶与眷属等，行诣龙舍观于沙门。既到龙舍，见佛端然而白佛言：「汝大沙门！宿夜安否？」佛言：「我安。」「汝大沙门，钵中何物？」佛言：「此舍之龙。」佛又告言：「汝言此舍有是毒龙，人不敢止；我今降伏收于钵中，汝可审观了知其实。」乌噜尾螺迦叶自以耆年德重行苦学优，凡所见知无有过者，及见世尊龙火不伤又能降置钵内，乃赞叹曰：「奇哉！沙门！有大威力，我所见闻希有此事，是大沙门是大丈夫，亦是阿罗汉。」

尔时世尊降毒龙已，至第二日即于乌噜尾螺迦叶住处不远，就一树下经行宴坐，即于是夜有四大天王下来听法。时迦叶夜出观于星像，乃见佛前有四大火聚。迦叶即谓诸弟子曰：「彼大沙门亦事于火。」诸弟子曰：「师何由知？」迦叶告言：「我夜观星像，乃见大沙门前有四大火聚，我知沙门事火无疑。」时乌噜尾螺迦叶纔至天晓，速诣佛所而白佛言：「汝大沙门！亦事火耶？」佛即报言：「我不事火。」迦叶又言：「我夜中观星，见沙门前有

四火聚；若不事火，此乃何用？」佛即报言：「此非是火，是四大天王下来听法，是彼四天身光之耳！」迦叶惊曰：「奇哉！沙门！有是事也。此大沙门有斯威德，感得天王俱来听法，此亦是阿罗汉耶？」

至第三日，帝释天主乃于夜分来至佛所，头面礼足退坐一面，佛为帝释如应说法。帝释天主得闻法已，欢喜踊跃还归天宫。时乌噜尾螺迦叶夜观星像，又见树下世尊前面有一火聚，极大炽盛光明照耀，如日初出。而彼迦叶谓弟子曰：「而此沙门定事于火。」至天晓已，与诸弟子速诣佛所，而白佛言：「汝大沙门！我昨夜出观于星像，又见火聚炽于座前，火光上腾如日初出，我今定知沙门事火。」佛即报言：「我非事火；昨夜帝释下来听法，是彼身光之所照耀。」迦叶叹曰：「奇哉！沙门！有大威德，此实希有；我今定知亦得阿罗汉果。」

至第四日，乌噜尾螺迦叶出门观星，又复观见沙门座前有大火聚，光明照耀如日正中。是时迦叶还告弟子：「我于今夜又观星像，复见沙门座前有火，光明照耀转倍于前，如日正中等无有异，审察是相定事火也。」至天晓已行诣佛所，而白佛言：「我夜观星，亦见沙门座前有火，我知沙门定事火也。」佛言：「迦叶！我无所求，何用于火？昨夜之中，彼娑婆世界主大梵天王下来听法在我前坐，汝所见者是彼身光。」时彼迦叶还复叹曰：「此大沙门乃有如是大威德力，能感梵王下来听法，实为希有；我定得知亦证阿罗汉果。」

至第五日，时乌噜尾螺迦叶弟子摩拏嚩迦等，五百人众，俱事三火，各有三炉，其炉共有一千五百。是时世尊在彼树下，又值彼众用火祭天。彼五百人例程发火火不能然，彼弟子众即速告师，至乌噜尾螺所而白言曰：「师可知否？我等然火，火终不然。不知今日何因若此？」乌噜尾螺迦叶思惟是事：「而彼沙门在此近住，恐彼威力而有所制。」即与弟子同诣佛所而白佛言：「汝大沙门！我之弟子摩拏嚩迦五百人众，例程用火而为火祀，今旦然火终不能着。我疑此事，定是沙门威力所制。」佛即答言：「汝欲火然？」迦叶答言：「欲然。」佛言：「汝去，火当自然。」迦叶还家，火已然矣。时彼迦叶及与弟子皆称赞曰：「此大沙门有力如是，必应亦得阿罗汉果。」

用火祭讫，欲灭其火，火不能灭，尽其彼力终不能灭。摩拏嚩迦诸弟子等，疾诣乌噜尾螺迦叶之所白言：「我师知否？火虽得然，今不能灭。」迦叶报言：「此必还是沙门所为。」迦叶复来至世尊所白言：「沙门！火虽得然，

今不能灭。莫是沙门而复制也？」佛即报言：「汝欲灭耶？」迦叶告言：「欲令火灭。」佛言：「汝但还去，必自灭。」迦叶回还，火已灭矣。又复叹曰：「此大沙门有是神力，亦阿罗汉也。」

至第六日，乌噜尾螺迦叶自欲用火祭其火天，火又不然，即自入定欲令火然，火亦不然。来至佛所而白佛言：「我自用火，例程得然；今不能然，莫是沙门力所制也？」佛言：「迦叶！汝欲火然？」答言：「欲然。」佛言：「但去，火必自然。」迦叶回还，火已然矣。用火事讫欲灭其火，火又不灭，又复入定欲令火灭，火终不灭。事不获免，来白佛言：「火虽得然，今又不灭。必是沙门力所制也。」佛言：「汝欲灭耶？」迦叶告言：「欲令火灭。」佛言：「但去，火必自灭。」及至还家，火已灭矣。火灭已后，以彼余炭积于一处。移时之后其炭自然，与诸弟子同灭其火，尽其力分终不能灭。又来白佛：「汝大沙门！火适得灭，今还自然炽盛倍常，我不能灭。此必沙门力所制也。」佛言：「火又然耶？」答言：「火然。」「汝不能灭耶？」答言：「我不能灭。」佛即报言：「汝但回去，火自息灭。」迦叶即回，火已自灭。迦叶叹曰：「奇哉！沙门！有斯力也。我欲然火，火不能然，告以得然；我欲灭火，火不能灭，告以得灭。今火再着，不能再灭；今火得灭，亦由彼力。是大沙门有大威德，此实希有，必应亦是阿罗汉也。」

过是日已，乌噜尾螺迦叶作外道法设七日会，彼摩伽陀国王士庶皆悉闻知。迦叶思惟：「今大沙门在此近住，前所火祀皆能力制，今所作法莫复制耶？若彼沙门七日不来，我法必成；若复来者，或恐被制。」又作是念：「彼大沙门相好端严，威德殊胜，国中士庶若见殊胜，或恐舍我而事于彼。」以斯事故思念再三。佛即寻知，佛于七日他处游化，虽在近住，迦叶及众于七日中不见世尊。

时彼迦叶作七日法，国中士庶悉持香花及与财宝，广作供养。作法既毕设会亦终，却复思念：「彼大沙门七日不见，我今设会多有余长，沙门若来甚有供养。」作是念已，佛知其意，即便行诣迦叶住处。迦叶纔见心即欢喜：「此大沙门我思便至。」乃白佛言：「沙门来耶！」佛言：「我来！」又曰：「七日之中何以不来？」佛言：「汝作是念：『我设七日法会，若彼沙门来者恐法不成。』我知汝意是以不来。今汝思念：『作法已毕，沙门若来甚有供养。』我亦知尔，是以此来。」迦叶思惟：「此大沙门是大圣者，悉知我意，必定亦是阿罗汉也。」佛与迦叶言论已竟，寻还所止。

迦叶于后以虔洁心造诸饮食，极令香美异其常品，待至来日自诣佛所，白言：「沙门！我以专心备办食竟，愿过我舍而受供养。」佛受请已而告之曰：「汝但先去，吾当便至。」迦叶既去，世尊入三摩地，由如壮士屈伸臂顷，于瞻部洲界取瞻部树果，盛满钵已回还，先至迦叶住处跏趺而坐。迦叶后至，见佛先到惊而言曰：「沙门来耶！」佛言：「我来久矣。」迦叶又言：「从何道来？」佛即报言：「我从住处往瞻部洲界取瞻部树果，还来于此。」迦叶言：「大沙门乃有如是神通迅疾，于少时间能往于彼取果还来，此大沙门亦是阿罗汉也。」佛即以果示之：「迦叶！汝曾见不？」迦叶言：「我未曾见。」佛言：「汝乐食不？」答言：「乐食。」佛言：「随意。」迦叶食果叹未曾有。食果已竟，即以所造种种饮食自手奉上。佛吃食已澡漱亦毕，即为迦叶说偈，祝愿讫，寻回树下。

又第二日请佛受供，佛即依前入三摩地，往弗婆提取庵摩罗果，先至迦叶住处。又第三日请佛受供，佛入三摩地，往西衢陀洲取得尾螺迦闭他果，还来先至迦叶住处。至第四日请佛受供，佛即入三摩地，如屈伸臂顷，往北俱卢洲取自然米饭钵中持来，先至迦叶住处安坐，已久迦叶方来。迦叶又问：「自何道来？」佛答：「迦叶！我适往彼北俱卢洲，取自然米饭持来至此。」迦叶叹曰：「此大沙门有是神通，必是亦得阿罗汉果。」佛还问言：「北洲之饭汝乐食耶？」答言：「乐食。」佛言：「随意。」迦叶食已叹未曾有，于是以自所办种种饮食奉上于佛。佛受食竟澡漱亦毕，即为迦叶说偈，祝愿已，还归树下。

世尊来日乃自持钵往四大王天，直至忉利天取天酥味，还来所止树下而食。吃食既毕，思水澡漱。帝释天主知佛思水，如展臂顷来至佛所，白世尊言：「欲水用耶？」佛言：「欲水。」帝释即观近地先有涸池，以手指之，水即涌出，清净香洁无与等者。佛即澡漱随意受用。帝释天主还归天宫。迦叶忽见惊怪非常：「而此涸池无水已久，今复水满，不知何来？」速至佛所而白佛言：「大沙门！此池久涸，水因何有？」佛即报言：「今日食毕无水澡漱，帝释遥知，乃下天来为我出水。」迦叶叹言：「未曾有也！食从天取，水今天出，能感如是，此必亦得阿罗汉也。」迦叶乃立池名，谓之播拈佉多。

佛于后时入池澡浴，池岸之侧先有大树，名阿祖啰曩，佛以袈裟挂于树上，迦叶来至见佛袈裟挂于树上，知佛澡浴即来瞻覩。佛既浴讫，出水上岸，即

展其手欲攀树枝，时阿祖啰曩枝便低亚。迦叶乃见，还复叹曰：「此大沙门实不思議，感得无情自然低亚，沙门亦得阿罗汉也。」

世尊后时思欲洗衣：「云何得石而为用耶？」帝释遥知，寻至佛所白言：「世尊！佛欲洗衣而用石耶？」佛言：「要石。」帝释即令夜叉于大山中取石一块，修令平正复使光洁，置于池侧。佛即洗衣，洗已欲晒。帝释又令夜叉别取一石置于池岸，佛洗衣竟就石晒之。迦叶来至，又见池岸忽然有石，乃自惊怪：「池岸先无，今从何来？」而白佛言：「大沙门！池岸之石自何而有？」佛即报言：「我欲洗衣为无石故，即起思念，帝释下来为我安置；我又思念无处晒衣，彼天帝释又安一石。二石所来，皆帝释也。」迦叶大叹：「此大沙门，凡是所作非世之有，必已证得阿罗汉也。然其所证应莫超吾。」

迦叶之心似有省悟，世尊又以方便更现异相，教化迦叶令入正道。佛即化彼尼连河水忽然泛溢，居河左右人多漂溺，枯涸陂池处处皆满，佛所止处正居其内，佛以神力令水环遶，四面壁立中心尘起。迦叶是时见河泛溢最盛于常，即思念言：「彼大沙门得不漂溺？」由是乘船速至佛所，乃见世尊树下经行步步尘起，又以环水壁立不能下船，叹异倍常，遥相慰曰：「沙门安否？得无忧恼耶？」佛言：「我无忧恼，劳相谕也。」复思念言：「此大沙门自有神通，何不离此？」迦叶又言：「莫欲乘船离于此耶？」佛言：「欲离于此。」迦叶白言：「若欲离者当自上船。」佛以神力，如弹指顷，已在船中跏趺而坐。迦叶见佛已坐，不见所来所入。迦叶叹言：「沙门是大丈夫，有大威德，乃有神通能如是也。」迦叶白言：「我自亦得阿罗汉果，然不及沙门所证之道。」

佛知迦叶决定回心，便即告言：「汝自言证阿罗汉者，非实证也！」迦叶忽闻世尊发如是语，身毛皆竖转自克责：「此大沙门悉能知我种种之事，今宜师之以进其道。」作念已定而白佛言：「大沙门！愿知我意，今欲于大沙门法中出家而为僧伽，禀奉教勅修持梵行，唯愿慈悲特赐听许。」佛知迦叶证道时至，又以方便化彼徒众，乃谓迦叶曰：「汝欲于吾法中出家学道为沙门者，还曾令诸弟子悉知己否？」迦叶答言：「弟子未知。」佛言：「汝为人师，不得卒暴。且可归还与弟子议，若谓然者即可再来，斯亦未晚。」

迦叶奉教还至住处，乃与摩拏躡迦等五百弟子同集一处，告而言曰：「彼大沙门相好异常神通难及，凡所动止天悉遥知，或来座前而听其法，或有要用

皆能给送，累见神变我实不如。今欲师彼出家以进其道。吾已决定，汝等如何？细自筹量以实报我。」摩拏瞿迦白迦叶言：「彼火龙暴恶首先降伏，神异他心众人目覩。我等所业悉自师传，师既未如，弟子何说。师若决志，我等皆随；师若达彼宗源，亦愿垂于济度，我等已决众共一心，今或可行不可失也。」于是迦叶知众诚愿，乃令弟子取事火具，护摩杓等种种之器，及鹿皮衣、树皮衣、净瓶、拄杖、革履等物，悉弃尼连河中，以示不回之相，师徒相率同诣佛所，顶礼佛足退立一面。

尔时世尊谓迦叶曰：「汝复来耶？」迦叶答言：「今与弟子同来，欲于大沙门法中出家修学。」佛已悬知乃更审曰：「汝诸弟子诚心以否？」迦叶答言：「我与弟子皆悉诚心，唯愿慈哀咸垂济度。」佛即默许度为沙门，又复报言：「汝等今朝是真出家、是真梵行，披袈裟衣而实沙门。」

尔时乌噜尾螺迦叶身着袈裟成沙门相，又闻佛言：「汝今是真出家、是真梵行。」私自庆喜我心全灭。又复思惟：「往昔大仙尝说斯事：『世稀有佛出兴于世，得无上觉具一切智，是大圣人天上人间悉能利乐。』我于前时夜出观星有大火聚，谓其事火与我同宗，乃是梵王、帝释、四天王等互来听法。今惟此事是大圣人，此非大圣，孰为圣也？」于是迦叶易沙门称，呼佛为世尊也。

佛说众许摩诃帝经卷第九

佛说众许摩诃帝经卷第十

西天译经三藏朝散大夫试鸿胪少卿明教大师臣法贤奉 诏译

尔时乌噜尾螺迦叶有其二弟：一名曩提迦叶；二名誡耶迦叶。是二迦叶各有二百五十学徒，悉在尼连河下流岸侧而住，各于师法勤加修习。是二迦叶一日于尼连河中，忽见乌噜尾螺迦叶祀火之具、护摩杓等，及鹿皮、树皮衣，乃至净瓶、拄杖、革履等物，悉从尼连河中流下，乃惊怪思念：「我兄迦叶得无王难耶？得无贼难耶？乃至水火等难？因是难故退失修行。若不尔者，云何祀火之具种种之物，弃于水中任自流下？审知今日必见差异。」于是二弟思议再三，共行寻兄，原其的实，至兄住处，不见迦叶及弟子辈，唯余所居空寂而已。

时二迦叶倍极凄然，即诣邻人访其所以。邻人报言：「乌噜尾螺舍弃仙道，将诸弟子归于沙门。我等诸人不知其事，请自诣彼询其因由。」时二迦叶闻此说已，互相谓曰：「我亦闻有沙门近来此处，凡诸举止皆异常人。傥或我兄及与弟子，若实然者，极为稀事。今可往彼自观虚实。」二人相将同到佛所，方见其兄乌噜尾螺及与弟子，被袈裟衣成沙门相，悉坐佛前瞻仰听法。时二迦叶目覩斯事因知其然，心惊毛竖，足不能进。

佛见曩提誡耶来寻其兄，又见立于会前足不能进，即遣乌噜尾螺自起迎接。时二迦叶既覩其兄离席迎接，即趋进前来礼足问讯。二迦叶言：「我兄耆年有德久已修行，博学该通世无等者，摩伽陀国王及大臣乃至士庶，皆谓我兄证阿罗汉道，常持种种香花、饮食、上妙衣服及以珍宝而来供养，凡有言说莫不谛信。如何今日忽弃己道便随他教？我本修行依兄指授，乃至弟子咸无异辙，兄今自弃本所修习，我等云何更坚进趣？处大疑网，愿赐开解。」作是说已颺住一面。

时乌噜尾螺迦叶告曩提誡耶等言：「往世无佛由若冥夜，人无慧目不知沈坠，我于是际苦节修行，事火为功每祈圣证；复以此道转教汝曹，余人无能得过我道，便即自谓证阿罗汉。有大沙门曰佛。世尊，身长丈六金色晃耀，相好具足、威德特尊，哀愍我故来近止住。凡所动静天悉遥知；四天大王乃至梵释，咸来听法；又见神足，于刹那顷，往复四洲乃至天上，取酥陀味悉皆示我；又复知我实未证得阿罗汉道。以斯事故我道不如，省悟宜先诚惭后悔，乃与弟子投诚出家。哀愍我故便垂救济，令着法服度为僧伽。先不告汝，吾之过矣。」

时曩提迦叶、誡耶迦叶，根缘已熟便生信向，闻是语已悲喜交至，乃谓兄言：「我本修行因兄教授，兄今弃舍我亦愿随。」又复言曰：「无佛出世，宁闻正法，虽止老耄，亦希出离。」乌噜尾螺告言：「善哉，善哉！今正是时。」曩提迦叶、誡耶迦叶，即前诣佛，头面着地礼双足已，退住一面白言：「世尊！我兄乌噜尾螺先是本师，今者出家已为沙门；我今亦欲出家，愿赐济度。」佛虽默许，还令导彼徒众而告之曰：「汝等弟子悉知己否？」二迦叶言：「未知。」佛言：「汝可令知，还来度汝。」

时二迦叶承佛教勅还归所住，各集弟子告而言曰：「摩拏瞿迦！汝还知否？有大沙门其名曰佛，来近我师迦叶止住，累以神通显现异相，皆令我师一一目覩；又以法力制其所作，我师省悟知法不如，将诸学众投彼出家。我因见

其所弃受用随水流下，乃自访寻委其缘由。及到于彼，已见我师迦叶及五百弟子，悉着袈裟成沙门相，在会而坐听其说法。我见是事初大惊怪不能前进，我师迦叶离席来迎，具说前事。我闻殊胜亦愿出家，载念汝曹回来相报。吾意如此，汝等思之，以信实心各报于我。」彼二迦叶说是语已，时摩拏嚩迦弟子之众白迦叶曰：「我等修学从师所受，师辩胜劣弟子宁知；师尚投彼出家，我等云何执守？如或决定，亦愿相随。」于是曩提迦叶、誑耶迦叶，各领弟子同诣佛所，至佛会已，顶礼佛足，退住一面。

尔时世尊告迦叶言：「汝等来耶？」时二迦叶答言：「已来。」又白佛言：「我等各各将诸弟子同来投佛，于正法中愿得出家，禀奉尸罗修持梵行；愿佛大慈哀愍听许。」佛即摄受度为沙门。佛又报言：「汝等今朝是真出家、是真梵行。」时迦叶等闻是语已，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各各礼佛旋绕毕已，瞻仰而住。

尔时世尊度迦叶等千苾刍已，即离适悦之地，将耆年迦叶等一千苾刍，往誑耶山顶塔处经行。到誑耶已，佛为诸苾刍等现三种事：一者神通；二者说法；三者调伏。于是世尊，入三摩地现神变相，于本座没而于东方虚空之中，现行、住、坐、卧四威仪事；又于身上出五色光，所谓青、黄、赤、白及与红色；又复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上出火、身下出水，乃至南西北方皆现是相。见神变已，于刹那间还复本座。尔时世尊又与说法，谓诸苾刍：「汝于心、意、识等诸法之中，有疑、无疑，有念、无念，可灭、不灭，于斯诸法汝决定行。」又复告曰：「汝等当知！眼识为缘贪于诸色，因色触故内心发生，即有苦乐，或非苦非乐，乃至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诸苾刍！贪火既尔，嗔、痴亦然；由是轮回生、老、病、死忧悲苦恼。诸苾刍！三火炽盛由我为本，欲灭三火当断我本，我本若断三火自息，于是三界轮回一切诸苦自然断绝。」时三迦叶及千苾刍，又蒙世尊现神变相及说正法，得诸漏尽得心解脱，所作已办舍诸重担，正得己利永断轮回，悉皆证得阿罗汉道。

尔时世尊于誑耶山顶，度三迦叶及弟子千人，皆证阿罗汉道已。时民弥娑啰王及辅相大臣乃至士庶，悉知世尊在誑耶山顶，有弟子众数满千人。有一大臣告于王曰：「我闻国人近有言论，彼释族中生一童子，初生之时，有雪山边娑儗啰体河岸，往昔迦毘罗仙住处，有一善相婆罗门相而言曰：『今此童子，相好具足福慧圆满，必为金轮圣王，王四天下，尽大海际悉在统御，正法理世民行十善；复有轮宝、摩尼宝、女宝、主兵宝、主藏宝、象宝、马

宝，如是诸宝自然出现恒常随逐；又有千子色相第一，具大勇猛能破冤敌，四洲畏威悉皆降伏。然或出家，剃除须发着袈裟衣，正心修行，必成无上正等正觉。』具以上事悉白于王，请早图谋勿令后悔，如能杀者保国终吉。」

时民弥娑啰王在正殿上独坐思惟，常念五种之事：一者常愿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出于世间；二者早得往彼瞻礼随喜；三者到已便得闻法；四者如所说法悉能了知；五者为我受戒，受已禀持。方念斯事，忽闻大臣计议之言，伤叹良久报而言曰：「汝实愚人，欲于如来起极恶心，是大愚痴。汝可速去，勿更发言。」时彼大臣闻是语已，知不听从惭惧而退。

尔时民弥娑啰王即顾左右亲位大臣，福相圆满有智慧者，而告之曰：「汝去往彼誡耶山顶世尊之所，代我恭敬而请世尊。如我辞曰：『民弥娑啰王稽首双足恭肃无量，问讯世尊，少病少恼，起居轻利，安乐行否？今请世尊降临宫城微受供养，当使于我及彼人民获大利乐。唯愿世尊及与圣众耆旧大德皆悉降临，当尽此生奉以饮食、汤药、乃至卧具及僧伽梨等，一切供给不使乏少，愿大慈悲无辞劳屈。』」如是说已，顶礼佛足颺听圣旨。佛即默然。时彼使人知佛受请，作礼旋绕辞已而还。

尔时民弥娑啰王闻使回旋，速御前殿受使朝拜。君臣礼毕遽发问言：「世尊来耶？」使人近前而奏王曰：「臣奉王旨诣誡耶山，请佛及众，具以王旨白于世尊。佛已默然，必来降赴。」时王降勅左右大臣，便可严洁宫殿及与城隍，乃至四衢悉令清净，复设种种名香妙花以备迎接。尔时世尊与耆旧迦叶及千阿罗汉，离誡耶山诣于王城，去城不远有杖林塔，佛与大众至塔而住。时民弥娑啰王得闻世尊与诸圣众至杖林塔安住已定，即令所司，严整车驾前后导从，与自眷属及诸群臣，欲出于城诣杖林塔所。出宫未远，王所乘车地忽有坑轮陷不进，王自思念：「我必往昔曾造不善，致于今日有斯事也。」纔起是念，即闻空中有声告曰：「汝于往昔无不善业，但为见在诸牢狱中多有禁系，车轮之陷正为此也。」王闻空言，定知贤圣，既蒙指谕心极感重，即遣使人散诣诸狱，以罪轻重等第赦之。车驾前进至于城门，王之宝冠又忽破坏，复思念言：「我定往昔曾作不善，乃于今日迭有不祥。」王发是意，空中贤圣又复告言：「天子！汝于往昔无不善业，但缘前来所放禁系之人，轻者已放，重者虽活由系别处，冠破之祥乃为此也。」王闻贤圣空中语已，便令使人诸处诏唤，咸到车前悉赦宥之。罪人获免，欢喜踊跃称王之德。时

王部从及诸眷属，所乘之车有一万二千，复有国中婆罗门长者及诸人民，亦有百千车，同出城门诣世尊所。

时王至杖林塔，于近苑内取迦俱那花五朵，自手执持诣于佛所，去佛不远下车徒步，免去伞盖剑仗之类，使令相随。既至佛所，偏袒右肩合掌向佛，三自称言：「我是民弥娑啰王。」佛亦三印：「如是！如是！」王即以五朵花奉上于佛，然后头面着地礼其双足，又以种种言辞而伸赞叹。佛即报言：「请王就坐。」王升座已，其王眷属及婆罗门长者士庶等，次第礼佛欢喜踊跃，各各以偈赞于世尊，赞咏毕已却住一面。

时乌噜尾螺迦叶，先是王及大臣一国士庶所尊重者，今为沙门侍立佛侧，王及人民莫不疑怪，咸起念曰：「耆年迦叶，事火修行勤苦弥久，智慧道德皆出人右，今在众会生我等疑。为是如来奉迦叶教耶？为是迦叶奉如来教耶？」作此念时佛即玄鉴，乃谓迦叶曰：「汝自知时。」迦叶承佛圣旨，不起于座入三摩地，于本座没现于东方，作行、住、坐、卧四威仪相，又复身放光明而有五色，所谓：青、黄、赤、白、红，其色间杂由如玻[王*梨]；又复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上出火、身下出水，南方西方乃至北方皆亦如是。现神变已，忽然之间还来众会，合掌向佛，说伽陀曰：

「我本修行，	奉事于火，
弥历年岁，	疑设勤劳。
心常自谓，	已证罗汉，
执着我相，	不能解脱。
佛大慈悲，	而来济度，
制火不然，	又令不灭。
初谓同我，	亦事于火，
言无所求，	事火何用。
天上人间，	无所爱恋，
我设法会，	为求利养，
欲来不来，	皆知我意。
又于四洲，	及彼天界，
取果及饭，	悉与我食。
我执事火，	迷于正行，
犹若盲者，	复如死人，
无有见知，	定趣坠堕。

摩诃牟尼， 犹如大龙，
布精进云， 洒甘露雨，
利益一切， 有情无情。
我欲出离， 求作沙门，
蒙佛大悲， 说清净法，
于最上句， 使令知觉。
我今实证， 阿罗汉果，
佛为我师， 我是弟子，
诸人当知， 勿生疑念，
此诚实言， 宜应谛信。」

尔时迦叶说伽陀已，顶礼佛足还复本座。时会大众王及人民，实知迦叶是佛弟子。佛知众会疑心已息，乃谓王曰：「我今为汝演说法要，汝当谛听，善思念之。」王及众会受教而听。佛言：「大王！汝今当知，如王身色有生有灭，当审观察生灭二相令实了知；复观受、想、行、识亦同于色。善男子！若能于此如实了知是生灭已，当复观察是非生灭；若能了知色非生灭，即知受、想、行、识亦非生灭。善男子！色、受、想、行、识本非生灭，无去无来，若能如实了知本非生灭，无去无来，亦复不住非生非灭，无去无来。大王！若于此法如实知己，即得无数阿僧祇寂灭之法。」时彼会众一切婆罗门、长者、士庶中，有生疑念者：「世尊今说色、受、想、行、识本无者，云何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布捺譏罗相、摩拏嚩迦相、主宰承事等相？若此我、人、众生、寿者等相亦实无者，云何知彼众生所作善不善业二种因果，舍此蕴已复趣他蕴？」

尔时世尊知彼众中起心念已，即谓迦叶等曰：「诸苾刍！所有我、人、众生、寿者等见，乃是凡夫愚人，若有是见当感其苦，若知苦生当求苦灭。诸苾刍！种种有为因果之法，乃从种寂而转生故，我自知己，欲令众生于生灭法亦同我知。诸苾刍！佛眼清净过于天等，所有众生好相、恶相，及生贵、贱、善愿、恶愿，随众生业我今一一如实了知，众生身业具如是事，口业具如是事，意业具如是事。畧说众生邪见起于邪业，或于佛法而生毁谤，由斯业故命终之后，堕于恶趣备受众苦。诸苾刍！若有众生于其身口作诸善业，具正见、正行、正业，而于佛法常欣赞誉，由斯善故命终之后生善逝天。诸苾刍！我有如是知见，非不能知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布捺譏罗相、摩拏嚩迦相乃至主宰承事等相，或诸所作善恶因果，舍此蕴已复趣他蕴，如是等事亦无所有。我先已说，种种有为因果之法，从因发生从因得

灭，所谓：因于无明，缘生于行，行缘生识，识缘生名色，名色缘生六入，六入缘生触，触缘生受，受缘生爱，爱缘生取，取缘生有，有缘生生，生缘生老死忧悲苦恼，以是因缘得一大苦蕴生。诸苾刍！若灭其因一切皆灭，所谓：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识灭，识灭则名色灭，名色灭则六入灭，六入灭则触灭，触灭则受灭，受灭则爱灭，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死忧悲苦恼灭，如是则一大苦蕴灭。诸苾刍！集因灭故苦自然灭，若苦止息得涅槃乐；又复我相永断正灭非转，了苦非有灭云何灭，是得止息是得清凉，离一切句是则涅槃。」

佛说众许摩诃帝经卷第十

佛说众许摩诃帝经卷第十一

西天译经三藏朝散大夫试鸿胪少卿明教大师臣法贤奉 诏译

尔时世尊复谓民弥娑啰王曰：「汝观色是常非常耶？」王曰：「非常。」佛言：「是苦非苦耶？」对曰：「是苦。」世尊又言：「受、想、行、识是常非常耶？」对曰：「非常。」又曰：「是苦非苦耶？」对曰：「是苦。」佛言：「色、受、想、行、识悉是非常，是苦，是颠倒法，一切无我。」佛又告言：「大王！当以正智正慧观其真实，彼色、受、想、行、识有过去、现在、未来耶？有内外、麤细、贵贱、远近耶？」对曰：「色、受、想、行、识非过去、现在、未来。亦非内外、麤细、贵贱、远近等。」佛言：「善哉，大王！若能于此五蕴如实了知，是非常、苦、空、无我之法，复以正智观其真实，知非过去、现在及以未来，乃至内外、麤细、贵贱、远近等，又能不着不舍者，斯真解脱。大王！得斯解脱者，是智解脱，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我生已尽，永不复趣轮回之道。」

尔时世尊说是法时，民弥娑啰王及八万天人，远离尘垢得法眼净，及有婆罗门、长者、士庶等百千人众，亦离尘垢得法眼净。于是民弥娑啰王得法知见已，于法坚固断其贪爱，除去疑惑正信不退，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白言：「世尊！我心柔顺，归依佛、法及以僧伽，持近事戒永不杀生。今请世尊常住我国，愿尽形寿奉上衣服、饮食、卧具、汤药常无乏少，乃至圣众尽生供养。」佛即默然。时王见佛默然受请，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即以头面礼佛双足，旋绕毕已辞别而退。

尔时诸苾刍众，见民弥娑啰王蒙佛世尊为说妙法，不起于座，远尘离垢得法眼净，心皆生疑：「此王云何遇佛世尊，便得闻法，证法眼净除去尘垢？」作是念已，佛即玄知，告而言曰：「诸苾刍！此民弥娑啰王乃于过去作大善业，所作决定果报无差，今为人王具大福德，乃宿世因感果如是。诸苾刍！地、水、火、风外界熟时，蕴、界、六根一切好丑，随其所作善恶之业，悉皆获得果报不虚。」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众生之所作， 善恶经百劫；
 因业不可坏， 果报终自得。

「诸苾刍！过去世时有佛出世，名阿啰曩毘，十号具足为人天师。时佛世尊为诸众生说种种法，化利毕已即入涅槃。彼诸弟子收其舍利，择清净地建立妙塔，复以种种香花而恒供养。过是已后久历年岁，有转轮王出于世间，名羯里计，时有兵众十八俱胝，常领是众飞空巡幸，复有七宝常为先导。后于一日经过塔上，有虚空神捉其轮宝住空不进。时羯里计王思惟是事：『我方行轮宝自住，恐是福尽感应斯现。』彼虚空神乃告之曰：『大王！汝非福尽，下有阿罗曩毘佛舍利塔，端指轮宝不得直进。』时羯里计王与十八俱胝飞空兵众，同时降下诣于塔所，王及眷属各以妙衣共拭佛塔，得清净已，散诸妙花及焚宝香，又作种种音乐而为供养，以头面礼发其誓愿：『以我今日师事于佛所设供养种种功德，果报不虚当来获得。』

「诸苾刍！于意云何？彼羯里计转轮圣王并诸眷属者，即民弥娑啰王及眷属等是。诸苾刍！以彼供养阿罗曩毘正觉之塔种种功德，当感无数百千俱胝劫受天上人间最上快乐，以本愿力今值于我复作供养，所获功德乃与阿罗曩毘正等正觉平等无异。诸苾刍！一切众生作黑业者黑业相续，作白业者白业不断，或作杂业亦复如是。诸苾刍！所获果报悉从因业，汝等当知，广为人说。」

尔时会中诸苾刍众，以民弥娑啰王见佛闻法远尘离垢，又闻说彼往昔之事，乃于乌噜尾螺而起疑心：「云何世尊为现神通，种种教化方得回心，彼曩提誡耶随言受化，佛大慈悲具一切智，必能断除我等疑惑。」作是念已，将欲发问。佛即告言：「修因感果定不虚尔。诸苾刍！过去劫中人寿二万岁时，有佛出世，名曰迦叶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彼佛亦在波罗奈国鹿野苑中作大佛事，化利毕已即入涅槃。时世有王名羯里计，常于彼佛恭敬供养。佛既入灭，王

以种种香木荼毘世尊，复以乳汁洒灭余火，即收舍利贮四宝瓶，又选胜地起大宝塔。其塔高耸量一由旬，王及人民常作供养。时彼国中有一长者，家中巨富等毘沙门天，眷属众多自在快乐，先与别族长者而为朋友，常于佛塔广兴供养。后娶其门以为姻戚，岁月绵久乃生三子。于后长者年耄有疾，服药不差渐渐羸困，乃趣无常，三子以礼葬于尸林。是时三子思忆训诲旦暮啼泣，又念家富共议追福。长兄慳恇先未知善，忽闻欲施初即迟疑，以孝存心寻便允可。长兄言曰：『布施之外分充受用。』二弟应诺，即持金银种种财物，诣于塔所作最上供养。如是施已同发誓言：『愿以善根所生果报，于当来世以今正等正觉迦叶之称为其姓氏，佛出世间亦得值遇，闻法信解证于菩提。』发誓愿已，礼拜旋绕欢喜而归。是故迦叶今得此姓，值遇于我而为沙门，复闻正法证无学果。诸苾刍！乌噜尾螺初难化者，以彼宿世欲檀施时心有迟疑，是故我现种种神变方得省悟；曩提譏耶而易化者，亦由往昔檀施之时，心本清净始终无异。诸苾刍！是故乌噜尾螺及曩提譏耶，复为兄弟得迦叶姓，又值于我闻法证道，此往昔事汝等谛信。」

尔时世尊说是迦叶往昔事已，离杖林塔，于王舍城不远就一树下，与千苾刍众围绕而住。时民弥娑啰王以佛近住，欲立精舍安佛及僧而久住止。民弥娑啰王为太子时，常出城外而为游戏，去城至近有一园苑，林树蓊鬱泉池清净，虽复四序花竹恒茂；太子爱乐而欲求买，园主长者自恃耆耄兼亦家富，太子逼取终不允从，出言悖慢闻于太子：「我宁离此国，不舍此园。」太子闻已谓左右曰：「今此耆耄言甚不逊，我若绍位无得忘也。」于后父王摩贺钵纳摩崩已，即灌顶传宝号。民弥娑啰王既绍其位，乃忆前事，下令所司发使夺取。时彼长者速得心病，便趣无常。命终之后，以其愤怨积聚毒恶，乃于园内生蛇趣中，含毒伺隙欲酬前恨。

后于一日王因春节，将诸嫔嫱游幸彼园，尽极欢娱以肆其意。王方疲困寢息园中，时彼毒蛇谓其得便，疾出窟穴欲来蠹王。时诸嫔嫱散行游冶；王有亲近内侍一人，执剑侍卫防其不虞，时有飞禽名迦兰那迦，饮啄翱翔常在园内，忽见蛇出相呼鸣噪，执剑内侍见蛇出已即断其命。禽众极噪，王亦惊寤，问执剑者：「缘何喧扰？」执剑者曰：「适有毒蛇欲来蠹王，迦兰那迦相呼惊噪，我既目见，已断蛇命。」王闻是语心惊毛竖，令诏太子及诸大臣共议斯事：「古刹帝力灌顶大王，或于身命欲致危害，有能忠力济其难者，当何赏赐？」大臣对曰：「能于身命脱其难者，可分半国以赏其功。」王乃允从，分其半国与迦兰那迦用赏其功。大臣对曰：「彼迦兰那迦飞禽之类，与国领土当何所用？」王谓大臣：「此事如何？」大臣对曰：「可就窠巢多

植竹木使其遂性，勿令伤害。如斯可矣，余不能为。」王闻曰：「善！」遂从其奏，乃于园外别择一处，广种竹树安迦兰那迦，令人守之不得伤害。

王有亲舅，本事仙道，常求净处进其修习，王以迦兰那迦竹林无诸杂秽权令安处。及见世尊将诸苾刍近城树下露地宴息，思欲舍彼造立精舍。王乃严驾自诣佛所，礼双足已却住一面。

尔时世尊为王说法，以种种方便化令欢喜，复劝精进，当求最上寂静快乐。时王闻法欢喜顶受，即起于座偏袒右肩，合掌顶礼白言：「世尊！我今请佛及诸圣众，于我宫内来晨受食，唯愿慈悲哀愍听许。」佛即默然。尔时大王见佛默然，知己受请，欢喜踊跃礼拜而归。乃下所司，即于是夜疾速备办种种饮食及与香花，皆令倍常美妙清净，复勅宫城内外乃至四衢道巷之中悉使严洁。纔至明旦，即遣使人白于世尊：「饭食已办，请佛降临。」于是世尊与千阿罗汉着衣持钵，前后围绕行诣王宫。王于门首执炉焚香待世尊至，佛既到已迎入就座，诸圣众等亦各就坐，王与眷属瞻礼毕已奉上饮食，焚香散花欢喜供养。佛与圣众食毕澡手，王及眷属乐欲听法，佛为说法，各各谛听欢喜信受。王复离座合掌白佛：「我今欲以迦兰那迦竹林作佛精舍，愿佛纳受。」世尊默然。王知佛许，即取金瓶灌于佛手。奉施毕已，愿佛随意，即为世尊广作严饰，佛与圣众随意而住。迦兰那迦竹林精舍因兹所立。

尔时世尊后于一时为利乐故，与诸圣众离迦兰那迦竹林精舍，往寒林中经行宴坐。时王舍城有一长者，请佛及众来晨供养，乃于是夜与诸眷属及僮仆侍人，共办饮食香花等事。时给孤长者因有事故，到王舍城经过彼家，遇夜止宿，见其长者家中老幼皆不寢寐，办造饮食珍馐之类。怪而问曰：「长者之家老幼不寐办造饮食，当何所用？为请王耶？为请大臣？莫为姻亲而有聚会？」长者报言：「我不请王及大臣等，亦无姻亲聚会之事。今为有佛出于世间，将一千圣众游化此国，王及眷属大臣士庶，悉皆归向次第供养。我为彼佛及与圣众来晨设斋，是不寢寐。」给孤长者闻此语已，叹异非常，又复问言：「云何名佛？」对曰：「彼释族中有王净饭，生一童子，号悉达多，具轮王相，弃舍出家苦行修习，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斯即佛也。」又复问言：「云何圣众？」对曰：「有刹利族或婆罗门族，乃至毘舍输陀，如是之族善男子辈投佛出家，剃除须发被袈裟衣，正信修行闻法悟解，悉皆证得阿罗汉道。此是随佛一千圣众，我所供养正为此也。」给孤长者闻是说已，身毛皆竖欢喜踊跃，又复问言：「如我云何得见彼佛及与圣众？」对曰：「明旦咸来我舍受食。」

给孤长者虽闻是语，有若心狂，不待天晓欲往佛所。时方半夜值月明朗，即便出门行诣寒林，未至中途月忽云蔽，又至一门不敢前进，给孤长者以天阴黑，便生怕怖伫立思量：「得无非人之类而来恼我耶？」心欲退还足不前进。时有天人发声告曰：「长者但去勿得退心，唯有吉祥定无恼乱。于意云何？譬如百车百马种种装严，可令众生见者爱乐，以斯布施，不如向佛前进一步，十六分之一分功德。」

又复告言：「长者但去勿得退心，唯有吉祥无恼乱事。于意云何？譬如一百金象众宝装严，以斯布施，不如向佛前进一步，十六分之一分功德。长者！乃至百童女以真珠、璎珞众宝严身，以斯布施，亦复不及向佛一步，十六分之一分功德。」时彼天人即发身光照耀途路，自彼门所直至寒林，如月盛明等无有异。给孤长者乃问天曰：「是何圣贤能作斯事？」天人告曰：「我昔曾为舍利子母，名捺誑啰也。命终之后生四天王界，今名摩度娑健驮摩拏嚩迦，见守此门。愿勿疑虑，长者可去必获吉祥。」给孤长者闻是语已赞言：「善哉！稀有斯事，我今定去见佛无疑。」给孤长者又复思惟：「若无正觉出于世间，无由得闻最上妙法。」于是长者得其光明无所障碍，直至寒林世尊住处。

尔时世尊在寒林外经行，时长者见佛威德相好异于常人，即便合掌而发问言：「是世尊否？」佛答言：「是。」长者身心欢喜无量。

又复问言：「世有何人而得安睡？」佛说伽陀而答之曰：

「若人心寂静， 一切得安睡；
若人系染欲， 热恼心不止。
染欲热恼除， 解脱无所系；
心意调伏已， 得息得安睡。」

尔时世尊说伽陀已，与给孤长者同入林中。佛还本座，长者即前礼佛双足，于一面坐乐欲听法，佛乃劝发令心欢喜。尔时世尊告长者言：「布施、持戒得生天上，虽五欲自在非为究竟；欲免轮回当断烦恼，于善恶法广为分别。」是时长者得闻是法，以宿善力深心思惟，盖障即除心喜无量。佛知是已，即为广说苦、集、灭、道四圣谛法。是时长者不起于座证四谛理，如洁白衣易染其色，随彼所染皆成上妙。长者得法知见永断疑惑，于佛、法、僧深信坚固，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合掌顶礼，白言：「世尊！我今归依佛、法及苾刍众，持近事戒永不杀生。」

尔时世尊问长者言：「汝何名字？」长者对曰：「我于国中少有资产，或是贫匮孤独之人来丐求者，我施饮食及彼资具，国人名我为给孤独。」「汝国何名？」对曰：「舍卫。愿佛及众来降我国，当以衣服、饮食、卧具、汤药一切受用，毕生奉施。」佛言：「长者！我与苾刍数踰千人，彼无精舍何以安住？」长者对曰：「佛若降临速当建立，唯愿大慈不违我请。」佛即默然。给孤长者见佛默然，知己受请，欢喜踊跃，头面礼足旋遶而退。于是长者入王舍城，营构事毕将欲还家，再诣寒林，请佛及众勿虑精舍，愿早垂降。言已还家。

自此日后一切皆停，于舍卫城周遍内外，求觅殊胜清静之地，欲建精舍安佛及僧。「唯有祇陀童子园苑最胜。何以故？此童子园，其地宽广无诸秽恶，竹树蓊鬱泉池清静，寒风暑气俱不能侵，又无蚊虻含毒之虫，唯有吉祥飞走之类；又复王城不远不近，非求法人不能到此，若建精舍斯为最胜。」思念已竟，即诣园主祇陀童子，而告之曰：「童子勿怪，我有胜事欲以上闻。童子可容，方敢陈说。」童子告言：「有事可说。」长者起立谓童子言：「欲买兹园，当为世尊及千圣众造立精舍而请安住。尊若容允，价即禀言。」祇陀童子告长者曰：「一切可得，唯园勿言。」长者又曰：「我闻佛言：『一切无常无有主者，以不坚法宜易坚牢。』」童子报言：「非我所知，勿复更说。」长者又曰：「佛者难值，园即易求，今或迟疑后施无及。」祇陀童子虽闻此说心未能舍，乃以要言阨彼长者：「君能以金布满其地，我即与汝，任自所为。」长者审知恐未诚信，报而言曰：「童子若尔，可闻市官，当使两情执无反复。」童子俛仰共闻市官。

时四天王遥知斯事：「佛今出世，舍卫城中给孤长者，买祇陀园造立精舍，两人商议取正市官；我今变身与成其事。」天王变身作市官已，来于市肆，颺望给孤与童子至。二人至已，给孤先言：「我买彼园欲造精舍，令以黄金布遍其地，若能尔者即可相与，今来取正。此价云何？」市官言曰：「二人之心得可否未？」对言：「已定。」市官言曰：「善哉，善哉！童子收金，长者得园。」童子默然更无违悔。

长者即日，速以车、乘、象、马之类，乃至僮仆，般运黄金处处布讫，唯前面少许而未周足。长者筹虑：「取何藏金可遍此地？」如是之际，童子告言：「汝已回意便可收金。」长者报言：「我意不回，思何藏金可遍此地，以斯事故筹虑少时。」童子思惟：「奇哉！长者能舍如是大财，为佛及僧造立精舍。」又复思惟：「我曾闻说：『若非正觉出于世间，一切众生不闻正

法。』斯可助施，理必相容。」即谓长者：「勿更取金，欲回此地我施作门，美可共成功亦圆满。」长者报言：「我非无金，童子尔者诚为甚善。」

布金纔毕方欲命工，外道悉知速来惑乱，谓长者曰：「瞿昙沙门今在摩竭陀国王舍城居，此舍卫城地贵名高，非彼所住，勿立精舍、勿得迎请。」长者即怒报外道曰：「此舍卫城非汝所有，何关汝事？」外道闻已知不从心，复诣于王，王亦不允，诸外道辈面惭无色心极烦恼。复诣长者而告言曰：「我先所说不为园苑，但以彼众非我同修。长者今日若是坚执，斯有所报请不相违。我闻瞿昙有大弟子，先已到此，可与论义即辩胜劣；如彼得胜精舍可为，若其不胜何用迎请。我此所说，君见如何？」长者告言：「此说甚善。若定胜劣，足得相依，清浊要分、真伪斯辩。」

佛说众许摩诃帝经卷第十一

佛说众许摩诃帝经卷第十二

西天译经三藏朝散大夫试鸿胪少卿明教大师臣法贤奉 诏译

尔时世尊在于寒林，受给孤长者请，预知舍卫国中有诸外道，各各苦行又复聪明，虽勤修习不得解脱，根缘已熟受化是时。世尊又观谁可往彼？唯舍利弗乃有宿因，此若先行必有大利。于是世尊唤舍利弗，令先往彼舍卫大城，助给孤独建立精舍。尊者受命往舍卫城，诣长者所，事皆参议。给孤长者承外道意来白尊者：「彼欲论义，于理如何？」又云：「此国之人素未知佛，于法胜劣宜其宣扬。」舍利弗曰：「善哉，善哉！斯言诚谛。」尊者于是入定观察，诸外道辈及舍卫国人，根缘成熟有几时分？见彼人众唯余七日。尊者出定告长者曰：「请语外道，过七日已可来论义。」长者具告。外道思惟：「立七日限斯有二事：一者知己非胜，设计私逃；二者或求本朋来共商擢。」如是思已，「我今云何不求朋侣？」由是诸处亲自访寻，乃得一人，名赤眼婆罗门，而告之曰：「彼瞿昙沙门有大弟子索我论义，汝婆罗门应宜相助。何以故？若自得胜利养犹存，彼或胜时我等何往？」彼即问言：「何时论义？」报曰：「后当七日。」「至时相报，必来助汝。」然婆罗门忧其堕负心甚烦恼，发信诸处求告朋党。

七日满已，给孤长者就宽静处权立论场，即为舍利弗尊者排师子座，为彼外道对排高座。列座既毕远近咸集，若公、若私迨及少长，有百千人集彼论处，亦有别国外道、婆罗门亦来会所。给孤长者手执香炉焚以妙香，与眷属等同为拥从，迎舍利弗上师子座；尊者坐定，一切瞻仰，覩其威容悉皆赞叹。时彼外道与众相随，亦升高座。安坐已定，尊者告言：「汝欲何作？」外道言：「我现神通，我既现已汝当亦现。」尊者报言：「我所作者，天上人间所不能作，云何汝言能同我作？」尊者又言：「赤眼婆罗门！汝所作者我悉能破。」

赤眼婆罗门化作花树，如实芳葩艳冶动众；尊者神力出微少风，其花根苗吹散异处。又化一池水满澄湛，莲花遍发人赞异常；尊者化出大象肤体端正，入池蹂践须臾狼藉。外道又化一龙而有七首，张鳞努目奋恶擎空；尊者化金翅王，从空飞下坐于龙首，龙自降伏。时彼外道乃于最后化罗刹身立在众前，丑恶异常人见恐怖；尊者持呪神力缚之，罗刹苦恼翻生瞋怒，外道惊怖身毛皆立，恐恶自伤发言求救，告尊者言：「我今归依，愿赐救护。」尊者解呪，罗刹怒息。时赤眼婆罗门得脱罗刹怖畏之难，又复觉知本所修习非是正行，告舍利弗曰：「愿于尊者正法出家而为沙门，尊者大慈哀愍听许。」舍利弗即与摄受度为沙门；后修梵行断尽烦恼，虽居三界而离贪毒，其心平等由如虚空，观金如土而无别异，于后修习得三明六通，证阿罗汉果，乃得帝释诸天而来供养。

时大众惊怪目注心凝，异口同声赞舍利弗：「是论义师无人能敌，犹如牛王处于众群。」一切瞻仰无有厌足。时舍利弗知众心意及其种性，即为广说苦、集、灭、道四圣谛法。是时大众有发三归心者，有发声闻菩提心者，有发辟支菩提心者，有发无上菩提心者；亦有出家证得须陀洹果，有证斯陀含果，有证阿那含果，有证阿罗汉果。

论义毕已会众皆散，诸外道中有执性者，以其论义不胜辱于屈伏，潜共计议欲谋不轨：「可投长者请作工人，或得便时杀彼尊者。」设计已定，白长者言：「汝已断我一切利养，今者无所归趣，却愿相愍收作工人，或察卑心且住乡士，或不从允各去他邦。」哀告再三，傍不忍听。长者于是具述彼意白舍利弗：「仁可思察于理如何？」舍利弗即入三昧，观彼根缘证道非遥，遽云：「何患？」长者即退，录其姓名，遣作工夫例与其直。

时舍利弗化出一人，于工夫中便为首领。尊者于后观知根熟，来彼役所，就一树下安详而坐。时彼外道初为得便，各各心喜欲来亲近；而彼首领执杖驱策不得前进。役既疲苦乃发声言：「圣大尊者！救我！救我！」舍利弗曰：「汝等疲劳，可自歇息。」诸外道：「此大尊者我发杀心欲谋其命，今亦知我而令止息，实自惭惧无以再言。」时舍利弗察其追悔，又知根性成熟时分，乃呼近前便与说法，即为演说苦、集、灭、道四圣谛法。外道闻已，所有身见如二十山峰，以金刚智悉破无余，应时获得须陀洹果。复言：「尊者！欲于正法出家为僧。」舍利弗摄受度为沙门，渐渐进修精持梵行，见于轮回趣其究竟，断尽烦恼证阿罗汉果，其心平等犹如虚空，观彼金土两物不异，弃舍世利得大清凉，当受帝释诸天一切供养。

尔时舍利弗化外道已，即与给孤长者共持一绳，各执其头，量度精舍都大界至。界至已定，给孤长者所感果报，于兜率天现金宫殿；给孤长者不达圣意，谓舍利弗曰：「今此精舍不独只为诸阿罗汉，我为如来。应。正等觉。」舍利弗曰：「我本所作正为如来，及阿罗汉。」又谓长者曰：「汝此封地，天报已现。」即借天眼，令其自见。长者见已惊喜无量，于是复发上上品心。舍利弗又自持绳一头，令长者还执一头，于中分擘十六殿堂、六十小堂，佛僧住处各各已定，彼金宫殿变宝庄严。尊者借通，复令观见。长者欢喜乃自叹曰：「我此所作，当感如是福德之利。」

长者自见当来福报重重有异，复更于事转倍精勤，擘殿堂已，及备其中一切受用。精舍事毕，复白尊者：「世尊行住，其量云何？」尊者报言：「用轮王仪。」于是长者，自舍卫国至王舍城，每十俱噜舍各造一宫，以备如来止宿之地，及置库藏牧贮一切所受用物；复令主者而恒守护，以白檀水日日洒净，伺候如来令其香洁。处处如是，皆使严备。

办事毕已，即发一人诣王舍城请佛及众，谓所去人：「汝到于彼，代我词曰：『给孤长者稽首双足白于世尊，少病少恼，起居轻利，安乐行否？所立精舍今已严备，愿佛及众愍念降临，当尽此生奉上僧伽梨、饮食、汤药并卧具，种种受用不使乏少，佛正遍知，愿鉴虔切。』」去人领意到于佛所，以长者言具白世尊，复倍虔心而伸告请。传意已毕，五体着地礼佛双足，旋绕三匝颺住佛前。佛利乐故默然许之。去人知佛决定赴请，速还舍卫见于长者，而白言云：「世尊默然，必来降赴。」长者欢喜，于是陈列伞盖、幢幡、名香、妙花处处迎接。

尔时世尊告诸大众：「阿罗汉等可共往赴给孤之请。」佛领大众前后围绕，离王舍城诣舍卫国，瞻顾左右告罗汉等：「我此眷属是调伏、是离欲、是善解脱、是阿罗汉、是佛眷属，譬如牛王处于众群，亦如象王众象围绕，师子王师子围绕，鹅王鹅众围绕，金翅王金翅围绕；又如众学随师，众病求医，众兵辅将，众商依主；又如转轮圣王千子围绕，持国天王乐神围绕，增长天王鸠盘荼鬼围绕，广目天王龙众围绕，多闻天王夜叉围绕，日天千光围绕，月天星宿围绕，帝释天众围绕，梵王梵众围绕；乃至复如悉帝弥鱼处于海中，亦如海神摄聚众水；如来之身，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具足圆满，光明庄严，如千日光照耀一切，行步巍巍犹如宝山，具足大悲、十力、四无畏等一切诸法。」

尔时世尊成就如是殊胜威德、解脱眷属，次第行化至舍卫国。时给孤长者与其眷属，将诸侍人，各各执持幢幡、宝盖及妙香花，出舍卫城远迎世尊及大圣众。复有国中长者、士庶、若男若女，百千人众亦来迎接；又有无数诸天，在虚空中随喜赞叹。尔时世尊入城门时，即以右足蹈其门阃，于是大地六种震动，放大光明照耀世间，天鼓自鸣雨众天花，所谓优钵罗花、钵捺摩花、俱母那花、奔拏里迦花、乃至曼陀罗劫树等花，又降沈檀及多摩罗等众妙香料，又复舍中种种音乐不鼓自鸣；盲者得视，聋者闻声，哑者能言，不完具者皆得完具，迷醉者得醒，食毒者自安，相憎者和解，禁缚者解脱，怀妊者得生，乃至贫者得丰资财。世尊入城之时，乃有如是百千吉祥瑞应利益之事。

至长者宅，佛与大众次第而坐。长者所有若亲若疏一切眷属，皆来焚香散花礼拜供养。种种毕已，给孤长者执炉焚香，引佛世尊入于精舍。佛升宝座，诸阿罗汉亦皆就坐。时给孤长者即取金瓶，欲灌世尊网鞅之手，泻水不出。长者思惟：「我莫昔有不善业耶？乃于今日致有斯事。」佛告长者：「无不善业，但为此地汝于过去正等正觉已曾舍施修为精舍，勿作住心今为能施，若离此者水必流出。」长者对曰：「如佛所说。」作是语已，瓶水出声具五功德。灌佛手已，愿佛随意。又复白言：「请为立名。」时祇陀童子亦在佛会，作是念曰：「佛若知者先说我名。」佛应所思，立精舍名号祇树给孤独园。祇陀童子得闻是已，乃于如来转倍发心欢喜爱乐，更以四宝装严其门。祇树给孤精舍之名，因此所立。

尔时舍卫国主胜军大王，闻佛游化来入其国，受给孤长者请住于精舍，欢喜踊跃，诣于佛所，以种种语赞叹世尊，礼拜旋绕却坐一面，作是言曰：「我

闻瞿昙沙门知自心相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瞿昙沙门依法喜论说，彼所有心亦得名邪亦得名正，亦可作善亦可作恶，而此心相无有去来，不可知不可说，是甚深法。云何可知？」佛言：「王所说者乃是真实，而彼心者亦得名邪亦得名正，亦可作善亦可作恶，而此心相无有去来，不可知不可说，是甚深法。我知是心，证得无上正等正觉。」

王言：「瞿昙沙门！云何乃作如是之说？彼有耆旧迦叶、摩蹉梨娑舍离子、散惹曳尾啰致子、阿[口*尔]多计舍剑末罗、迦俱那迦旦也(二合)、野曩祢讖啰陀倪也(二合)帝子，彼等亦知心相，尚不证无上正等正觉；云何沙门少年始新出家，言证无上正等正觉？」佛言：「大王！勿作是说，世有四事不得轻慢。何者为四？一者王子不得轻慢；二者龙小不得轻慢；三者火小不得轻慢；四者僧小不得轻慢。何以故？而彼王子生刹利种，具足王相有大福德，于后成长必绍尊位，愚人无智谓小可慢，彼处宝位获罪无悔。又复龙者，禀性毒恶变现不恒，或隐大身作小形质，愚人不识轻慢触恼，须臾恚怒翻被伤害。又复火者能烧一切，或见微少不得轻慢，人若轻者后必蔓延，聚落山林皆悉烧坏。又复僧者清净自守，虽是年少不得轻慢，见道证果非止老幼，亦复不择久近贵贱，世人无慧不辩凡圣，遇阿罗汉辄起毁辱，所获罪报如断多罗树头不得再生，虽勤忏悔亦不除灭。」时胜军王得闻如来说是四法，深心信受追悔言过，即以头面礼佛双足，忏悔旋绕，欢喜而退。

尔时世尊于舍卫国化利毕已，思欲往彼迦毘罗城。时胜军王承佛化导心坚归向，遂发使奉书上净饭王：「汝皇太子悉达多，证得无上甘露法味，于世出世间咸蒙济度。」净饭王闻已遽即思虑：「虽喜我子已成正觉，今若遣使定化出家。」以手稽颡再三详审。时有大臣名乌那曳曩，见王如是而发问言：「大王！云何稽颡不乐？」王即报言：「我非不乐，有所思事。胜军大王有书报我，悉达太子已成正觉，在舍卫国给孤精舍，有千弟子皆阿罗汉。我昔为彼苦行去时，发人寻求至今不回，今若遣使定是不复，云何可知有如此事？彼悉达多聪明智慧咸悉过人，凡所言说谁不谛信，我以此事而思虑之。」乌那曳曩即白王言：「臣今请行，愿勿为虑。」王曰：「唯汝一人我常在念，若能尔者诚为大善。」王即亲手而修书曰：「汝一切义成是我亲子，既厌烦恼弃国出家，为求无上正等正觉。已闻成道教化众生，思念之心日时相续。今他人得乐唯我苦恼，譬如大树因地而生，既有根苗终望果实。汝心已遂，宜忆往愿昔者所言：『若不证无上菩提寂静之道，誓不再入迦毘罗城。』」大行已成，宜应愍我及眷属等。」

乌那曳曩从王受书，速至舍卫行诣精舍。既至佛所，白言：「世尊！父王净饭致书于佛。」言讫捧上。佛乃亲受开封披读，须臾默然。时乌那曳曩又白佛言：「今请世尊，去迦毘罗城。」佛言：「我去。」乌那曳曩即五体投地方伸礼敬，礼已再礼以至于极，又白佛言：「世尊若去，斯亦无言，或不去者，必坚请去。」尔时世尊为乌那曳曩说伽陀曰：

「佛眼净能见， 无所著之者；
见无边不往， 汝何能将往？
佛眼见无边， 不着贪爱者；
精进力无往， 汝何能将往？
若人心不乱， 彼亦无降伏；
无边智无步， 汝何能坚往？
若人有得无降伏， 彼亦无有不降伏；
如佛进力步无边， 汝以何步能坚往？」

时乌那曳曩白世尊言：「我欲持此所说偈颂闻净饭王。」佛告乌那曳曩：「我意不尔。」又曰：「若不尔者，其意云何？」佛言：「欲汝出家。」又曰：「我本来时与王有约，若是见佛定须回还。」佛言：「汝勿违约，要去可去，但剃发染衣斯亦无碍。」乌那曳曩言：「世尊为菩萨时尚依父母、师长之所教授，我今何敢不依教也？今求出家，愿佛济度。」佛即应时度为沙门。佛便告言：「乌那曳曩！汝今可往，若到本国至宫城门不得便入，但立门外请报于王，或问何名称释迦苾刍，王或呼召乃可前进。又若问言：『汝实是释迦苾刍否？』即答：『是实。』若问：『一切义成亦如是像耶？』答言：『亦尔。』又问：『一切义成来否？』言：『来。』『当在何时？』便言：『后当七日。』言讫便出；若留者亦不得住。王曰：『一切义成若来，住宫内否？』答言：『不住。』王曰：『乐住何处？』答曰：『林野或住精舍。』若问：『何名精舍？』便可如祇树给孤精舍具以闻奏。」佛教示已，乌那曳曩欲行。佛又告言：「王者一言便成富贵，天起心念一切皆得，一切圣人亦复如是。」

佛借神力，乌那曳曩于刹那顷到迦毘罗城，如佛所教心住正念，到宫城门住立不进。谓阍吏曰：「汝可奏闻，有释迦苾刍诣门不进。」王令：「呼入。」时乌那曳曩蒙召即入。净饭纔见，怪而问曰：「乌那曳曩汝出家耶？」答言：「出家。」王言：「汝当去时何言奏我？」答曰：「奉命即尔，本不出家，世尊威神方便开化，佛世难值正法难闻，皇子尚舍至尊，小

臣何可固执？」王言似责心实不瞋，又以仪相非常，不以旧臣见待，即命上殿执手慰劳，乃令近臣敷座盥净，奉上汤药及果实等。乌那曳曩威仪非凡举止有则，言必详审情极和畅，王以初覩乌那曳曩剃发易袈，言论久之全忘问佛。及至于此而复问言：「我子一切义成，善相威仪亦如此耶？」答言：

「以我喻佛，由将芥子等须弥山，又如牛迹比于大海，乃至窻牖之明同彼日光。」王闻是语思念于子，不觉闷绝仆于地上，近臣以水洒面方稣。良久复问：「我子来耶？」答：「来。」又曰：「何时到来？」「后当七日。」王即下勅洁净内宫，严饰殿宇，以备世尊及圣众至。乌那曳曩白大王言：「世尊若来，不住宫内。」王曰：「乐住何处？」「若非林野即住精舍。」王曰：「何名精舍？」乌那曳曩即以精舍次第白于王曰：「十六殿堂、六十小堂，世尊居中圣众四布，诸受用具悉使备足。」王闻说已，遣使速往儂也(二合)譏嚕馱林，刻日并工，如给孤精舍次第建立，倍持珍宝而严饰之。

尔时世尊至时遣大目犍连：「汝可遍告诸苾刍众，我今欲往迦毘罗城，宜各受持袈裟应器，或可为见父母宗亲而行化利。」大目犍连奉佛教勅，具以佛言遍告一切阿罗汉等已。佛领大众出给孤精舍，往赴迦毘罗城父王之请，诸阿罗汉前后围绕。佛即瞻顾谓阿罗汉等曰：「我此眷属是调伏、是离欲、是善解脱、是阿罗汉、是佛眷属，譬如牛王处于众群，亦如象王众象围绕，狮子王狮子围绕，鹅王众鹅围绕，金翅王金翅围绕；又如众学随师，众病求医，众兵辅将，众商依主；又如转轮圣王千子围绕，持国天王乐神围绕，增长天王鸠盘荼鬼围绕，广目天王龙众围绕，多闻天王夜叉围绕；日天千光围绕，月天众星围绕，帝释天众围绕，梵王梵众围绕；乃至复如悉帝弥鱼处于海中，亦如海神摄聚众水。如来之身，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具足圆满，光明庄严，如千日光照耀一切，行步巍巍犹如宝山，具足大悲、十力、四无所畏等一切诸法。」

尔时世尊与是眷属随路而去，次第游化，至迦毘罗城不远有嚕贺迦河。时净饭王将诸眷属及大小臣同在河边，预严宝盖幢幡，击钹吹贝广设妓乐，焚香散花颺望世尊；又复自嚕贺迦河，至儂也(二合)譏嚕馱林，乃至城中及与郭外，王勅士庶预令严洁，丘墟沙砾悉使除去，布以净土洒以香水，量其远近各置香炉，俟佛经过焚香供养。时迦毘罗城士庶长者若男若女，各各执持殊妙香花，立于路次供养世尊。是彼人众咸谓：「世尊昔为太子今得成佛。」欢喜踊跃欲观仪范。又有起念：「父子相见其礼云何？若子拜父与世无殊，若父拜子国礼未可。太子修道苦行成佛，必应与世有别异也。」人众填噎路无间隙。

佛与圣众将至河次，知王眷属悉在彼处，乃自思惟：「今迦毘罗城父王眷属及人民等，各各念言：『太子去时百千天人前后围绕，乘空而去雪山修行。』」又云：『已成正觉领众化导，今徒步归国有何奇特？』我今宜应现其神足令父王见，及使人民叹异欢喜。」王及眷属目见大众，方欲奔趋迎接世尊，佛于是时入三摩地，出于东方虚空之中，现行、立、坐、卧四威仪相，或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上出火身下出水，复于身中放大光明，或青、或黄、或赤、或白，及与红等间杂诸色，犹如玻[王*梨]互相映彻，乃至南、西、北方亦复如是。又诸苾刍各各现通，踊身上升高七多罗树，世尊于中亦现一身，诸苾刍众现通不等，或六多罗树、或五、或四、或三、二、一，佛恒高出与众有异。如是现已，佛与圣众忽然隐没，如弹指顷已在本处。王及眷属倍生信仰，既前迎接。

王见大众皆被袈裟仪相相似，初不辩认谁是世尊、孰为弟子。时乌那曳曩引净饭王至世尊前，王见世尊尚存子想。乌那曳曩乃谓王曰：「如来断烦恼习心得自在，如日照世住于虚空，乘真如乘证最上觉圆满十力，具一切智，相好光明清净照物，于法自在利益无边。请王归仰，当求圣道。」时净饭王闻此语已，惺悟谛信，五体投地礼佛双足，说伽陀曰：

「生时大地皆振动， 树影覆身不随日；
复以普眼观众生， 是故我礼最尊足。」

时诸释众见净饭王礼佛足已。即有言曰：「世尊云何背于世法化众生也？」王闻众议，告而言曰：「汝岂不闻？悉达生时大地咸皆六种振动，一切世间光明普照，所有黑闇日不到处，诸威德光亦所不及，是时光明皆悉照耀，彼黑闇处所有众生，皆以恶业而堕于中，忽因光照互得相见，各各有言：『此中何时更生众生？』」于此之时，我已顶礼最尊之足。是悉达多未出家时，行诣瞻部树下而坐，清净无欲离不善法，已断一切分别疑惑，乐住无谄寂静之定，一切林树影随日转，瞻部树影荫身不移。我既得见惊怪非常，乃于此时又礼尊足。我今所礼，方在第三。」

佛说众许摩诃帝经卷第十二

佛说众许摩诃帝经卷第十三

尔时净饭王说是语已，心有所思忽然泪下。复说伽陀问世尊曰：

「往昔住宫中， 多人同卫护；
山野中怖畏， 一身云何住？」

世尊答曰：

「圣者十种住， 我悉已安处；
牢系今解脱， 非住人王宫。」

王曰：

「象床金宝饰， 昔为汝所寝；
山野唯草木， 云何得安眠？」

答曰：

「解脱之卧具， 菩提分庄严；
眠睡甚适悦， 无一切热恼。」

王曰：

「象马及辇舆， 昔出入所乘；
一切棘刺地， 今云何可行？」

答曰：

「我有神足车， 精勤乘往复；
虽行一切地， 不碍烦恼刺。」

王曰：

「迦释迦妙衣， 严身昔自在；
今袈裟羸衣， 云何忍被服？」

答曰：

「僧伽梨羸衣，
着已善相生，
牟尼山中服；
见者皆深悦。」

王曰：

「金宝器中食，
今自持应器，
恒食最上味；
所食知云何？」

答曰：

「等引法味最，
已断世间爱，
食之得出离；
愍世故行化。」

王曰：

「乳糖水甘美，
今所饮冷热，
饮之昔无厌；
清浊知云何？」

答曰：

「王贵盛之水，
饮已或增染，
世间人争饮；
如我无爱乐。」

王曰：

「宝殿及楼阁，
今独处山林，
昔者随心住；
云何得无怖？」

答曰：

「已断烦恼本，
极微我亦无，
诸怖畏不生；
随处得安住。」

王曰：

「清净妙香水，
今独山野中，
昔时恒沐浴；
谁浴牟尼王？」

答曰：

「戒香渍法水， 有德人恒浴；
 洁身到彼岸， 无量圣所说。」

王曰：

「昔妙香涂身， 及着迦释衣；
 恒处内宫殿， 离彼非相称？」

答曰：

「戒香最馥馥， 用涂身庄严；
 我今非愚迷， 离宝衣严饰。」

王曰：

「何处得轻慢， 何处可怖畏；
 无事及有事， 今问愿当说？」

答曰：

「老病死三法， 可怖勿轻慢；
 当求适悦境， 无事应爱乐。」

尔时净饭王闻是说已，欢喜无量赞言：「善生释族，于世八法而皆不染。」复以头面礼如来足。又复思惟：「我得善利，我子乃证如是功德。」王与眷属奉送世尊，入憍也(二合)譏嚧驮林精舍。

尔时世尊既至精舍登法座已，王及大臣乃至士庶围绕瞻仰，虚空诸天欢喜赞叹。佛观会众各各心意及与根性，如实知己，广为解说四圣谛法。时白净饭王及释众等七十七千人，皆证须陀洹果。世尊又观何处缘熟？彼梵现林时可说法。佛与大众悉诣彼处，无量人众相随听法。世尊广说四谛行相，彼斛饭王迨于释众乃至人天，有七十六千人，又证须陀洹果。世尊复诣嚧嚧担迦林，亦有无量天人、释众、眷属、人民、士庶随佛听法。世尊同前广演四谛，甘露饭王及释众等乃至人天，有七十五千人，证须陀洹果。余有证斯陀含果者，有证阿那含果者，有证阿罗汉果者；有发声闻菩提心者，有发辟支菩提心者，有发无上菩提心者；亦有出家断诸烦恼后证阿罗汉果者，乃至有发三归心者。

时提婆达多既见世尊现于神变及说妙法，自无所证乃生妬心，发不善言，谓释众曰：「一切盲人乐斯幻化，此幻化事一切能作。」有一释众名钵啰摩拏野，告提婆达多言：「汝勿于世尊大丈夫所发如是恶言。」提婆达多寻便默然。

时净饭王起心思惟：「昔者天人、阿修罗为世间供养，今佛出世，真是世间恭敬供养。」有释童子说偈赞佛曰：

「释种大仙大丈夫， 能降妙法甘露雨；
救济堕落黑闇者， 开解脱门为引导。」

尔时净饭王，闻此童子说偈赞佛深心欢喜，然于真实而未见谛，唯云：「世尊是大丈夫具大威德，谁有圣子而同我耶？」世尊思惟：「父净饭王不见真实，乃为二事：一者我心；二者分别心。若能离此可见真实。」佛观大目虔连于净饭王而有宿因，佛谓大目虔连曰：「汝以方便化净饭王，令离我执。」于是大目虔连即诣王处。王见尊者心便欢喜，尊者应时入三摩地，隐于王前，乃出东方虚空之中，现行、立、坐、卧四威仪相；又复身中放五色光，犹如玻瓈互相映彻，或身上出水身下出火，或身上出火身下出水，如是种种现于神变；东方若此，南、西、北方亦复如是；作神变已没于虚空，如弹指顷已在王前。王曰：「佛弟子中更有如尊者否？」时大目虔连即说偈曰：

「世尊弟子大威德， 三明六通皆自在；
解脱三界阿罗汉， 声闻牟尼如我多。」

时净饭王初谓世尊独有是事，心中常存我执之相，及大目虔连现神变已，乃知弟子亦有斯证，王之我心由此得灭。于是世尊即以方便作世间心：「云何得梵王、帝释及净光天来，我为说法？」于意云何？如来之心非声闻、菩萨之所能知。所以然者，世间之心下至蚂蚁尚令得知，何况诸天。于是帝释告毘首羯磨天子言：「汝化儼也(二合)譏嚕驮林作大法会，其中台殿楼阁悉安师子之座，咸以众宝而为严饰；复开四门各以四宝装较，复令四天大王而守护之。」时毘首羯磨天子承帝释命，变大法会种种严饰，如帝释教，仍令四王为守门者。作变化已，白于世尊：「法会已成，请佛往彼。」是时世尊与自眷属及梵王、帝释、净光天等无数百千之众，还儼也(二合)譏嚕驮林。佛既到已入于宝殿，升师子座即说妙法。

时尊者大目虔连与净饭王，同诣佛所。至法会门，尊者直入，王即止住。王曰：「何故障我？」对曰：「佛为净光天等说法，凡人不得预会。」王曰：「汝何贤圣，居此守门？」对曰：「我是持国天王。」时王乃问：「东门即尔，南门可否？」对曰：「不知。」既至南门复不得入，王乃问言：「何故如是？」对曰：「佛为净光诸天说法，凡人不得预会。」又问：「汝何贤圣，居此守门？」对曰：「我即增长天王，故守南门。」王自惟曰：「我去西门应恐得入。」既至于彼亦不得入，王又审问：「何故如是？」对复如前。又问：「汝何贤圣？」答曰：「我是广目天王。」净饭王长息叹曰：「圣凡相隔，虽近至远。」既心切见佛，更往北门，至彼同前止不令入。王即厉声谓守门者曰：「贤圣勿是北方天王否？」对曰：「我即毘沙门也。」时净饭王闻此语已迨将闷绝，又复思惟：「我虽至亲今则踈远，我亲分别从此泯灭。」于是世尊知无分别，又察情极，若不时见恐致无常；佛以神力变楼台殿阁乃至垣墙，悉成玻瓈^{ㄉㄨㄛˊ}清净映彻，内外相覩无所障碍。王得见佛心极欢喜，即便礼拜于一面坐。

尔时世尊种种方便化其父王，令无我心及除分别，即为广说苦、集、灭、道四圣谛法。王得闻已，所有身见如二十山峯，以金刚智破灭无余，便证须陀洹果。王思念曰：「我今所证，非天、非仙、非父、非母，亦非亲爱一切眷属之所获得，当从如来慈孝所致。」又复思惟：「我于过去轮回生死，骨聚如山血泪成海，或复堕落诸恶趣中，今日乃入解脱门预于圣道。」又复言云：「善哉！世尊！往昔修行无数苦行，不顾身命为利众生，我今更求殊胜天报。」佛即悲念：「王今云何求斯报也？」时净饭王即从座起，合掌顶礼白世尊言：「今欲请佛及诸圣众，于我宫中来晨受食，唯愿大慈咸垂降赴。」佛即默然。

王知许已礼谢而归。纔至宫中诏白净饭王，告而言曰：「我已证道，不乐王位，汝受灌顶代我理国。」白净饭王问：「何时证耶？」答曰：「适于憍也(二合)譏^{ㄉㄨㄛˊ}噜驮林闻法得证。」白净饭王曰：「世尊初到彼林我已得证，王云代位，我实不能。」又诏斛饭王曰：「汝可灌顶代我理国。」对曰：「我于梵现林中闻法证果，所言代位，诚不乐也。」又谓甘露饭王曰：「汝受灌顶代我理国。」对曰：「我于噜咽多迦林闻法证果，今亦不乐处王位也。」净饭王曰：「若如是者，当令何人守宗社也？」诸王咸言：「释族之中有贤德者，可令守之。」议事已毕。

净饭王曰：「速令所司办造种种珍馐饮食令极香美。」又勅洁净内外除去荤秽，于正殿上当以清净茵褥及上妙衣敷，置如来及圣众坐位，复设香花及净水瓶无使阙备。既至来晨遣使白佛：「今食已办，请佛及众同赐降临。」

尔时世尊与诸圣众前后围绕，行诣王宫受食供养。佛至宫门，王与眷属执炉焚香引世尊入。佛升座已，诸圣众等次第就坐。时净饭王与诸眷属，礼拜问讯赞叹讫，即亲手奉上种种饮食而伸供养。食毕澡漱，供心圆满。时净饭王即取金瓶灌世尊手，白言：「奉施爾也(二合)誡嚕驮林精舍，愿佛随意。」瓶水出时有五功德声。佛亦施愿云：「以所施福，王及释族，一切所求，随意获得。」王及眷属闻是语已，欢喜踊跃礼佛而退，佛及圣众回还精舍。

后于一日世尊复在王宫受食，王之眷属互相谓曰：「今世尊左右皆是耆年，善相威仪诚堪仰重，然侍奉世尊未为允当；可于释族选其年少有贤善者，便令出家侍佛左右，贵得相称。」时净饭王勅下亲族内外臣佐：「今一切义成舍转轮王位，苦行修习为大法王，宜各选其贤子舍令出家侍从世尊，以成其美。」

时斛饭王有二子，一名阿爾嚕驮；二名摩贺曩摩。彼摩贺曩摩能理王务，然贪财利；阿爾嚕驮常处宫中随意受乐。时斛饭王以勅旨宣下，乃呼摩贺曩摩：「汝可出家以奉王命。」子曰：「我不出家，彼阿爾嚕驮常在宫中受其快乐，可令出家。」父言：「彼子福德汝勿指陈。」子曰：「此是父母爱怜所许，若实有福，当可试验。」父曰：「当何试验？」子曰：「例程送食，今可空盘送之；若其有福，食自然出。」父即对面封以空盘，令宫嫔送之。诫曰：「若问何食，但对种种在内。」

时天帝释观知此事，阿爾嚕驮昔曾以食供辟支佛，今日云何令其无食？乃化种种珍馐满彼空盘。女使至彼，阿爾嚕驮问言：「何物？」宫嫔心嗔，不依诫勅答言：「无物。」阿爾嚕驮即思念曰：「父母云何送空盘耶？」乃开封视之，异馐满中人所罕见，馨香馥馥园苑皆满。阿爾嚕驮意亦深怪，问彼女言：「本有食耶？本空盘耶？」女曰：「空盘。」遂却以此食奉上父母。父母见食亦大惊怪，又以此食示摩贺曩摩：「汝看此食，是彼化出。彼阿嚕驮人皆爱乐，我言大福非汝等力，汝初不信，今已验知。」摩贺曩摩白父母言：「彼既大福可令出家，我今无福非出家者。」父母即谓阿爾嚕驮曰：「王今有勅，汝出家否？」对曰：「出家有何利益？在家有何过失？」父母言：「出家之人当证涅槃，可受天上人间第一供养。若人在家、出家，

真实离欲，亦得天上人间供养；若是在家妄称出家，当感三恶道报。」对曰：「出家在家得利失利我已晓了，今欲出家，上副王命。」父母告曰：「汝言大善。」

时阿儂嚕馱有一同年，名曰贤王，最相知见，乃往彼处而相告白。至贤王门方闻品琴，又值弦断五音不足，阿儂嚕馱擅琴之声止立不进，待其调品令人入报。贤王请入，谓阿儂嚕馱曰：「汝来何时？」答曰：「琴弦初断我已到门，待其调品方令入报。」贤王称善执手请坐：「汝今何来？」对曰：「净饭王有勅，令释族出家，意欲眷属侍佛左右，以汝慕善故来相报。」贤王曰：「勅旨纔下寻亦便知，汝既出家我亦同往，汝可今夜宿于我舍。」阿儂嚕馱随言即止。贤王令人为敷卧处，至夜眠睡无少安乐。明晨相见，贤王问言：「得安睡否？」报言：「不得安睡。」又问：「何故如是？」对曰：「床所铺者病触之衣，是以令我不获安寝。」贤王即唤所司侍人，问其缘由自何而得？对曰：「王初生时敷设余长，后因疾患曾已受用。」贤王叹曰：「善哉！释族生此异子。」又言：「我出家者，提婆达多次当王位。」乃令左右呼提婆达多。到已问言：「我等奉勅咸去出家，未委汝今当何所作？」时提婆达多私自念曰：「若或我言不出家者，即令贤王亦不出家。」便以诳言：「我亦出家。」

时彼贤王速以公文奏净饭王，王乃下勅告示内外：「今贤王、阿儂嚕馱及提婆达多等，释种五百人出家，咸可知悉。」勅出之后中外欢喜，唯提婆达多独自苦恼，意云：「本作方便欲令贤王出家，今或违言有妄语过，使我将来不得王位。」于是刚忍随众出家。

时净饭王欲令后代知族尊贵，宣告内外，凡是街衢迨及城隍，一切严饰皆使殊胜，布以净土洒以香水；复排幢幡、伞盖、散花烧香，以拟贤王等五百释种出家经过；彼释种等各各父母，于衢路侧及城门首，敷设观看，亦命相师各相其子，谁可出家？谁当不可？贤王先出，相师称叹：「此若出家必证圣道。」阿儂嚕馱次行出城，相师亦云：「得圣非久。」提婆达多出至城门，头上宝冠忽然堕地，相师见已，「此恶业人，定入地狱。」又不善人名曰海寿，纔到门际驴作恶声，相者知之：「此有口业曾谤声闻，当来果熟定堕恶趣。」乌波难陀次出，乘象方至门首璎珞堕地，乃自下象亲手收取。相师言曰：「此鄙惰人，当入地狱。」如是五百释种各各出已，相师皆见，咸以善恶具告父母。

时释众等出迦毘罗城，复游园苑次至佛处，各各白佛云求出家。世尊思惟：「今此释众虽求出家，有志乐者，有不乐者。」佛以四法度为苾刍。时净饭王有承事人，名乌波梨，善能剃发，王即遣与释众剃发，既至彼处不肯与剃，乃作色烦恼又复悲泣。贤王问言：「何以如是？」乌波梨曰：「我奉一人，非众所使，可宁舍命，发不能剃。」贤王谏曰：「勿作是言，汝奉王命非众可使，此有善利请无烦恼。」贤王复以方便告释众曰：「汝等出家，宝冠妙衣及装严具，今日已去咸无所用，都置一处与乌波梨，彼闻得者或可欢喜。」衣冠既集乃成大聚，时乌波梨即与剃发。及覩释众各各年少舍其富贵，「我今卑族，何所恋耶？宜可弃彼恩爱去离烦恼，免其轮回生灭之患。」于是稽颡再三忖度。尊者舍利弗见而问曰：「汝何稽颡？似有不乐？」答言：「非是不乐，有所思念。」具以情实告舍利弗。舍利弗谓曰：「世尊度脱非间尊卑，今正是时，宜其猛利。」世尊预知专期根熟，舍利弗将乌波梨来至佛前，五体投地伸其礼敬，白言：「世尊！今乌波梨欲于正法出家，愿佛哀愍。」佛告乌波梨言：「汝得梵行。」世尊言讫，须发自落袈裟着身，后七日中须发再出，**威仪**庠序如百腊苾刍，自说伽陀曰：

「我今于如来， 正法求出家，
佛言得梵行， 须发寻自落，
袈裟亦着身； 此即从善本，
今日方成熟， 故我为苾刍。」

尔时世尊告大众言：「今出家者，可依夏腊次第守其尊卑，乃至未来礼不得阙。」于是乌波梨平视诸释。时彼贤王次第礼众，至乌波梨前不肯礼拜，来白世尊：「今乌波**梨**是承事人，今我礼者是不顺也。」佛言：「汝既出家当除我相，彼是上腊宜伸礼敬。」贤王纔礼，地六振动。次提婆达多亦不肯礼，又来白佛。佛言：「出家之人当除我相，彼是上腊宜可礼足。」于是诸释无不礼者。诸苾刍等各各心疑：「今贤王礼拜，地六种动，有何因缘？唯愿世尊，解诸疑网。」

佛言：「过去世时此阎浮提波罗奈国，有王统御，名曰梵寿，国界丰盛人民快乐。时彼城中有一娼女，名跋捺啰，色相端严人所爱**羨**。有一男子，名孙那啰摩拏嚩迦，往彼女处言意相慕；女即报云：『备五百金钱可来相见。』是人贫匮莫副所言，别以方便而亲附之，遂移居相邻时奉花果，后因节序男女作乐，严身戴花各衔其美。时跋捺啰起思念曰：『孙那啰摩拏嚩迦，彼人若来共作喜乐。』须臾来至。女即喜曰：『可取花来与汝作乐。』孙那啰摩

拏嚩迦此日有事，心极烦恼通宵无睡，及天将晓熟寐不觉，众人取花好者已尽，乃得尸利沙花。将与彼女，彼女不悦，即说偈言：

「『戒不精进业， 怠堕重睡眠；
 众采好花去， 得尸利沙花。』」

「又复告言：『汝求别花。』时初秋月暑气犹鬱，乃再去寻花，以至中午采花唱歌都不觉热。值梵寿王入草诣林避热，忽闻歌唱，令人寻求，见已呼来，乃谓之曰：『日光下照如火烧脑，云何歌唱都无所苦？』即以伽陀对曰：

「『我心迷故， 非日不照；
 为事有少， 故不知苦。』」

「时王思惟：『此采花人能言。』乃留与语。王曰：『我出值热来此求凉，汝可以言解我热恼。』孙那啰摩拏嚩迦本有智慧所言称旨，乃说征伐之利，投王心机。王闻叹奇即忘热恼，宣问大臣：『有于刹帝力灌顶王所假身命难者，最上之赐，国有何典？』大臣对曰：『可与储君。』即勅大臣册居其位，告报内外准式备仪，礼赴春宫尊处储贰，凡日受用无非珍宝，寢卧之所茵褥异常。孙那啰摩拏嚩迦私自惟曰：『储君若此，尊极可知。』便起贪心欲谋大宝，纔发斯念便自觉知：『我或如斯，堪云来报？』由是追悔寢不安处，乃施羸席卧于地上。至明旦已，王即遣使观其动止，乃见孙那啰摩拏嚩迦卧于地上，速来白王：『此非储君，乃贱人尔！』王曰：『何知？』具事上闻。王曰：『此大智人，非是贱士。』乃令诏来询问其故。王曰：『夜不寢床卧于地者何意？』对曰：『贵非究竟，所以不乐。』王曰：『汝意如何？』『今欲出家。』王复言曰：『未知此事。云何出家？有何功德？』答言：『于寂静处苦节修行，亦无圣师，亦不求侣，观缘究理证独觉菩提。』王即称善放令出家。后证道果来至王前，于虚空中现神变相，王覩是事深生归信，五体投地以伸敬礼，即说伽陀曰：

「『善哉智慧人， 非恶业能系；
 求寂静修行， 证独觉菩提。』」

「说伽陀已。又复言云：『若有诸摩拏嚩迦，出家求道我即随喜。』时有近臣名旃譏波罗，闻此偈已忻乐非常，记忆在心诫其贪爱。王因此后亦自勸励，乃踈宫室多乐寂静。旃譏波罗后接王喜遂求出家，王既允许拜辞而出，

即诣深山逢苦行仙人，便随学道精勤策励，亦证五通。径来王前现其神变，王乃问曰：『汝得如是功德耶？』答曰：『我证。』王谓证圣，便礼其足，头纔至地地即振动。是时王母察此非真，乃为旃闍波罗说伽陀曰：

「『若根本出家， 礼事于沙门；
 寂默及精进， 苦行成缘觉。
 一切罪永灭， 一切福业生；
 后于诸世间， 广利乐众生。』」

佛告诸苾刍：「昔梵寿王者，今贤王是；旃闍波罗者，乌波梨是；往昔礼拜地已振动，今日致礼与本无殊。诸苾刍！此过去、现在种种之事，今为汝等再分别说，汝等闻者宜其谛信。」

时诸苾刍闻此说已，欢喜踊跃，礼佛而退。

佛说众许摩诃帝经卷第十三

【经文信息】大正藏第 03 册 No. 0191 众许摩诃帝经

【版本记录】CBETA 电子佛典 Rev. 1.29 (Big5)，完成日期：2010/03/05

【编辑说明】本数据库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BETA）依大正藏所编辑

【原始数据】萧镇国大德提供，维习安大德提供之高丽藏 CD 经文，北美某大德提供，范振业大德提供新式标点

【其他事项】本数据库可自由免费流通，详细内容请参阅【[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数据库版权宣告](#)】
